

NO: DECIMO: EDWARDI: SEPTIMI: REGIS:
I: E: REGIN: E: CIVES: GRATISSIMI: MDCCCX.

ANNO: DECIMO: EDWARDI: SEPTIMI: REGIS:
TORI: E: REGIN: E: CIVES: GRATISSIMI: MDCCCX.



浮士德

[下]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浮士德

(下)

〔德〕歌德著

目 录

悲剧第二部

第一幕

宜人的佳境.....	167
皇帝的行宫.....	173
金銮宝殿.....	173
四通八达的厅堂.....	182
御苑.....	215
阴暗的走廊.....	220
灯火通明的大厅.....	225
骑士厅.....	227

第二幕

高拱顶、狭隘的哥特式书斋.....	236
实验室.....	244
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	250
法尔萨洛斯旷野.....	250
珀涅俄斯河上游.....	253
珀涅俄斯河下游.....	259
珀涅俄斯河上游.....	266
爱琴海的岩石海湾.....	282

第三幕

斯巴达的墨涅拉斯宫殿前..... 299

城堡的内院..... 323

第四幕

高山 僵直、峭峻的岩峰..... 363

山麓小丘..... 372

伪帝的营帐..... 385

第五幕

开阔地带..... 395

宫殿..... 398

深夜..... 403

午夜..... 407

宫中宽广的前厅..... 412

埋葬..... 416

山涧 树林，岩石，荒漠..... 424

悲 剧
第 二 部

第一幕

宜人的佳境

〔浮士德躺在繁花似锦的草地上，倦怠，烦躁，想入非非。薄暮。

〔精灵围成圆圈，飘荡移行，可爱的小形体。

阿莉儿 （歌唱，由风神琴伴奏）

百花就如春雨，
飘洒于万物间；
庄稼又绿田亩，
向人频频瞬目；
仙小但是法力大，
忙于济困厄；
怜悯那些不幸者，
无论善与恶。

你们已在空中围着这个头颅荡漾浮沉，
这儿已证明了你们是高贵的妖精：
请和缓心灵的剧烈斗争，
拔掉那些谴责的灼热的箭翎，

洗净他内心所经历过的震惊。
长夜分成四更，切记不要因循，
要好好地利用每一段光阴。
首先把他的头安放在凉枕，
再用地忘川之露把他浇淋！
他将酣然一觉一直睡到天明，
僵硬的肢体立刻恢复柔韧。
请完成妖精那最高尚的责任：
将他交还给那神圣的光明！

合 唱 （一个个，一双双，一群群，轮番地并聚精会神地）

熏风懒洋洋地吹遍
绿荫围绕的平川，
黄昏已经降下了
雾障不胜那香甜，
请低声歌唱唱甘美的静谧，
让心儿就像孩子般安眠，
并且为这倦者的双眼
把白昼的门轻关。

黑夜已经降临，
星辰虔诚两两相亲，
小如光点大的如灯
闪烁闪烁远而近；

这厢映照在湖泊中，
那厢通宵任通明；
一片片月华高照，
祝福好梦的深沉。

光阴时刻在流淌，
苦乐均告已消亡；
要知君将康复；
请相信新的日光吧！
山谷已泛绿，丘陵已膨胀，
灌木丛生好生荫凉，
收获的秧苗起伏
就象涟漪银浪。

要达到一个个的志愿，
请你仰望那边的晨曦！
你不过被轻轻裹住，
睡眠如躯壳，请把它抛弃！
众人游手好闲，踌躇而不前，
你要大胆行事，千万别迟疑；
高贵者能完成所有一切，
他知而即行不可及。

〔巨大的嘈声预示太阳将临近。

阿莉儿 听呀，请听时序在沸腾！
新的白昼在喧闹着
已经为精灵之耳而诞生。
石门咯吱地开合，
日神的车轮辘辘，
光明已带来了嘈声！
它在击鼓，它吹号，
使人目眩，让人耳震，
未曾闻者不可闻。
赶快躲到花萼里去，
越深越好，静静地藏身，
藏进了浓荫与岩缝！
以免一听就耳聋。

浮士德 生命的脉搏在清新活泼地跳动，
正向太空温柔的曙光致敬；
你大地，昨夜依然如故，
然而呼吸在我脚下焕然一新，
开始使我到处感到欢欣，
你鼓舞着一个坚强的决心，
一再地向最高的生存攀登。——
世界已在晨曦中显形，
树林间交响着万籁的生命；
雾霭如带在山谷中流出又流进，
天光已经向深处下沉，
枝枝桠桠从它们沉睡处

萌发新芽于芬芳的绝壁与断层；
地面的花叶饱含着那颤抖的露珠
从那里展示了姹紫嫣红的美景：
一座天堂在我的周围已经形成。

向上望——山峰如同巨灵
已预告了庄严的时辰；
它们首先享受永恒的光明，
然后光明才能降临我们的头顶。
现在新的辉煌灿烂刚被布施到
阿尔卑斯山低陷下去的绿草坪，
一级一级地照下去——
太阳出来了！——只可惜令人眩晕，
已刺得我眼痛，只得掉头转身。

就如满怀憧憬般的希望
向着最高的志愿自信地迈步，
发现成功之门豁然开；
可从那永恒的深壑喷出
过量的火焰，我们不由张皇失措：
我们正想点燃生命的火炬，
然而却被火海包围着，多可怕的火啊！
是爱？是恨？熊熊地燃着把我们围住，
或苦或乐不可思议地错杂着，
我们不得不又向地面回顾，

把自己掩藏在清新的幕帷之中，
就让太阳留在我的背部！

穿岩隙并且泻的瀑布，
我越看越喜不自胜。
它一跌而化作水柱千条，
再跌便万道激流翻滚，
一阵水珠飞溅高空。
彩虹万变不离其宗多么鲜明，
拱然横跨在飞泉之上，
有时轮廓清晰，有时消散干净，
在周围化为雾状的凉雨。
恰正反映着人的奋进。
沉思一下，你便会懂得：
我们是在五彩折光中顿悟人生。

皇帝的行宫

金銮宝殿

〔枢密大臣恭候圣驾临朝。〕

〔鼓乐齐鸣。〕

〔各种内待盛装登场。〕

〔皇帝升座，星士侍立右侧。〕

皇帝 各位忠实的爱卿，你们无论远近来朝，寡人一律表示欢迎。——这位贤臣在我身旁，我已经看见，但不知弄臣呆到哪儿去了？

侍从 刚刚还在御袍下摆后面，在台阶上跌了一跤；大胖子给人抬走了，是死是醉还不清楚。

侍从二 马上又有一个来顶缺，来得也太快。打扮得仪表堂堂，就是外形丑陋，吓得人人发呆；卫兵们把钺斧交叉着，把他挡在门外，不让他进来——看他还是来了，这

胆大的蠢材！

梅菲斯特 （跪在御座前）是什么受咒骂又受青睐？是什么被渴望而又被驱逐？是什么永远受到保护？是什么被痛斥并被控诉？是谁你不敢把他唤来？是谁的大名个个欢喜听到？是什么走近了御驾之前？是什么作法把自己赶跑？

皇帝 这次你要废话少说！到这儿出谜语可不得当，那是这些老爷们的事情。——想猜你就猜猜看！我倒愿喜耳恭听。我的旧弄臣走了，怕是已上了西天；你来顶替他，也好，就站在我身边！

〔梅菲斯特走上台阶，待立左侧。〕

众人窃窃私语 一个新蠢材——又要降下新灾——
他是何方妖魔？——怎么混进来？——
旧的已经倒下——算是交了差——
那个胖似酒桶——这个又骨瘦如柴——

皇帝 忠实可靠的众爱卿，欢迎你们远近来朝！你们欢聚一堂，总会有吉星高照，我们的幸福和康宁都在上面写着。这几天我们摆脱了忧愁，戴上了化装舞会的髯口，正准备乐它一乐，那么请说说看，为什么突然偏偏要升堂议，真乃自寻烦恼！既然你们认为非如此不可，而且已经开始，寡人愿意候教。

宰相 最高的德行有如圣者头上之光轮，把陛下的头顶环绕，但只有皇上才能行之有效：它就是万人喜爱、万人要求、万人希望而不可或缺的公道！公道是否施之于民，全都由陛下做主。可是，天哪！如今举国上下暴乱仍频，

灾祸仅此灾荒之年，试问不断聪明、善良、勤快于世道人心又有何补？任谁从这座高殿俯览一下广大帝国，他都会像做了一场恶梦，其中怪物丑态百出，非法以合法的名义统治着，一个邪恶的世界欣欣向荣。——夺人的妻女，抢人的牛羊，从祭坛上弄走圣餐杯、十字架和枝形灯架，那些家伙逍遥法外，安然无恙，多年来还借此自夸。那告状的挤满了法庭，法官端坐高垫椅上威风凛凛却不体民情，以致群情激愤，民怨沸腾。倘若同党可靠，他尽可以作奸犯科，有恃无恐；如果孤立无援，即便清白无辜，也只好把“有罪”的宣判顺从。看来整个世界行将分崩离析，合理存在的一切悉遭抹煞；将我们引上了正路的唯一智能，试问如何才生发？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最后竟流为阿谀、贿赂钻营之徒；法官不能秉公执法，终于会与犯人同流合污。我可能描绘得过于黑暗；宁愿用一层厚纱把这片景象紧紧地遮住。（稍停）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倘若人人害人，人人受害，陛下的尊严恐怕也会成为牺牲品。

军政大臣 如今乱世真太肆无忌惮！人们相互残杀，简直杀红了眼，什么号令已如耳旁风。市民躲在自己的屋墙后面，骑士占据了高山的石砦，共同密谋同我们对垒到底，确保自己的实力永远不败。佣兵们早已经失却耐心，吵嚷着要求发饷，然而如果我们如数发给他们，他们就会逃个精光。可是谁胆敢拒绝众人的要求，那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帝国原该由这些人来保卫，如今却受到他们的蹂躏和劫掠。倘若放任他们胡作非为，半壁河山就会顷

刻顿失；境外诚然也有一些国王，可没一个认为于己有关而伸手。

财政大臣 还指望那些所谓的什么盟友！答应援助我们的款项，竟像水管断了流已皆无音信。陛下，在您广大的国土，产业到底落入谁之手？不管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自立门户，自谋生路；别人也只好瞪眼瞧着，让他们自行其道；我们已让出了太多权利，再没有一项给自己保留。至于党派，不论它们叫什么名称，今天一点儿也不能信任；让它们去骂去捧吧，是爱是恨全都无所谓。吉伯林派也罢，归尔甫派也罢，都已偃旗息鼓，韬光养晦；每个人都必须照顾自己，现在谁还会帮助邻人？黄金之门已经堵塞，人人都在聚敛，在扒捞，在搜括，我们的国库早已经空空如也。

内廷总监 就连我也灾祸临头！每天总想节省一点，可偏偏耗费得更多。我的苦恼可以说与日俱增。厨师倒一点儿也不忧虑饥馑：野猪，野兔，公鹿，母鹿，火鸡和鸡鸭鹅之类，这些实物贡品，可靠的税收，全都仍然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只是葡萄酒到底捉襟见肘。从前酒窖里，陈年佳酿一桶桶堆积如山，只可叹贵人们贪杯狂饮，终于把它们饮得罄尽而枯竭。市议会不得已只好放开它的酒库来应急，人们于是又大碗小钵地来灌，直至酩酊醉倒，把美味佳肴都掀翻在地。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得由我来支付、赔偿；犹太人什么客气也不讲：他向我放款，要求以未来的收入作抵押，害得年年不得不寅吃卯粮折东补西。猪还没长膘就给牵走了，床上垫褥送到当铺去当，桌

上的面包也是赊的账。

皇帝 （沉思了一会儿，转向梅菲斯特）傻子可知道还有哪些困难？你来说说看？

梅菲斯特 我？我可什么也说不上。只见陛下和文武百官威风凛凛，仪表堂堂！须知皇恩浩荡，帝祚绵长，四海之内莫不臣服，仁德借理智而弥坚，随时一举便能多得，何愁天下不归顺？既蒙群星高照，更何来黑暗与不祥？

窃窃私语 恶棍一条——精通了此道——
只要得逞——撒谎又造谣——
我已看穿——个中的把戏——
还有什么？——一条诡计——

梅菲斯特 这世界怎么会万事齐备？要不缺这，就会缺那，只是这儿缺的是金钱。金钱固然不能俯拾即是；智慧却懂得从深处把它发现。铸好的和没有铸好的黄金，大多数埋在墙根下，矿脉里。你们问我，谁又能让它们得见天日：只有靠天才的自然力和精神力。

宰相 自然和精神——对基督徒可千万不能这样说。这种话太危险，所以无神论者都给烧死掉。自然是罪孽，精神是魔道，是它们生出了怀疑，一个畸形的杂种。可别给我们来这一套！——皇帝古老的国度里，只产生了两个世系，威严地捍卫着皇统：那就是圣徒和骑士；他们一起抵挡每一次灾难与入侵，然而拿教会和国家作为酬劳。可是，从群氓的迷惑心理，却发出一种阻力：那就是异教徒！巫术士！他们败坏着城市和邦国。而如今你竟想用厚颜无耻的戏谑，把他们偷运到这高尚的社会里

来；你们都暗怀鬼胎：他们和弄臣事实上是一丘之貉。

梅菲斯特 听了这番高论，才知道阁下才富五车！原来你摸不着，就以为为它离你十万八千里；你抓不住，就认为它全是空无；你还没计算过，就相信它纯属子虚；你没有衡量过，就觉得它无足轻重；你没铸成钱币，就想象它不能流通！

皇帝 空口闲扯，解决不了我们的匮乏！你的四旬斋说教于事无补，又何必叽里呱啦？老一套如果、但是，我早已经听厌了；须知眼前缺的是钱，还是去弄钱为妙。

梅菲斯特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去弄，而且弄得要多少给多少；这种事情，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财宝就在那儿，要弄到手，还少不了一点本领，可又有谁知道怎么动手才成？想想看，在那些恐怖的时代，异族的洪流淹没了国土和群氓，谁人不论多么惊慌，都会把自己心爱的财宝东掩西藏。自强盛的罗马时代以来，一直到昨天以至今天，千百年可以说无不如此。所有一切都悄悄埋在地下；土地归皇上所有，他理应享受里面的钱财。

财政大臣 他虽然是个弄臣，说话倒也不无道理，这的确是皇上的权利。

宰相 魔鬼给你安下了金丝圈套：这里面气味一点不对，我总觉得有些蹊跷。

内廷总监 只要他为宫廷及时弄到款项，就算有点不大正当，那么又何妨。

军政大臣 弄臣可真乖巧，凡是对人有利的东西，他都应承不贷；只要有钱，士兵们可不管它从哪儿来。

梅菲斯特 或许你们认为我在大言不惭：请问这位先生，他就是星士！黄道带内的星座他都认识，他还按照星座知道时辰。那么，目前的天象如何？请说个分明。

窃窃私语 两个无赖——狼狈为奸——
傻子怪物——近就在御前——
陈词滥调——早已经听厌——
蠢货提词——贤士开言——

星士 （由梅菲斯特提词）太阳本身是一块纯金；水星听差是为了酬劳和宠幸，金星夫人把你们个个迷住，从早到晚对你们脉脉含情；贞节的大阴性情古怪，而且反复无常；火星不管烧不烧得着，其势不可当。而木星一直散放着最美的光；土星很大，看起来却是很远很小，它作为金属我们并不十分崇敬：尽管它很重很重，其价值却不足挂齿。是的，倘若太阳和太阴代表金子和银子结伴同行，那就会出现皆大欢喜的人生！其余的一切无不有求必应：宫殿，花园，酥胸，红颜等，这位博学之士都可以弄到手，我们做不到的，他则无所不能。

皇帝 他讲的话，我听来好像两个声音，终究不能让我相信。

窃窃私语 陈旧把戏——又有什么用？——
历书预言——烧丹又炼汞——
常听人说——没有不落空——
即使他来——也未必会中——

梅菲斯特 他们面面相觑，站成圆圈，不相信这高贵的发现；一个胡说什么曼陀罗花，另一个大谈什么黑犬。可为什

么又有人在嘲骂，还有人在谴责魔邪，即使他脚掌发痒，走起路来趑趄趑趄。

——对于永远主宰一切的自然，你们都会感觉到它神奇的伟力，而从最深的地层，不断向上透露出生动的征兆。倘若四肢疼痛，身上什么地方不舒坦，那么马上拿起锹镐就地去挖掘：乐师就在这下面，财宝则就在这下面！

窃窃私语 我的双脚重如铅——
风湿作怪——手臂痉挛——
大脚趾发痒——背脊又发酸——
据这样的征兆，
最丰富的宝藏就在眼前。

皇帝 快点！别再脚底抹油，快来兑现你的胡诌，立刻给我们指出金窖的地头。如果你说的属实，我将拿定宝剑和权杖，亲自用御手来完成这番壮举，但是如果你撒了谎，我就要送你下地狱！

梅菲斯特 下地狱的路怎么我也找得到！——然而，待开采的无主宝藏，我却无法一一奉告。农民犁沟，翻开土块就捡了一只金罐；黏土墙下，想刨出一点硝石来，想不到发现金锭黄灿灿，捧在枯瘦的手里又喜忧参半。什么拱顶都必须得炸掉！什么缝隙，什么坑道，识宝者都得去走一遭，哪怕走到地府阴曹！在宽大的陈年老窖里，他看见金杯、金碗、金碟排列成行；还摆着红玉高脚杯，如果他想饱享口福，陈年老酿就在身旁。可是，行家的话，你们也许不相信——酒桶的木料早已腐朽，酒石却凝成

桶状把酒装牢。不仅仅是金银珠翠，就连这种名酒的精华，都为黑夜的恐怖所笼罩。智者在这里孜孜不倦地探讨；白昼识宝，是开玩笑，秘方必须在昏暗中才能见效。

皇帝 由你去吧！黑咕隆咚有什么好？值钱的东西，总得让它见见天日那才好。是谁在深夜认得出恶人？那时牛都是黑的，猫都灰不溜秋。地下的罐子装满了金器，快些拿起你的锄，把它们刨出土！

梅菲斯特 拿起你的锹和镐，亲自动手去掘宝，农活会使你变得更加雄伟，看看一群金牛犊纷纷钻出了地。然后毫不迟疑，欢天喜地，用它们装饰你自己，以及你的嫔妃；一颗亮晶晶的彩色宝石，会提高你的尊严，还有她们的美丽。

皇帝 马上动手！马上动手！还要挨到什么时候？

星士 （如前）陛下，请少安毋躁，等歌舞酒乐过了再瞧；分心的玩意儿使我们达不到目标。首先，我们必须持斋守戒，同上帝和好，才能托天保佑，挖出地下的财宝。须知善才有善报，心平气和才能快乐逍遥，压榨葡萄的人才能喝到酒，增强信心才能把奇迹等到。

皇帝 那么让我们把日子过得兴高采烈！圣灰星期三即将如愿来临。我们乘此庆祝狂欢佳节，无论如何要搞得更加开心。

〔喇叭声大作。退场。〕

梅菲斯特 功绩和幸运连在一起，愚人永远不会明白是什么；他们捡到一块哲人之石，往往留下石头而把哲人抛弃。

四通八达的厅堂

〔附侧室数间，为化装舞会装饰一新。〕

报幕人 别认为在德意志境内，只能看得到魔鬼舞、小丑舞和骸骨舞！今天就有一场狂欢的盛会恭候诸位光顾。当年皇上出巡罗马，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与民同乐，曾经翻越崇高的阿尔卑斯山，已经赢来了一个欢乐的帝国。皇上首先伏在神圣的脚下，把统治大权求讨，等他去领取皇冠时，然而又为我们带回了丑角帽。现在我们都已成了刚出世的宝宝；一个个饱经世故，竟把小帽儿洋洋得意往脑袋、耳朵上套；小帽儿使他们活像可笑的白痴，尽管戴它的人精明万分。——我已经看见他们聚在一起，或者蹒跚地分离，或者亲密地结合；合唱队紧接着合唱队。出出进进，乐此不疲！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尽管插科打诨，千姿百态，说到底依旧是个大傻瓜，天下唯一。

女园丁们 （唱，曼陀林伴奏）

今晚诸位请多多表扬，
我们已打扮得漂漂亮亮，
佛罗伦萨的年轻姑娘们
借重德国朝廷的风光；

头戴一朵朵的鲜花，
插满棕色的髻发；
丝线绺绺，丝绒团团
起的作用真是叫呱呱。

我们的假花却盛开，
一年四季也开不败：
这点功劳不算什么，
到底值得人人都爱。

条条片片五彩缤纷
拼凑起来对称均匀；
一枝一叶或许可笑，
花团锦簇煞是喜欢人。

看起来我们长得真俊，
女花儿匠从来多情；
这本来是女人的气质：
个个天生已赛过艺术品。

报幕人 把你们顶在头上、挎在臂间的娇艳花篮放下来，让我们看看吧！谁喜欢谁就来挑！快让林荫小道变成花园吧！卖花姑娘和她们的花儿，特别值得大家围拢来瞧上一瞧。

女园丁们 快到热闹地方来买花吧，
可不要一味讲价又还价！
不管谁买到什么花，
都将奉送几句俏皮话。

带果实的橄榄枝 我也不妒忌任何花草，
以避免一切争吵；
这与我的天性并不对：
我本是大地的精粹，
而且拿得出可靠的保证，
是每片原野的和平象征。
今天希望我有幸能
装饰美丽而高贵的头颅。

穗 冠 （金黄色）刻瑞斯的礼物打扮你们，
温雅可爱而且又美观：
最受欢迎的生活用品
做你们的装饰真是好看。

奇巧花冠 锦葵般地五色花，
沼泽地里现出奇葩！
自然界中不经常见，
时尚却是能推出它。

奇巧花球 特俄弗拉谅也不敢
把我的名字对你言谈；
人人爱我未必会可能，
只愿博取多人的欢心，
归她所有是我的夙愿，

只要她把我编入了发辮，
只要她能够拿定主张，
让我留在她的心房。

蔷薇骨朵儿（挑战）任那些玩意儿花花绿绿，
为了赶时髦花样百出，
造型新颖而又十分怪诞，
大自然从未这般；
叶柄绿油油，花萼金灿灿，
花枝招展丰发间！——
可是我们一贯遁隐不显眼：
有福人才发现我们是多么新鲜。

每当夏季惠然来临，
蔷薇苞蕾便会盛开如焚，
这种福份谁又会嫌多？
须知在春神的王国，
眼光、感觉和心曲
一起接受允诺与眷许。

〔在绿色林荫道上，女园丁们雅致地装饰和展示她们的花篮。

男园丁们（以双颈大琵琶伴唱）
且看看花朵悄悄开放，
围在你头上非常漂亮；

果实却并不愿把人引诱，
人们尽可以把它品尝。

褐脸汉子在喝价：
樱桃，桃子，青梅快些买吧！
比起舌头、味觉，
眼睛还算不上鉴赏家。

熟透了的水果的确好，
美滋滋赶紧来尝个饱！
玫瑰让人把诗来做，
苹果可得用嘴咬。

允许我们沾沾光，
闻闻丰盛的春花香，
暂且把成熟的商品
摆在左右高邻身旁。

在可爱的花彩的下面，
在美观的拱廊里面，
蓓蕾、叶片、花朵和果实
同时可说是一应俱全。

〔在六弦琴和双颈大琵琶的伴奏下，两个合唱队轮番唱着，并把他们的货品一层层向上摆着，准备出售。

〔母亲和女儿上。

母 亲 闺女，想当初你出世时，
 我给你戴上了小软帽；
 你脸蛋那么标致，
 你身材那么窈窕。
 还以为你福星高照，
 肯定会嫁给一位阔佬，
 夫人头衔可少不了。

想不到青春的岁月
全都被你因循蹉跎，
求婚的人络绎不绝
从身旁匆匆而过！
同这个舞步婆娑，
和那个拐一下又送秋波，
终究也没找到一个。

花心思白白举办
多少次相亲筵席，
罚物游戏与抓单
没有成功过一次；
今日出丑卖乖人人会；
宝贝，不妨掀开裙围，
没准儿剩一个跟你配对。

〔更多年轻貌美的女伴加入进来；亲密的闲谈，她莺声燕语。

〔渔夫同捕鸟者携网、钩、胶竿及其它用具上，混入美丽少女中间。

〔双方试图勾搭、捕捉、逃避、擒获，替最愉快的对话提供机会。

樵夫（上，急躁且粗笨）

让开！快点让开！

我们要过去，

我们砍倒了树，

哗啦一声倒下去；

我们把它扛，

当心碰着你。

要把我们赞，

须说清楚话；

国中没粗汉

累了满头汗，

试问闲人们

怎生动脑筋，

如何能留存？

这点记心上！

我们如是不流汗，

你们冻得只会叫唤。

丑 角 （笨而蠢）你们都是蠢货，

生来就成罗锅！

我们可都懂行，

什么却也不扛；

便帽小而又小，

破衫更加烂袄

穿戴一身轻松，

我们可真开心：

一向多有闲暇，

脚上拖鞋踢鞞，

市场加上人群

穿出却又穿进，

路旁张嘴呆站，

彼此高声互喊，

喊声一叫听见，

便往人群里钻，

滑得正像泥鳅，

一起来跳个够，

跳着又要起哄，

要捧尽管去捧，

要骂尽管来骂，

我们全然不怕。

食客们 （谄媚且猥亵）

柴夫真真强悍，

加上个烧炭汉，
你们两位老表，
我们都少不了。
尽管把那腰弯，
尽管把那头点，
说话尽弯弯绕，
吹气更有两招，
吹暖兼着吹凉，
感觉全不一样，
又能有什么用——
即使再有火种，
雷电放出光彩，
打从天上而来——
要是没有柴片
和那煤一大担，
炉灶再怎宽敞，
怎能烧得更旺？
烤得吱吱作响，
煮得滚沸了汤。
谁把滋味品尝，
且再看舔盘人，
他闻到那烤肉，他预料那鱼香；
主人餐桌近旁，
身手大显一场。

醉 汉 （酩酊大醉地）

今天可别把我招惹！
我可自由而且自在；
新鲜喜悦的欢乐歌，
由我自己带了过来。
那么我喝，喝呀喝！
各位碰杯叮，叮，叮！
后面那位也得请出！
咱们碰杯才能算数。

我的老婆大发脾气，
对着花衫直撇嘴巴，
随我怎样矜夸自己，
骂我只是个穿衣架。
我偏要喝，喝呀喝！
碰起杯来响叮叮叮！
衣架碰杯把酒赞！
酒杯碰响方算数。

休道迷路没了法，
哪儿舒畅我去哪儿，
老板不赊老板娘赊，
最后还有那侍酒女。
我只管喝，喝呀喝！
大伙碰杯响叮叮叮！
相互一路把酒赞！

我想这样方才算数。

高兴在哪就在哪儿，
爱怎摆谱就怎么摆：
哪儿躺下我就躺下，
再也不愿站起来。

合 唱 兄弟开怀把酒饮！
举杯互碰响叮叮叮！
坐稳木凳大声喧嚷！
谁喝够了往桌下躺。

〔报幕人宣布各派诗人登场，自然诗人，宫廷歌手，骑士歌手，伤感诗人和狂热诗人。人人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地朗诵。其中一位咿唔数语，匍匐而过。〕

讽刺诗人 区区诗人何所好？
各位不妨细听端详。
人人厌闻烦心事，
我倒很想说来唱。

〔黑夜诗人同墓茔诗人表示歉意，因为他们正在同一个刚复活的吸血僵尸进行一场富有兴味的谈话，由此可能生发一种新的诗风；报幕人只得听其自然，同时吁请希腊神话出场，后者虽戴着现代面具，仍不失其动人的气质与风度。〕

〔美惠三女神上。〕

阿格莱亚 我们将优雅引入生活；
 馈赠优雅又何须说！
赫革摩涅 受领也得讲优雅！
 如愿以偿来传佳话。
欧弗洛绪涅 即便在安静的日子里
 也要极其优雅表谢意！

〔命运三女神上。〕

阿特洛波斯 作为长姊我应邀，
 此次邀我把线纺；
 生命细线难确保，
 纺长纺短细思量。

 让你觉得软且韧，
 我选纯丝上纺锤；
 为了平滑而光润，
 巧手捋去再捋回。

 你们作乐与寻欢，
 可别弄得出了圈，
 当知此线容易断，
 当心一下玩了完。

克罗托 当知最近几天内，
 剪刀归我来掌管；

只为大姊行为悖，
让得人人都不满。

无用织品长且长，
她却拉向风与光；
奇妙锦标有希望，
一下拖进向墓坑。

忆我青春年少时，
亦曾犯过一百起；
为将自己来限制，
才将剪刀藏鞘里。

于是情愿受限制，
于此欣作观光客；
眼下你们闲散时，
恰好纵情去作乐！
解事明理算我行，
调理整顿我管事；
我的纺机从不歇，
慢条斯理不躁行。

拉刻西斯

纱线过来捻着纺，
各根长短有尺寸，
不令一根走了样，

一根一根绕成锭。

我如忘形而不觉，
世人命运可堪虑；
算时辰，量岁月，
织工把线拿了去。

报幕人 即便你们熟知典故，怕也认不出目前来的这些人；为了见识一下她们，你们还得把这些作恶多端的家伙叫作嘉宾。婀娜多姿，和蔼可亲，而且貌美年轻，这就是复仇女神！说来可有谁相信；你们不妨接近一下她们，原来这些鸽子竟然像毒蛇一样伤人。她们诚然阴险，可是今天每个傻子都在夸耀自己的缺点，她们至少不会要求天使的荣誉，而会自认是城乡的瘟神。

〔复仇三女神上。

阿勒克托 有什么办法？你们还要相信我们，
只为我们年轻美貌，猫一样阿谀逢迎；
你们当中哪位如有意中人，
我们将要对他百般奉承，

直到我们当面向他说破：
她对张三李四一起暗送秋波，
脑又笨，背且驼，脚又跛，
倒楣鬼才愿讨她做老婆。

墨该拉

我们还会将那婆娘怄一怄：
几星期之前她那个男朋友
曾向别的女人将她编派够！——
如今和解了，还余下好一条鸿沟。
这仅仅是笑话！他们一旦结了婚，
就得听从我的，我可什么都不论，
只会任性折磨最美的幸福；
人人一日三变，时辰也不相同。

谁都不满足如愿以偿，
得陇望蜀实是近乎愚妄，
将最高的幸福竟视作寻常；
他躲避太阳，反靠拢冰霜。

我懂得与这些家伙怎样交手，
暂把忠实的阿斯摩狄带在身后，
于适当的时机散布诅咒，
把人间一对对夫妻变了怨偶。

提西福涅

负心男子我可不谩骂，
而用毒药匕首对付他；
谁要另有所欢不成话：
早晚鸩酒一杯作报答，

片刻欢娱一霎眼

变了浮沫和苦胆！
非是市场不讲价：
自己欠债自己偿。

谁都别想把饶求！
我对岩石把冤诉，
暂听回声答道：复仇！
不要命方敢喜新厌旧。

报幕人 对不起，请靠边站！现在来的可不寻常。瞧吧，挤过来了一座大山，软腹神气地披挂着花毯，头上长着长牙和蛇的长鼻子，真是古怪极了，是何方神圣且让我来给你们提示一番。它颈顶上坐着娇媚的女人，以一根细棒小心地把它驾驭；另一个站在它背上，显得庄严高贵，媚力四射，眩晕了我的双目。旁边还走着一些带锁链的贵妇人，有的愁眉苦脸，有的喜笑颜开；有的渴望自由，有的觉得自由自在。她们姓甚名谁，个个自己报来。

恐 惧 烟雾腾腾的火把、灯具、蜡烛
将纷乱的节日照得昏暗；
哎！锁链将我紧紧禁锢
于这些骗人的假面之间。

去吧，笑人的人才真可笑！
你们的冷笑让人生疑；

我的对手全来了，
今夜一步步将我紧逼。

就在此地！朋友变成冤家，
我已认明了他的假面；
那家伙本想把我谋杀，
被发觉，连滚带爬一溜烟。

哎，我多想逃离这世界，
从四面八方逃出去！
可哪儿总有灭亡的威胁，
令我困于烟雾和恐怖。

希 望

亲爱的姊妹，对你们行礼！
虽然昨天和今天你们满意
这化装跳舞的快乐，
但我知道你们一个个
明天全会现出原形。
假如有火炬照明
我们还不称心如意，
那在晴朗的白天
我们全可自便，
或结伴，要么耍单，
于秀丽的郊野漫步缓行，
休息行动随我们意愿，

而生活无虑又无忧
从不缺乏，一味追求。
遍处是嘉宾贵客，
我们参拜而无愧色：
肯定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碰到最好的东西。

明 智

人类的两大仇敌，
恐惧同希望，已经被囚，
我不让她们朝社会靠近——
躲开！——你们于此得救。

看我引来活着的庞然大物，
它肩负着高塔般的重担，
顺着崎岖小路一步步
不知疲倦地往前蹒跚。

而在高塔的屋顶
那女神且展轻盈、
宽阔的羽翼，只为了取胜
正往四面八方转身：

周围是荣耀的光芒
远远往四方辉映；
她名叫做维多利亚，

是所有活动的女神。

佐伊罗—忒耳西斯 嚯嚯！我正巧赶来了，我本要把你们统统痛骂一顿！不过我选中的目标，却是上面那位维多利亚夫人；她有着一双白翅，自以为是一头巨鹰，不论飞到哪儿，要由她来掌管国土与人民。可哪儿要是胜利与快乐，立刻就会使我怒火中烧。我要让低的变高，高的变低，曲的变直，直的变曲，这才让我痛快而舒坦；唯愿全世界都如此这般。

报幕人 且挨这魔杖狠狠的一击，你这贱坯！看你马上蜷缩、蠕动起来！双头侏儒这么快就团成令人恶心的肉块！——怪啊！肉块变成了蛋，膨胀起来又裂成两半。想不到一个双胞怪胎——蝮蛇和蝙蝠从里面钻出来：一个一直在尘埃里扭动，另一个黑咕隆咚扑向天花板。它们继续冲了出去，沆瀣一气地搞在一起，我可不愿意参加进去，跟它们称兄道弟。

私 语 赶紧点！后面已跳起舞来——
不，我觉得我还不如走开——
你可会觉得那鬼怪似的贱种
正在我们四周晃动？——
它才在我头上飒飒作响——
我又觉得它在我的脚边——
我们没有一个受到伤害——

可大家个个都被吓坏——
兴致完全给败丧——
畜生们正巴不得这样。

报幕人 自从在化装舞会上承担报幕之职以来，我一直在大门口认真守望，不让什么败兴的东西溜进这快乐的场所，我既不迟疑，也不退缩。但我担心，空中的鬼怪会从窗口钻进来，而我又无法将你们从幽灵和魔障中加以解脱。侏儒虽然招人猜疑，嗨，后面还跟着涌来一大群。按照职责，我原想解释一下这些怪物是哪路货色。可那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也无从向你们说明；正好请大家启我愚蒙！——瞧，是谁从人群中间遨游而来？有一辆豪华车辆由四匹骏马拉着，穿过了一切；但是它并没有把人群分开，我哪儿也看不见拥挤和堵塞。远处闪光呈五光十色，繁星迷乱如同魔灯一般，挟罡风呼啸而过。让开让开！我浑身毛骨悚然！

御车少年 吁，吁！骏马，收收你们的翅膀吧，听凭你们所习惯的缰绳指挥吧，像我控制你们一样控制你们自己，我鼓励你们，你们就向前飞驰吧！在这些地方我们可得小心从事！瞧瞧四周，人越来越多，都是看热闹的人，一层又一层！报幕人，快来快来！请照你的方式，在我们远离你们前，说出我们的名字，将我们描述一番；因为我们都是譬喻，你应当认破我们的机关。

报幕人 虽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倒可以把你描摹一番。

御车少年 那么就试试吧！

报幕人 不得不承认，你首先年轻英俊。可你是个没成年的娃娃，而妇女们却巴望你完全长大。我感到你将来一定欢喜沾花惹草，因此天生是个勾引女人的能手。

御车少年 说得倒挺动听！说下去，为你的哑谜再想出几句俏皮的暗示！

报幕人 两眼射出黑色的电光，一头乌发黑得如夜一样，和嵌着珠宝的饰带互相辉映！多么华丽的衣裳，从你的肩头一直披到鞋袜，绶着紫色的边儿，加上一些亮晶晶的小玩意儿！人们会笑话你是个姑娘；而今不管是正是邪，你会在姑娘们中间大吃其香：她们会很快教给你一点点名堂。

御车少年 可这一位呢，他气宇轩昂，盛装高踞在马车的宝座之上？

报幕人 他看起来像一位国王，富贵而慈祥；蒙受他的恩惠的人们真正有福！他已别无所求，却只关注哪儿有什么欠缺需要补偿；他乐善好施的纯粹兴趣，超过了幸福和占有。

御车少年 你不能就仅说这些，还得把他的人品细品一番。

报幕人 威严气度可不好讲。且说那健康的脸庞天庭饱满，一张丰腴的嘴，有如花朵盛开的双颊，在头巾的装饰下亮光闪闪，穿着有皱襞的官服真是风流倜傥！他的仪表我还有什么好说？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是一位气宇不凡的君主。

御车少年 这就是财神爷普路托斯，请记住这个鼎鼎大名：只因为皇帝陛下对他闻名已久，他本人今天特地盛装赴宴。

报幕人 那么请问你本人的尊姓大名，来此有何贵干？

御车少年 我是奢侈，我是诗，我是挥霍自己的家产来完成自己的诗人。我的财富不可限量，我把自己看作和普路托斯平起平坐；我点缀他的歌舞和盛宴，他缺的由我来补全。

报幕人 大话说说的不少；拿出本事来让我们看看！

御车少年 瞧我弹指一挥间，就让马车周围灿烂又辉煌，从中迸出珍珠一大串。（不断向四周弹指）快来拿黄金项圈与耳环！还有无瑕的金梳和金冠，贵重的宝石把戒指镶嵌；我还不时弹出星星之火，看它在什么地方可以燃烧。

报幕人 看大伙儿怎样又抓又攥！几乎把施主挤得不能动弹。他如梦幻般的弹出了珠玉，于是大家便在广场上争来抢去。可我还体会到新的窍门：不管一个人抢什么再怎样拼命，实际上他两手空空吃了大亏，赠品跟他纷纷不翼而飞。珍珠串子一下松开，甲壳虫在他手上爬去爬来；可怜的傻瓜，他慌忙把它们摔掉，它们便围着他的脑袋嗡嗡叫。别人抢硬货，同样徒劳无功，只不过是几只轻佻的蝴蝶。尽管那无赖答应了很不少，原来只是金光闪闪虚晃了一招！

御车少年 我看，你虽能够识道假象，可要探究其内幕，却不是你报幕人的宫廷职分；这要有更敏锐的眼光才行。可我留心不跟你争论；主子啊，我倒要向你发问申明。（转向普路托斯）你难道不是把护送四驾马车的飓风委托于我？我是不是驾御得像你所指示的一样顺畅？你想到的地方，我是否已经把车驾到？我难道不能展开猛兽的双

翼，为你把棕榈枝夺取？我常常为你而战，而且每次战无不胜：装饰你的额头的桂冠，不正是我别出心裁亲手为你编成？

普路托斯 如需要我为你作证，那么我愿意说：你就是我的精魂的精魂。你总能按照我的心意行事，你比我本人还要干练。为了奖励你的功劳，我把桂冠看得比我所有的桂冠还重要。有一句真言我要对大家宣示：亲爱的儿子，你使我称心如意。

御车少年 （对众人）我手里大部分赠品，瞧吧，已向四周布施干净：我抛洒的火苗，正在一个个头颅上燃烧；从这个头上朝另一个头上跳，在这个头上停一下又在另一个头上滑掉，难得见它迸发而起，匆匆一闪如昙花一现；更多的是，人们还没看到，它已黯然熄灭在路旁。

妇女的闲聊 坐在四驾马车上的怪汉，
一定正在招摇撞骗；
缩在后座上的小丑
又饥又渴，实在憔悴不堪，
那模样确实见所未见；
拧他一把，只怕也毫无所感。

形销骨立者 讨厌的娘儿们，离我远点儿！我知道，你们从来看我不顺眼。——从前女人看炉灶管家，我就叫做“阿瓦莉霞”（拉丁语：贪吝，阴性）；那时家境还算不差，出得少进得多，有进无出也还可说！我一心想用金钱把箱子和柜子装满；这难道不是一种好习惯？可是最近几年间，女人不再讲节俭，个个开始挥金如土，欲望比钱

袋大得更多，搞得她的丈夫真够受：到处一瞅，真个是债多还不愁。她把纺织赚来的一点钱全挥霍掉，花在自己身上，又花在情人身上；还大吃二喝，交往不三不四的野汉子一大帮；使我不得不对金钱越来越动心：我才改名叫“贪吝”，这个（德语）名词可是阳性！

领头的妇女 和龙在一起，龙就会贪吝——这真是天大的欺谎！他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挑拨男人，可他们已够令人厌烦。

成群的妇女 稻草人！扇他一记耳光！

十字木架怎能吓倒我们？

我们还怕你的怪相！

龙是木头与纸板拼成，

咱们上！且戳他一个透亮！

报幕人 看我的手杖！禁止喧哗！——可是，根本用不着我帮忙；瞧那些面目狰狞的怪物，扬起了两对翅膀，在飞速占领的地盘晃荡！那些孽龙暴怒了，它们长满鳞甲、喷着火焰的大嘴在震响；场地清静，人群都逃光。

〔普路托斯从车上下来。〕

报幕人 他下车了，巍然有王者之风尚！他一眨眼，群龙随之而动；箱子连同黄金与贪欲，从车上搬了下来，搬至他的脚旁：请看就有一场奇迹出现。

普路托斯 （对御车少年）现在你已如释重负，可以自由自在了，赶紧到你的天地里去！这可不是那个地方！混乱，斑驳，荒野，一片丑陋的景象把我们缠住。到那儿去吧，

那儿你可以无牵挂地观照澄明的灵境，你将只从属于自己，仅仅信赖自己，去吧，到唯有美与善称心如意的地方去，去寻找孤独！——到那儿去创造你的天堂！

御车少年 那么，我把自己视作称职的使节，我爱你有如至亲。你在哪儿，哪儿就会富裕；可我所到之处，人人都觉得有显赫的收偿。假使他常常困顿于荒谬的生活，他是应当投靠你还是投靠我？投靠你，自然可以过优闲日子；跟我走，却得不断地工作。我的事业不是秘密完成的，我一呼吸就暴露了自己。那么，别了！承蒙你慨许我造化好；可你轻轻一唤，我立刻就回来听命。（下，与上场时间）

普路托斯 现在是解放财宝的时刻了！我且用报幕人的手杖把锁轻敲。它一下打开了！瞧这儿，在铜锅里，黄金像血液般迸涌又沸腾，首先是金冠、金环和金链；金血膨胀起来，而这些首饰正在融化，个个有被吞没的危险。

群众的对呼 瞧这儿，那儿！可真是滔滔不绝，源源不断，箱子都要装齐了边。——

融化了多种黄金器皿，

铸出了金锭四处滚。——

杜卡托金币一造出来，就叮叮叮直响，

我的心急跳得不可开交。——

我朝思暮想的东西就在目前！

它们从地板上滚到我身旁。——

送给你的，得马上享用，

弯下腰就成大富翁！——

我们剩下的人，要像闪电一样冲上，
索性把那宝箱夺到手。

报幕人 你们这些傻瓜，为何这样胡闹？刚才不过开了一场化装玩笑。今晚可不能再贪得无厌；你们以为当真给了你们黄金和钱串？在这场赌博里，连筹码都不会给你们。你们这些蠢货，一根针就当作棒槌！一片巧妙的虚影就当作粗笨的真相。你们又有什么真？不过是把空洞的妄想死抓不放。扮演普路托斯的舞会主角，快把这些家伙全轰走！

普路托斯 你的手杖正好派用上，暂借我用一下何妨！我马上把它蘸进沸汤似的烈火。——戴假面的各位，你们要当心灾殃！这儿闪闪发光，劈拍直响，火星四溅！手杖已经烧得通红。谁靠得太近，对不起，马上就会烫焦。——看我现在把场绕！

叫嚷和拥挤 哎呀呀！我们完蛋了！——

能够逃的，赶快逃！——

退一下，退一下，后面的人们借借光！——

滚烫的火星溅到我脸上。——

火红的手杖要把我压扁——

我们大伙儿要玩儿完。——

往后退，往后退，你们这堆假面堤岸！

朝后退，朝后退，你们这群胡涂蛋！——

我如有翅膀，我也会飞掉。——

普路托斯 周围人群已经后退，我想不会有人烤的焦头烂额。

群众退让了，他们吓怕了。——可是为了确证秩序不乱，

我来画一个看不见的魔圈。

报幕人 你完成了一桩伟大的功绩，真感谢你奇妙的法力！

普路托斯 高贵的朋友，还请少安毋躁，还将发生各种各样的骚乱。

贪 吝 谁要愿意，尽可以把这一群人饱览一番；因为哪儿有什么好看好吃的，总是女人跑在最前面。我的感觉还没有完全迟钝！一个美貌佳人，我总觉得姣美动人；更何况今天，完全用不着我破费，我们大可以去同她们调调情。可在人多的地方，讲起话来不是人人听得清楚，我倒有个办法，但愿能够成功，就是演哑剧来把自己显示显示。手脚、表情用起来还怕不够，我还得用心卖弄一点噱头。要把黄金当作潮湿的黏土，因为这种金属可以变得什么都有。

报幕人 这干瘦白痴想搞什么名堂？一个饿鬼能有什么幽默可讲？他把金子揉成面团，在他手里变得软绵绵；不论是压成块还是捏成球，样子一律十分难看。他还拿给那儿女人们看：她们都大叫大喊，纷纷逃窜，假装非常讨厌；这流氓原来是存心捣乱。我担心，只有靠伤风败俗，他才会作乐寻欢。对此可不能坐视不管，把手杖给我，我来叫他滚蛋！

普路托斯 他料想不到祸从天降；——再要胡作非为，自有好果子他尝！他没有恶作剧的余地；“法则”诚然有力，“必然”也更加逞强。

喧哗和歌唱 粗野群队，一起出现，
来自林谷，出自山巅，

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他们且祭祀他们的大神潘。
人所不知，而他们尽知，
于是拥进了空荡荡的魔场。

普路托斯 我很了解你们和你们的大神潘！你们一起采取的步骤真果断。我既知道无人得知的一切，就应当打开这窄狭的魔圈。但愿有好运伴着他们！最大的奇迹就要出现；可他们不知身向何处，他们没有一点预见。

粗犷的歌声 花枝招展的人们，你们多么漂亮！
可是俺们来得多寒碜，多粗犷，
跳得高，也跑得快，
出场愣头愣脑，只会莽里莽撞。

芳恩们 芳恩之众
舞姿翩翩，
橡叶桂冠
戴髻发上，
机敏尖耳
耸在鬓边，
小小塌鼻，大大宽脸，
无限跟女人歪缠：
如果他伸手邀舞，
美女想推可也难。

萨蹄尔 萨蹄尔跟着在后面跳，
用的细腿与羊脚，
腿脚虽瘦但有劲，

羚羊一样爬山巅，
东张西望可高兴。
自由空气呼吸足，
他就嘲笑男女老少，
他们深陷谷中烟雾，
长年住着觉得舒畅，
而上面的世界却纯净无染，
竟然只归他一人独揽。

土精们 小小一群，小步向前，
成双作对，实非所愿；
穿着苔衣，提个小灯，
乱七八糟，迅速穿行，
人人埋头，独自工作，
有如光蚁，越会越多，
去去往往，孜孜不倦，
东南西北，忙得怪欢。

诚实的矮人是近亲，
我们是著名的岩石外科医生；
我们替高山抽血，
自饱满的脉管挖掘；
我们将金属堆成山，
托福！托福！快乐地祝愿。
完全出于情深意厚：
我们是所有好人的朋友。

但我们挖出了黄金，
却供世人偷盗与奸淫，
恶霸们不愁凶器缺乏，
假如他图谋大规模屠杀。
谁要是这三诫也不遵循，
其他几诫也必定付之东流。
这一切却不是我们的错，
且像我们一样忍耐一下。

巨人们 我们被称为林中野人，
在哈尔茨山远近著名；
天生赤体，孔武有力，
个个巨大无比，
右手抓住松树干，
系紧环带腰围滚圆，
枝叶做的围裙最是结实：
教皇也没这样的卫士。

宁芙合唱 （围着大神潘）
他亦亮了相！——
于大神潘身上
天地万物
表现不一而足。
最快乐的人们，你们围着他跳，
围着他，跳起那奇幻的舞蹈！
他诚恳而且又和蔼，
便希望人人愉快。

即便躺在蓝天下面
他也经常清醒不眠；
可众流朝他潺潺聚汇，
微风轻柔摇他入睡。
要是他中午好梦方酣，
枝头叶片就不再动弹；
茁壮的草木散发香气
将寂静沉默的穹苍充溢；
宁芙也没胆醒着笑闹，
站在哪里就在哪里睡觉。
倘若他突如其来
大喊大叫把口张，
恰如雷电爆裂，大海澎湃，
人人将不知自身在何方，
战场上的雄师也会溃散，
英雄在骚乱中也将震颤。
所以应该拜服的，我们要拜服，
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我们正要欢呼！

土精代表（对大神潘）

辉煌灿烂的富足宝矿
一道道顺着罅隙伸延，
只有灵敏的那如意棒
才能指出它迷离的方向。

我们正像穴居野人

蛰伏于黑暗坑道，
但你却到处施恩，
大白天将财富分掉。

如今我们已经勘探清楚
左近有一道神奇的源泉，
我们有希望立刻到手
一笔几乎遥不可及的财产。

你有办法完成此举，
主人，请对它善加保管：
你手里的每件财富
会给全世界造福不浅。

普路托斯 （对报幕人）我们必定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无论发生什么，都能满不在乎，我看你一向倒有豪迈的风度。马上就会有一件大怪事发生，当代和后世都会坚决否认：你可得把它忠诚地写进你的记录。

报幕人 （握住普路托斯手持的手杖）侏儒们把大神潘缓缓诱近了火源；火从最深的狭谷烧起，然后又朝谷底沉没，露出如黑黢黢张开的大嘴，又一次连火带浆地喷涌而出。大神潘兴冲冲站在一旁，欣赏这奇妙的场面，珍珠泡沫正向左右喷溅。他怎么能相信这样的奇闻怪事？于是弯下身来，往里面深处查看。——哎呀，他的胡子掉进去了！——那光着下巴的又是谁呀？——他忙用手捂住，不让我们看见。——接着阴错阳差：胡子烧着了，又飞

了回来，将王冠、头颅和胸脯一一点燃，这才真是乐极生悲！——随从们纷纷赶来灭火，可是没一个不是引火烧身烧得伤痕累累，不管怎么拍怎么打，新的火焰越烧越大：成批的假面都烧着了，一股脑儿卷进了火堆。

可我听到了什么，人们窃窃私语说些什么？哦，永远不祥的夜晚，你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灾难！谁也不希望听到的噩耗，明天就将路人皆知；我的确听见到处有人在喊叫：“皇帝遭了殃！”哦，愿这是谣言才好！皇帝烧着了，还有他的随从们！那些家伙真该死，竟把他骗到这儿来，用针叶树的枝条把身子捆紧，狂歌乱舞，喧闹叫嚣，结果弄得同归于尽！哦，青春，青春，你难道不能节制一下寻欢作乐的尺度？哦，殿下，殿下，你难道不能如你无所不能一样，理智地行使你的权力？

树林已烈焰冲天，焰火伸出尖舌向上直舔，舔到了花格子顶棚的木芯，马上就会烧得灰飞烟灭。灾难已经巨大到无以复加，真不知谁能来救我们于火海之中。眼看帝王的豪华一夜间全烧毁，到明日就变成了一堆冷灰。

普路托斯 恐怖已经蔓延，现在开始消除吧！神圣的手杖，请发挥威力，把大地敲得震颤作响！你广漠无限的穹苍，请快充满清凉的芳香！饱含雨水的云片雾条，请向我们四周飘过来，把燃烧着的扰攘人群笼罩！淅淅沥沥，飘飘扬扬，让云朵袅袅上升，缓缓舒展，轻轻浇熄，把到处

的大火都灭掉：你们将减轻痛楚，将滋润万物，请把这场空幻的玩火游戏变成一道闪电！——如果精灵要来伤害我们，魔术就应显得灵验。

御苑

〔朝阳。

〔皇帝。朝臣。浮士德、梅菲斯特，穿着得体，端庄却不俗丽；二人跪下。

浮士德 主上可否原谅这场火的把戏？

皇帝 我倒想多来些这类玩艺儿。——忽然发现置身于火海之中，觉得自己几乎成了冥王普路同。用黑夜和煤炭构成了岩基，遍地燭火荧荧。从这个那个罅隙里，有几千条狂暴的火焰向上盘旋，相互映衬，变成一个大拱顶。火舌舔着最高的穹隆时现时隐。我看见人们排成长行，穿过螺旋形火柱的大厅；他们围成大圈蜂拥上前，像平时一样向我致敬。我认出当中有一两个是我的朝臣；我仿佛成了上千条火蛇的国君。

梅菲斯特 你原就是的，主上！因为每种元素都无条件释倒于您脚下。你现在证实了，火对你唯命是从；那么，请跳进奔腾澎湃的大海里去，你一踏上遍地珍珠的海底，波澜间就会出现一个豪华的地界，你会看见淡绿的海浪镶

着紫边，上下荡漾，以你为中心，构成一个壮丽的宫院。不管你走到哪儿，宫殿都会跟着你走。四面水墙本身也享受到生的乐趣，或像箭一样快地挤在一起，或者荡开去又转身漂浮。海怪们纷纷拥向您新的微光，它们冲撞着，但却没有一个敢冲进来。五彩金龙在那儿嬉戏，鲨鱼在打哈欠，你望着它的大嘴会笑开怀。尽管宫廷多么令你迷恋，你却从没见过海底这样壮丽的场面。你仍然不会同最可爱的美人分开：好奇的神女，尼雷依德们，正走近这无际清波中的豪华宅院，最年轻的像鱼一般羞涩而贪婪，年长的却聪明老练。忒提斯听说你来了，她马上会向你这位珀琉斯第二伸出纤手和芳唇——然后，到奥林波斯山上替你把座位找寻……

皇帝 你尽管去自由遐想：可是登上那个海底宝座却为时尚早。

梅菲斯特 但是，主上！大地你已经得到。

皇帝 什么好风将你从《一千零一夜》吹到了这里？如果你讲一出好故事，堪与山鲁佐德相较，我保证赐给你最高的皇恩。朝廷的陈规陋习经常令我厌烦，你可要随时进宫为我解闷。

内廷总监 （匆匆上场）陛下，我一生从未曾想到有这样的幸运，能够向您禀报如此喜讯：一笔笔欠债都已经了结，高利贷的利爪也退缩了回去，我终于摆脱了地狱之苦；天堂也未必会让我现在这般高兴。

军政大臣 （匆匆跟上）拖欠的军饷终于算清，整个队伍重新编整，新佣兵自觉补充进来，还便宜了饭店老板与娼

妓。

皇帝 你们总算舒了一口气！愁眉苦脸添了笑意！一个个跑得如此急！

财政大臣 （露面）恳请陛下垂询这两位功臣！

浮士德 这事以宰相出面禀奏为宜。

宰相 （缓步上前）老臣晚年有幸，得悉并亲见这份与国运修戚相关的证券，是它使我们转祸为福，转危为安！（宣读）“本票值一千克朗，其可靠保证为帝国所藏之无数财宝。一等金银富矿有所开掘，本票即可兑现不误。特此晓喻，一体知照！”

皇帝 我看这是胆大枉法的行为，天大的欺骗！是哪个胆敢捏造朕亲笔签名？这种罪行岂容逍遥法外？

财政大臣 请陛下回想一下：签名的正是您自己！而且就在昨晚时分！当时您扮演大神潘，宰相带领臣等前来奏禀：“际此隆重庆典，为了造福于民，伏请陛下御赐签名！”您当即大笔一挥，签得清清楚楚，于是一夜之间由魔术师幻出千百万张。为了使万民分享圣恩，臣等即将御签在整个纸币系列加印：一十、三十、五十、一百克朗各张都已加印就绪。您难以想象，这对人民有多大好处。请看京城，从前暮气沉沉，沉闷乏味，如今熙熙攘攘，生气勃勃！陛下的名讳虽然久已为世人喜闻乐见，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让人人感到欣羡。字母现在正属多余，人人凭这标记就得以享受天福。

皇帝 它在民间可否作为金币流通？可否用以支付全部军饷和官俸？尽管我不胜惊愕，仍然得加以许可。

内廷总监 它已经像闪电一样飞速流传；飞散的东西要圈拢来，怕是难上加难。钱庄银行的大门洞开着，每张钞票到那儿都可以把金银兑换，当然打点折扣也在所难免。然后它又从那儿流进了肉店、面包店和酒馆：世上有一半人好象只想山吃海喝，而另一半却夸耀自己的华服艳装；零售布商剪剪裁裁，成衣匠人缝缝连连。酒店里一面高呼“圣上健康！”一边喷溅酒浆；那儿又煮，又煎，搞得杯盘叮当。

梅菲斯特 谁要是独个儿在公园草坪上漫步，就会看见艳装浓抹的美人，用旁若无人的孔雀羽毛扇掩住一只眼睛；她望着这样的钞票，对我们露出微笑，比甜言蜜语更快地传递了最丰富的爱情。人们不用费力带什么钱包和钱袋：小小一张票子很容易往怀里揣，就是配上一封情书也划得来。教士虔诚地把它夹在祈祷书里，士兵为了便于开小差，很快就减轻了他的腰带重量。如果我把这项丰功伟绩还贬低了，就请陛下宽恕臣太不应该。

浮士德 过量的宝藏埋没在你的国土的地下，一直没有加以利用。最广阔的思想也无从估计这笔财富；最丰富的想象怎样努力也达不到。只有无愧于洞察深奥的灵魂，才能对无限事物拥有无限的信心。

梅菲斯特 这样一张纸币代替了黄金与珍珠，实在方便：人们一下子就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用不着估价，也用不着兑换，就可以随意花费，作乐寻欢。想要硬通货，隔壁就是兑换所，要是没有，临时还可挖掘一番。高脚杯和项链也可以拍卖，纸币一旦兑现，就会使胆敢讽刺我

们的怀疑派狼狈不堪。使惯了钞票，别的钱币不会再流通。从今以后，你整个的帝国将储存充足的珠宝、黄金和现钞。

皇帝 有赖二位鼎力扶持，帝国才得以如此富强发达；只要可能，按功论赏。帝国的地下宝藏就此托付二位，二位乃是所有财富最称职的监管人。你们能辨认渊博的珍藏的财宝，谁要去采掘，都得听从你们的指令。二位采宝大宗师，希望齐心协力，欣然实现你们本分的功德，让地底世界和地上世界合并起来，保持和平与安宁！

财政大臣 我们之间一点点不快也不会闹，我高兴二位魔术大师当我的同僚。（和浮士德同下）

皇帝 我赏给宫里每个人一些钞票，说说看，你们打算怎么花销？

侍童 （领取）我想快快活活过日子，啥也不干。

侍童二 （同上）我立刻为情人去买项链和指环。

内臣 （接受）今后我要买更多的好酒。

内臣二 （同上）不去赌桌我会痒得难受。

方旗武士 （深思熟虑）我要还清以城堡和田产作抵押的债务。

方旗武士二 （同上）我要将到手的财富一笔笔加以积聚。

皇帝 我原本希望你们有兴致和毅力，去干一番新事业；可是认识你们太久，一眼就能揭你们的老底。我很清楚：金银财宝就是给得再多，你们为人还是本性难移。

弄臣 （走拢来）陛下大方施舍，多少也请把我赏！

皇帝 你活过来，又会把钱喝光。

弄 臣 这简直是魔票！我真是莫名其妙。

皇 帝 我倒相信这个；因为你根本用不着。

弄 臣 又落下几张；拿它怎么办，倒真让人发愁。

皇 帝 拿去吧！这几张就归你了。（下）

弄 臣 想不到五千克朗就到了手！

梅菲斯特 两条腿的酒囊，你怎的又出土？

弄 臣 经常如此，不过从不像现在这样滋润。

梅菲斯特 你真是高兴得汗泪齐流。

弄 臣 看这个：它真可以当钱用吗？

梅菲斯特 你完全可以用它买美食佳肴。

弄 臣 能否用它买田买屋买牲口？

梅菲斯特 当然！讲好价，什么都能买到手。

弄 臣 还能买得到城堡，还有森林、猎场与鱼塘？

梅菲斯特 那还用问！我很高兴看到“阁下”的称号落在你身上！

弄 臣 今晚我可要在大庄园里大做一场美梦！（下）

梅菲斯特 （独白）我们傻子的机灵谁能不承认！

阴 暗 的 走 廊

〔浮士德、梅菲斯特。

梅菲斯特 为何把我拉到这昏黑的过道来？难道熙熙攘攘、形

形形色色的群臣当中，你还愁玩得不快活，没有机会取乐和拆白？

浮士德 可别这么讲！这些花样你早就玩遍了，我也不想再玩。现在你游来荡去，无非是回避对我的诺言。可内廷总监和内臣们一直在催促我，我是非认真不可。皇帝要求立刻让海伦和帕里斯在他面前出现；他想清清楚楚地看看这一对男女典范。赶快动手吧！我可是不敢食言。

梅菲斯特 轻率地承诺，真是荒唐。

浮士德 你可没想到，伙计，你的法术使我们忙得团团转；开头我们帮他发了财，现还得逗他开心。

梅菲斯特 你认为这件事可以说做就成；其实我们面前有更艰难之事，你插手了一个最生疏的领域，终将造孽欠下了新债，你以为像请纸币妖怪那么容易，海伦也可以招之即来。——如果想见痴呆女巫，妖魔鬼怪，大脖子丑八怪，我倒随时可以听差；可是魔王的情妇，即便相貌无可挑剔，拿来冒充女神总合时宜。

浮士德 你又在老调重弹！而且总让人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其实，你正是一切障碍的根源，每一出你都重新讨价还价。我知道，不过咕哝几句，事情就可以办好；回头一看，你就把她变出来了。

梅菲斯特 异教民族跟我无缘心，他们呆在自己的地狱里；不过，也不是毫无办法。

浮士德 赶快说吧，别浪费口舌！

梅菲斯特 泄露天机那可不成。——女神们都幽居在太虚幻境，周围没有空间，时间更用不上；谈起她们来，实在

太费周章。她们就是“母亲”！

浮士德 （为之愕然）母亲！

梅菲斯特 你可是感到惊奇？

浮士德 母亲！母亲！听起来确实有点离奇。

梅菲斯特 确乎离奇。女神不是你们凡人能认识的，我们也不便直呼她们的名讳；要钻到最深的深处，方能找得到她们的府第；我们现在需要去拜访她们，这个麻烦可是你自己惹上身的。

浮士德 走哪条路？

梅菲斯特 没有路！是去没人去过的地方，那里无路可退！是一条通向无人求去之境的路，那里也无法可求！你预备动身吗？——没有锁可开，也没有门可移，只是被孤寂四下威逼着，你可尝过荒凉同孤寂的滋味？

浮士德 这些话我看你还是少说为妙；它们让人闻到很久以前女巫丹房的味道。当年我未必没有与世人来往？没有学过又教过大话和空谈？——我要是理智地说出我的观察，就会加倍引起抗辩的喧哗；当年我甚至迫于可恶的鬼把戏，才不得不逃向孤寂，逃向荒诞，并且为了不致孤苦伶仃地生活，最后还将自己交给了魔鬼。

梅菲斯特 如果你泅渡过一望无际的海洋，你会看见向你涌来的一股股波浪，即便你唯恐遭到灭顶的灾殃。你总能看见一点什么！你会看见平静的碧波间有漫游的海豚，看见云朵、日月、星辰在移行；可是，在永远空虚的远方，你却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你自己的脚步，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休息的坚实地点。

浮士德 你说话就如同所有密教的大宗师，总在诳骗虔诚的入门弟子；只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把我送进了虚无，好让我在那儿同时增进法术和能力，其实你是将我当作寓言中的那只猫，不过要我替你火中取栗。那就来吧！我们不妨探个究竟：我希望在你的虚无中找到一切。

梅菲斯特 在你我分手前，我要称赞你，看来你对魔鬼颇有见地。这把钥匙拿去吧！

浮士德 这个小东西！

梅菲斯特 拿着吧，千万不要小看它！

浮士德 它在发光！它在闪亮！它在我手中越变越大！

梅菲斯特 你立刻就会知道，手里是个怎样的无价宝！它会帮你去把正确的地点找；跟着钥匙往下走吧：它将会引你把母亲们找到。

浮士德 （毛骨悚然）母亲们！一听就像狠狠挨了一下！是个什么字眼，我这样经当不起？

梅菲斯特 你难道会狭隘到受不了任何新字眼？只听你听说过的东西你才情愿？形形色色的事情你已司空见惯，再听见什么，可别让自己焦躁不安。

浮士德 我的幸运可不是因为麻木不仁，毛骨悚然才是人情最好的一部分；尽管世人对它感觉迟钝，一旦染上身来，就会深深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

梅菲斯特 沉下去！也可以说：浮起来！全无所谓。逃离世俗的事物，逃进摆脱物象的领域！欣赏久已不复存在的芳菲！纷乱的幻影乱成一团有如浮云，快挥舞钥匙，别让它们靠近！

浮士德 （为之振奋）太好了！我抓紧它，便注入了新的力量，心胸豁然开朗，能把伟大的事业担当。

梅菲斯特 一只烧得通红的三脚香炉最后会告诉你，你已到了最深最深的底层。凭借它的微光，你将会看见母亲们：有的坐着，有的走着，就看怎样舒服顺心。造形也好，变形也好，永恒心灵之永恒颐养也好，周围漂浮着一切造物的图形。她们将看不见你，她们只看得见幻影。危险不小，你得鼓起勇气来，径直向那个香炉走去，用钥匙碰它一下！

〔浮士德拿着钥匙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梅菲斯特 （望着他）这就是了！它会跟上来，它会像忠仆一样追随你左右；你让幸运抬举着，从容地上升，在她们发觉之前，你就得把它带回来。一旦你把它带到了这里，你就能把英雄美人自阴间召唤来，你是第一个敢于担当那件大业的人；它完成了，而且是由你完成的。然后，经过魔法的加工处理，香炉的烟雾立刻就会变成一个个的神。

浮士德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

梅菲斯特 你的人努力往下降；顿着脚沉下去，再顿着脚浮上来。

〔浮士德顿脚往下沉。〕

梅菲斯特 但愿钥匙使他不虚此行！可我很想知道，他究竟能否安全返回。

灯火通明的大厅

〔皇帝和诸侯。宫廷里人来人往。〕

内 臣 （对梅菲斯特）你还欠我们一场鬼魂戏；快开场吧，主子爷早就等不及。

内廷总监 圣上刚刚还问；你可别拖拖拉拉，让陛下大发雷霆！

梅菲斯特 我的伙伴正为这件事情已经先走；他知道该如何下手，不得不关在实验室里苦心钻研，专心研究。因为谁想掘到宝藏，找到美人，谁就要有最高的能耐：方士的符咒。

内廷总监 什么能耐不能耐，那都无所谓；皇帝只要求万事俱备。

金发女郎 （对梅菲斯特）借光，先生！你瞧我这张脸蛋多光鲜，该死的夏天可不是如此这般！上面长满了红得发褐的斑点，白净的皮肤搞得真难看。请给点妙药灵丹！

梅菲斯特 真可惜！这样一个美貌动人的小宝宝。五月间长斑长得像个小豹猫！将青蛙卵、蟾蜍舌头拿去蒸透，再趁月圆仔细加以蒸馏，等月渐亏，把它匀净地擦在脸上：来年春天，那些斑点就会一扫光。

棕发女郎 为了巴结你，多少人纷纷赶来。我也是来请教一

个单方！我的一只脚冻坏了，路也走不得，舞也跳不成；连动身向人问安也不会稳当。

梅菲斯特 那我踩你一脚！

棕发女郎 这可是情人之间玩的小把戏。

梅菲斯特 姑娘！我这一踩可颇有深意。以延缓之道还彼之身，治什么病都随你！脚痛要用脚来医，也能够照办其它肢体。来吧！当心点！你可不要还礼。

棕发女郎 （大叫）噢！噢！痛死了！这一踩真够呛，就像马蹄一样。

梅菲斯特 你的脚病已治好了。今后舞可以尽情跳，美味佳肴尽情吃，还能跟情人脚挨脚，去把膀子吊。

贵 妇 （挤过来）让我过去！我简直痛不欲生，我的内心激荡不平静；昨天他还在我的目光中寻求幸福，如今就背我而去，去跟她说爱谈情。

梅菲斯特 这可有点麻烦，但请听我一言：你得悄悄走到他身边；拿这块炭在他的袖口、外套与肩头画一条线，立即要看得见；他立即就会痛悔前愆。于是，你立即把这块炭吞下肚去，一滴酒水都不能沾；今晚他一定会在你的门前长吁短叹，叹息个不完。

贵 妇 有没有毒？

梅菲斯特 （动怒）说话尊重点！要弄到这块炭，不知得跑多远，它原来是火刑堆的灰烬，那堆火我们从前不知花了多大劲儿，才可以把它拨燃。

侍 童 我恋爱了，但人们总以为我不到成年。

梅菲斯特 （旁白）不知道我该听谁的。（对待童）不要在少

女身上去碰运气，上了年纪的才懂得看重你。——（其余人蜂拥而上）又重新来了一拨！吵得人意乱心烦！最后我只好靠真话来帮助自己解脱：没有办法的办法！真把人急煞。——哦母亲们，母亲们！赶快把浮士德放回来吧！（环顾）大厅里灯火闪烁幽暗，所有朝臣同时起步。我看见他们仪态大方，鱼贯而行，穿过长长的过道，远远的走廊。喏喏！他们又在宽阔的古老骑士厅里聚集起来，它简直就不够把他们装。宽墙上挂着花毯，角落和壁龛摆满了剑戟刀枪。我在想，用不着什么咒语，鬼魂们就会自动地出场。

骑 士 厅

〔朦胧的灯光。

〔皇帝和朝臣们已经在场。

报幕人 预报剧情的职务我原本干得欢，不料鬼魂们背地捣乱使我兴致索然；要把这场一团乱糟的闹剧合情合理地解释清楚，实在是枉费工夫有点冤。安乐椅、靠背椅已摆好；皇帝已经在大墙正面就座；在挂毯上他可以舒舒服服地看到伟大时代的战火。所有人都坐在这儿，君臣围坐一圈，后面还挤着把长凳摆满；就是在鬼魂出没的冥晦时辰，情人们也找得到适当地点相偎相依。既然已

经各就各位，随时就让鬼魂来和大家相会！

〔喇叭长鸣。

星士 马上把戏上演！主子爷有令：你们墙壁，快快分开！再也没有什么障碍，魔法尽可以施展，挂毯消失了，仿佛被大火弥漫；墙壁开裂，转身后撤，仿佛搭起一个深邃的戏台，一道微光神秘地在眼前一晃，我于是便出现在幕前。

梅菲斯特 （从提词洞口钻出来）我这儿请求大家多多包涵；提词正体现出了魔鬼的口才。（对星士）你既懂得星辰运行的步武，自然也精通我的窃窃私语。

星士 凭借神奇的魔力，一座巍峨的古代神殿矗立眼前。一排排圆柱竖立着，好似阿特拉斯在擎天；它们足够承担岩石的重负，只要两根就撑得起一个庞大的建筑物。

建筑师 想必这是古式的！我实在不好恭维，只可说它笨重而累赘。不可把粗野当高贵，把拙劣当雄伟。我倒喜欢细长的支柱，高耸入云，一望无垠；尖形拱顶更加能振作精神；这样一座建筑才最适宜于世道人心。

星士 请怀着敬畏的心情，迎接这吉星高照的时辰！且让魔咒把理性拴紧，但让绝妙而恣肆的想象自由驰骋！你们所有大胆的期盼，现在亲眼看看吧！正是不可能，才会值得相信。

〔浮士德升起，登上前台另侧。

星士 身穿法衣，头戴花环，一个异人，他完成了他放心承担的伟任。有一只三脚香炉随着他从空穴中飘然而升，我闻到了炉中芬芳的烟雾。他正准备为这项崇高的伟业祈神赐福；它今后只会越来越顺遂。

浮士德 （庄严地）哦！——让我凭借你们的名义吧！——你们登极于无边无际之中，永远独居圣地，却仍和蔼亲切。在你们头顶周围，飘浮着生命的种种形象，并没有生命，灵敏迅捷。凡在所有光彩与假象中存在过的，仍然在那儿活动着；因为它们希望更加永恒。于是，万能的母亲啊，你们便将它们分摊给白昼的天篷，给黑夜的穹隆。它们有一些走上了吉利的生命之途，另一些则只有大胆的魔术师可效仿；他乐善好施，充分地自信，让人看到人人都愿一见的奇迹而无不脱口称赞。

星士 灼热的钥匙刚一触着了香炉，马上就激起烟雾缭绕；那烟雾悄悄溜进来，像云一样起伏进退，或扩张，或团聚，或交叠，或分离，或者配对。现在请看这场鬼魂显灵的绝技：烟雾缓缓浮荡处，乐声四起。从那空幻的音响流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谐音；随着它们的伸延，万物都化成了旋律。连圆柱柱身、三陇板都在嗡然发响；我相信，整个神殿都在歌唱。雾气徐徐沉淀；从朦胧的烟雾中合着节拍走出了一个小少年。我的任务也到此完事，用不着提他的名字，那风流倜傥的帕里斯谁人不识！

〔帕里斯显形。

贵妇 哦！正是神采飞扬，风华正茂！

贵妇二 就如同一枚鲜透的水桃！

贵妇三 丰满甜蜜的嘴唇抵得多么温柔！

贵妇四 你是不是想就这个酒杯呷它一口？

贵妇五 虽然不大风雅，却确实很英俊。

贵妇六 要潇洒一点就更迷人。

骑士 我眼里只不过一个牧童，没有一点王孙气，也没有一点宫廷风。

骑士二 不错，他光着膀子也很风光；但我们还想看见他披挂整齐。

贵妇 他坐了下来，如此温柔可亲！

骑士 偎在他的怀中，想必你会称心如意？

骑士二 他把手臂放在头上，那姿势何其富于风韵。

内臣 粗野无礼，没有教养！简直无法容忍。

贵妇 你们爷儿们总是到处挑刺。

内臣 竟敢在皇上面前伸懒腰！

贵妇 他不过是在表演！他以为只有独自的一人。

内臣 就是演戏，在这里也应当彬彬有礼。

贵妇 妙人儿已经睡得香甜。

内臣 他马上就会沉睡而去，这完全合情合理！

年轻的贵妇 （入迷）是什么气味搀进了香烟的烟气，使我深深地感到心旷神怡？

年长的贵妇 果然，一阵香气沁人心脾，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最年长的贵妇 他正值青春年少期，芳香的少壮体气已经成

熟，如氛围一样弥漫四周。

〔海伦显形。〕

梅菲斯特 她到底来了！我可以放宽心，不再为她烦恼；她的确美貌，但并不对我的口味。

星 士 这一次我再也无事可做，身为君子我得有话直说。美人来了，我纵有舌如火也自无用，自古以来多少人把美赞颂；谁看见它，谁就立即倾倒，谁占有它，那可真是无限艳福。

浮士德 我还有眼睛吗？我的内心深处又如何，可有美的源泉沛然涌出？我的恐怖行程才带来了绝妙的收获。我的世界从前是何等空虚，多么荒芜！自从我当祭司以来，一切有了转机，对我才有向往的价值，才有稳固的基础，而且天长地久！一旦我疏忽了对你的职责，那生命的呼吸能力就会从我身上溜走！——当年我有幸在魔镜中见到为之痴迷的倩影，不过是这个美人的泡沫似的幻象！——只有对于你，我才会致以全副激扬的精力、全部的热情，致以所有我的爱慕、崇拜和痴狂。

梅菲斯特 （从提词厢说话）放镇静点，自己的角色可别忘了！

年长的贵妇 身材俊长，仪态大方，只是头太小。

年轻的贵妇 瞧她那脚！再也蠢笨不过了！

外交官 这个模样的王妃公主我见的多了；我倒觉得，她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美人。

朝 臣 她走近了那个睡着的青年，轻悄而狡黠。

贵 妇 在这纯洁的青年身旁，她显得多么低俗！

诗 人 她的美也让他照得一表堂堂。

贵 妇 恩狄弥翁和卢娜！就如同画上的一双金童玉女！

诗 人 一点不差！女神好像还弯下身来，俯向他的脸，去吮吸他芬芳的气息：真是让人艳羡！——一个吻！——实在太过分。

陪 媼 当着众人的面！实在令人无法置信。

浮士德 这是一个少年受不了的春情！——

梅菲斯特 安静！别作声！让幽灵爱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朝 臣 她轻盈地走开；他便醒了。

贵 妇 她回眸返顾！我早已料到。

朝 臣 他瞠目结舌！对他来说，如同一件奇迹。

贵 妇 眼前她所见的一切，对她却是不足为奇。

朝 臣 她又端庄地转身向他走去。

贵 妇 我看得出来，她在调教他；在这种场合，男人都变得傻头呆脑：他总是相信，自己会占尽风头！

骑 士 如此优美而庄严！她倒多少投合我。

贵 妇 娼妇！不过正是下贱女人！

侍 童 我真想代他销魂去！

朝 臣 这面罗网已张大，谁不会被捉进去？

贵 妇 这珍宝倒手多少遍，上面镀金磨得几乎都看不见。

贵妇二 从十岁起，她就不值钱。

骑 士 人人趁机采摘精华，我宁愿拾取残剩的娇花。

学 者 我虽看得清楚，却须坦率承认：说她就是那个人儿，

我还未必相信。眼前所见扑朔迷离，难免使人夸大其词；我倒宁信古书，主张言必有据。我曾从中读到，她确实让特洛亚的白须老翁个个倾倒，我看这段故实可以引申到这里：我虽年事已高，她同样令我心潮气伏。

星士 不再是个文弱少年了，而是一个威猛的勇士，他把她抱了起来，她几乎无法推却。强劲的手臂把她高举过头——他是不是要把她拐走？

浮士德 大胆的蠢货！你敢胡作非为！你不听话！住手！简直无法无天！

梅菲斯特 这场鬼魂丑剧，可不是你自己一手造成！

星士 只讲一句话！根据发生的一切事迹，我把这出戏称为《海伦受辱记》。

浮士德 什么！受辱？难道我站在这里形同虚设？难道这把钥匙不在我的手里？是它引领着我，穿过寂寥境界的砂碛、狂涛和巨澜，终于到达这坚实的海滩。我要在这儿立定脚跟！这儿才是真如实相，从这儿精神才敢于同幽灵对抗，伟大的双重王国才建成有望。可是她仍离我那么远，怎么才能更近些？我要救出她，她将再次属于我。我出于搭救！母亲们！母亲们！你们一定要恩准！谁认识了她，谁就非要她不可。

星士 你要干什么，浮士德！浮士德！——他紧紧抓住了她，形象已经模糊下来。他拿起钥匙转向了那个青年，触了他一下——糟糕，糟糕！嗡嗡！转眼就烟消云散！

〔爆炸。浮士德倒地。幽灵化为烟雾。〕

梅菲斯特 （把浮士德扛在肩头）你可受用了！要我来背傻子，到头来还是魔鬼自作自受。

〔昏暗。骚然。〕

第 二 幕

高拱顶、狭隘的哥特式书斋

〔浮士德故居，一如旧观。

梅菲斯特 （从幕后走出。当他揭幕回顾时，可见浮士德躺在一张古老的床上）万分不幸的人，深陷情网里无法自拔！你就躺在这儿吧！海伦使谁魂不守舍，谁就不会恢复智能。（环顾）我四下观望，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也没有损伤；只是彩色玻璃似乎更昏暗了，蛛网加多了，墨水冻结了，纸张变黄了，一切都端放原处；连浮士德用来向魔鬼卖身的鹅毛笔也放在这里。是的！我从他骗来的那一滴血，也深深地凝固在鹅毛管里。我希望这样一件无比的珍品，连最大的收藏家也艳羡不已。旧衣钩还挂着那件旧皮袍，我记起当年教给那个娃娃的那些信口雌黄，而今他长成小伙子，回味起来也许依然绝口称赞。我倒真是想再把你来穿一穿，毛烘烘的大氅啊，再一次冒充大学讲师神气一番，世人会视其为理所当然。学者们懂得怎样人过留名，可魔鬼早已敬谢不敏。

〔他抖动取下来的皮袍；蟋蟀、甲虫和飞蛾从中飞出

来。

昆虫的合唱 欢迎！欢迎，
你旧日的恩主！
我们飞着嗡嗡营营，
已经把你给认出。
你把我们悄悄地
一个个栽培；
父亲啊，我们蹦蹦跳跳，
成千上万一大堆。
恶棍在心里
深深地藏着真面目，
小小虱子在皮袍里，
怎么藏也藏不住。

梅菲斯特 这些幼小的生物多么令我惊喜！只要播种，就有收获。我暂且把这件旧皮袍再抖搂一次：还有一只只四下飞散。——向上飞！到处飞！可爱的小家伙，赶忙躲进千千万万个角落去，躲进放着旧匣子的那儿去，躲进薰黄了的羊皮纸书卷里去，躲进盖满灰尘的破坛烂罐里去，躲进那个骷髅的眼眶里去！生活在这种霉臭的垃圾堆里，总难免会有一些怪癖奇想。（穿起皮袍）来吧，再一次把我的肩膀裹上！今天我可又是一家之长。只不过这样称呼于己何益：谁将把我赞赏？

〔他拉铃，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彻远近的铃声，门厅

为之震动，门扉骤然打开。

助 手 （从昏暗的长廊蹒跚而至）好大的声响！多么吓人的气势！台阶在摇晃，墙壁在打战；透过彩色玻璃的震颤，我看见暴风雨及闪电。屋顶裂开了，石灰从上筛漏了，土块跌落下来。闷得紧紧的门窗被魔力一下子打开。——瞧啊！多恐怖！站着一个奇形异物，穿着浮士德的旧皮袍！他的目光，他的手势，吓得我简直要跪倒。我是站着不动还是逃跑？唉，真是不知道还会遇上什么蹊跷。

梅菲斯特 （示意）过来吧，朋友，你是尼科得穆斯。

助 手 尊敬的先生！正是我。——俄瑞穆斯。

梅菲斯特 免了！

助 手 您认识我，我真荣幸。

梅菲斯特 我可有先见之明：上了年纪，还当学生，原来是个老童生！不过，就算是饱学之士，也得继续攻读，因为他不会别的。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一座空中楼阁，哪怕普普通通，最伟大的才子也完不了工。不过，令师可是一位巨匠：谁人不知当今学界的泰斗，无比崇高的博士瓦格纳！只有他才能凝聚起整个学界，促使学问日新月异。渴望无所不知的旁听生，成堆地聚集在他的周围。只见他在讲坛上神采奕奕；像圣彼得一样，他掌握着钥匙，打开上界和下界。他光耀夺目，脱俗超凡，无人与他相提并论，浮士德的名字也相形见绌；他是唯一有所发明的人杰。

助手 尊敬的先生！请听我说，如果我斗胆提出异议，务请阁下宽恕。在全部毋庸置疑的品质中，谦逊乃是他与生俱来。自从那位高人神秘地失踪以后，他一直坐立不安，急不可待，唯愿上天保佑他早日归来。这间书斋也在等待它的旧主人，它在浮士德博士离去以后，始终原封未动，保持他当年在时的模样。我年少学浅，简直不敢贸然进。——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星君在位？我觉得四壁在震惊；接着门柱抖动，门闩滑脱，否则您想进来怎么也没门儿。

梅菲斯特 尊师在哪儿？引我去见他！把他带到了这儿来！

助手 哦，他禁令森严！不知我敢不敢冒犯。为了伟大的工程，他几个月来过得异常平静。这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就像一个烧炭工，耳朵鼻子搞的黑呼呼，吹火把眼睛吹得通红；他每时每刻渴望功成名就；就连铁钳的铿锵在他也是美妙的乐音。

梅菲斯特 难道他会拒我于门外？我可是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助手下，梅菲斯特俨然就座）我还没有坐稳，就从后面走出了一位客人，我可认识他，他而今属于最新的派系：飞扬跋扈，无所不用其极。

学士 （从走廊上冲过来）

门户竟然洞开了！

好事终于盼来：

活人不再如同尸体

一直躺在臭霉里，

憔悴又腐蚀，

为了生而死去。

这些外墙，这些个内壁，
先是歪斜，终于要倾圮，
假如我们逃得不快，
立刻就会碰上活埋。
尽管我轻率鲁莽，
也不敢再向前乱闯。

今天不知道该怎么体验！
就在这里已经是多少年前，
我兢兢业业，迷迷瞪瞪，
当上了一年级的大学生，
多么信赖这些长胡子老头，
他们的废话我听也听不够哎！

他们揭开古书一大摞，
拿他们知道的东西来欺骗我，
他们知道的他们并不相信，
把他们和我的生命全部都耗尽。
怎么？在后面的那个角落
坐着一个人，影影绰绰！

走近一看我不胜惊讶：
那件褐色皮袍还穿着，一点也不差，

就跟我离开他时一模又一样，
粗羊皮还裹在他身上！
那时他显得确实高超，
我对他怎么也领会不了；
今天那一套可再也用不上，
且让我上前小试一下锋芒！

老先生，如果你歪斜的秃头不曾在忘川的浊水里浸一浸，那么就请来，见见你当年的学生，他而今已从教鞭下面长大成才。我看你跟我当年见到你时一个样，可我跟旧我一点儿也不像。

梅菲斯特 你一听到铃声就赶来，我很喜欢。我当年可没把你小看；毛毛虫也好，金色蛹也好，都预示了蝴蝶花里胡哨。髻毛头，尖衣领，曾经使你感到天真的雅兴。——但你似乎从没把辫子梳？——今天倒见你蓄了个“瑞典头”。你显得如此决断而坚强；回家去可别像绝对主义者那样！

学 士 老先生！我们有幸在故地再见；仔细想想，毕竟时过境迁，别再玩弄妙语双关！我们审时度势，实在是今非昔比。您当年作弄老实的青年，不需要什么手腕，但今天来这一套谁都不敢。

梅菲斯特 要是把人生真谛告诉青年人，他们一定觉得如耳旁风，可多少年过后，他们对这一切有了亲身体会，就会认为真理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接着还会说：“老师可真笨！”

学 士 也许应该说他是个“青皮”！因为哪位教师向我们面授真理？人人都只懂得把它添添补补，有时一本正经，有时谈笑风生，全看怎么样对孩子们有益。

梅菲斯特 学习当然需要一段时间；我看，你本人已经准备走上讲坛。待月亮经过许多次盈亏，太阳若干次循环，你一定得到丰富的经验。

学 士 经验！不过是泡沫和尘土，与性灵不可同日而语！老实说吧：自古所知的一切，根本不值一知，知又何足取。

梅菲斯特 （停顿片刻）我早有自知之明！我头脑拙笨，现在才真正感觉自己无聊而又浅薄。

学 士 听见这句明智之言，我真高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懂事的老人！

梅菲斯特 我本来想找埋藏的黄金，挖出的却是可恶的煤层。

学 士 老实说：你的头盖骨，你的秃顶，跟那边摆着的骷髅一样不值得一文？

梅菲斯特 （沉着地）朋友，你是否觉察，这样说话是如此粗鄙？

学 士 在德国，谁想撒谎，谁就彬彬有礼。

梅菲斯特 （坐着轮椅，不断移近舞台前沿，面对正厅观众）我在舞台上感到昏暗而且憋闷；真想到你们那里找个犄角藏身？

学 士 早已时过境迁，自己一无是处，还丢人现眼，自命不凡，我觉得实在未免傲慢。人的生命活在血液中，可血液哪儿会像在青年身上那样流动？这是活血才朝气蓬勃，新的生命就产出于旧的生命。既然万物奋发，有所

成就，物竞天择，能者当道。试问我们赢得半个世界，你们又干了些什么？无非打瞌睡，想心思，做梦，斟酌，计划接着计划可真够受。的确，老年是一场发冷的热症，在古怪的烦恼中颤栗不休。一个人过了三十岁，无异于行尸走肉。及时自杀，才是上策。

梅菲斯特 魔鬼在这里也无言以对。

学 士 如果我不愿意，魔鬼也不会存在。

梅菲斯特 （旁白）魔鬼马上诱你上歧途。

学 士 这是青年人最高贵的天职：世界本不存在，得由我把它创造！是我领着太阳从大海里升起来；月亮阴晴圆缺也和我一道。白昼在我的道路上更容光焕发，地球迎着我既发绿又开花。繁星在那个初夜，按照我的暗示大放光彩。除了我，谁还能把你们从市侩思想的最狭隘限制里解放出来？我可随意而为，欣然地追随我内心的明灯，怀着最独特的狂喜迅疾前行，把黑暗留在后面，让光明把我接引。（下）

梅菲斯特 率性而为，唯愿你万事顺心！——一旦有所觉悟，你会悔之晚矣：谁又能想到什么傻事或聪明事，是前人没有想到过的？——不过这于我们无妨，几年之内的情况就会变样：发酵的葡萄汁即使酸得无法下咽，最终仍会酿出一坛好酒。（向正厅里不鼓掌的青年观众）你们把我的忠言作耳边风，我可不会计较你们这些孩子；想想看：魔鬼可是老年人；你们要懂事，也必须变老才行！

实 验 室

〔仿照中世纪样式；为荒诞目的而置备杂乱、笨拙的器具。〕

瓦格纳 （在炉旁）钟声响了，可怕的钟声，把薰黑的四壁震得发颤。我苦苦企盼了好久，再也受不了成败未决的忐忑不安。黑暗终于已经破晓；长颈瓶最里面好似活炭一样在燃烧，是的，宛如红宝石光辉灿烂，电闪般划破黑暗：一道十分明亮的白光出现了！哦，唯愿这次不要丢失掉！——天哪，怎么门在格格作响？

梅菲斯特 （走进来）请欢迎吧！我可是善意而来。

瓦格纳 （不安地）欢迎欢迎！值此吉日良辰！（低声）屏住气，别出声！一件无比雄丽的工程就要完成。

梅菲斯特 （更低声）怎么回事？

瓦格纳 （更低声）一个人就要被造成了。

梅菲斯特 一个人？莫非你在烟囱里藏着一对什么情人？

瓦格纳 哪有的事！男女交媾繁衍后代，虽然照旧流行，我们却认为是无聊的恶作剧。生命的所从出的那个敏感部位，从体内沛然而发、既有所取又有所予、预定把自身

模拟出来、是先近后远地把一切特征加以吸收的那种令人销魂的精力，如今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品级；即使动物会继续热中此道，具有伟大禀赋的人类将来一定有更纯洁、更加高尚的来历。（转身向炉）瞧！它亮了！——的确有戏，只要把几百种要素搀和起来——关键在于怎样搀和——慢慢合成人的要素，再密封在一个烧瓶里，相应加以蒸馏、大功就可悄悄告成。（转身向炉）快了快了！块儿在动，动得越来越分明！我越来越坚信：人们连声称叹大自然的奥秘，我们却敢于理智地加以试行；大自然一向使之成为有机体，我们却使它们结晶。

梅菲斯特 活的越久阅历越丰富，对他来说，世上并无新闻可言，在我的漫游的岁月里，结晶我就曾见。

瓦格纳 （一直专注着长颈瓶）升起来了，闪起来了，团起来了，大功即将告成。有一个伟大的意图开始总显得疯疯癫癫；将来我们可要嘲笑生殖的偶然性，一个思维杰出的头脑会由一个思想家制成。（狂喜地观察着长颈瓶）玻璃瓶被可爱的威力震得轰鸣，它时浊时清；这样正好看好戏！我看见一个乖巧的小人儿，露出了纤细的形体。我们还希望啥，世界还希望啥？秘密已招然若揭：听听这阵音响，它会发声，它会讲话。

荷蒙库路斯 （在瓶中对瓦格纳说话）亲爱的爸爸，一向可好？这可不是在开玩笑。来吧，来把我抱，轻轻抱在怀里，别抱得太紧，把玻璃碎了！这是事物的本性：自然物也觉得宇宙不够宽；人工制品却需要关闭的空间。（对梅菲斯特）老表叔，你这无赖也在这里？来得正是时候，

我要感谢你。一阵好风把你吹到我们这儿来；既然我出生了，我也必须努力不懈怠；我恨不能马上工作；你们门槛精，可否指点一条明路？

瓦格纳 再说一句！我一向感到难堪：因为老老少少拿问题把我纠缠。举个例吧，没有人能够解答，灵与肉既然相互和谐，那么稳固地连在一起，仿佛永远也不会分离，但是为什么每天却相互排斥。再就是——

梅菲斯特 慢着！我倒想问一下：为什么丈夫与妻子老是闹别扭？老兄，恐怕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小家伙来了，他正好有事可以做。

荷蒙库路斯 什么事？

梅菲斯特 （指向侧门）露一手看看！

瓦格纳 （一直注视着烧瓶）千真万确，你是一个十分逗人爱的宁馨儿！

〔侧门打开，可以看见浮士德躺在卧榻上。〕

荷蒙库路斯 （惊讶）真够劲儿！

〔烧瓶从瓦格纳手中滑脱，飘浮在浮士德头上，并照亮了他。〕

周围的景色多美！茂密的丛林，加上清澈的流水！裸体的女人真可爱！风光越来越精彩。可有一位显得特别出众，好像出自大英雄以至天神的血统。她把脚放在了透明的清泉里；高贵身躯的生命火焰冷却在波浪的柔软晶体之中。——但哪儿来了一阵疾飞羽翼的喧腾？是哪

来哗哗声、扑通声打破光滑的明镜？少女们吓得四下逃散；唯独王后，她恬然凝望着，以自豪的女性欢悦，看见天鹅之王偎依在她的膝间，咄咄逼人而又温存缱绻。他似乎养成了习惯。——可是突然间，云雾升腾，以密织的纱幔遮住了最为赏心悦目的场面。

梅菲斯特 你还有什么没有说到！瞧你人小，脑子里的幻想倒真不少。我怎么什么也看不着——

荷蒙库路斯 这话我倒相信。你是北方佬，出生在朦胧世纪，成长在骑士和僧侣的狼藉气氛里，你的眼界如何能开阔得了！你只配呆在黑暗之中。（环顾）发黄的岩石，长满绿苔，恶心死了，到处是尖拱顶，到处是涡卷形装饰，下流极了！——这个人要是醒过来，又会遇上新的烦恼；他马上会当场毙命。林中泉水，天鹅群，裸体美人，这就是他的那充满预兆的梦境；他怎么会服这里的水土！我最能迁就，怕也不好受。那么还是把他弄走！

梅菲斯特 这个权宜之计，我倒觉得十分可取。

荷蒙库路斯 让战士上疆场，让少女跳轮舞，这样就会各得其所。我忽然想到，现在正是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机会难得，把他带到他的生存环境去，让他如鱼得水最好不过。

梅菲斯特 这样的事情，可是从未听过。

荷蒙库路斯 它怎么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去？你只知道浪漫主义的妖精；真正的妖精还必须讲究古典精神。

梅菲斯特 那么，应该向哪儿扬帆？我可讨厌同行与那些老古董。

荷蒙库路斯 撒旦，西北部是你的游乐场所，这次我们可要航向东南：大平原上畅流着珀涅俄斯河，四面是灌木，四面是树林，形成一个个幽静而湿温湿的港湾；平原向着山谷伸延，上面就是法尔萨洛斯，城分新旧两半。

梅菲斯特 得了，别说了，别再提那些专制政治与奴隶解放之争！我可听厌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谁也想不到：他只是受人作弄，那就是躲在身后的阿斯摩狄。他们为所谓自由权利吵闹巢恢；仔细看去，只不过是奴隶反对奴隶而已。

荷蒙库路斯 人类本性乖张，让他们爱怎样就怎样，人人得从小尽可能保护自己，最后才长大成人。眼下要做的是，怎样使这一位还魂苏醒。你要有办法，就赶快实施；要是不能，就交给我来办！

梅菲斯特 布罗肯山的小把戏，未尝不可施展施展，可我发现，异教徒们紧紧闭上了门闩。希腊人，算得了什么！只会拿放纵的官能游戏把你们炫惑，把人心都引向了欢快的罪过；而我们的罪过总使人们心情郁闷。现在，究竟该怎么着？

荷蒙库路斯 你从来就不羞羞答答，要是提到忒萨利亚的女巫，我想总不算是空口说白话。

梅菲斯特 （淫荡地）忒萨利亚的女巫！妙极了！正是我想往已久的娘儿们。每晚上跟她们搞在一起，想来也未必舒畅；但春风一度，又何尝……

荷蒙库路斯 拿来你的大氅，裹在这位骑士身上！这块布片会一如往常，飞翔起来把你们两个一起带上；我在前面

照亮。

瓦格纳 （胆怯地）那么，我呢？

荷蒙库路斯 你么，你留在家里，做最重要的事体。参照古老的羊皮纸典籍，照规范把生命的要素一一齐备，再把它们小心加以调配。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时我将要去游历一小片世界，也许还会发现i字上面的一小点。然后才实现最终目标；这样一番努力自会有相应的报酬：黄金，荣誉，令名，健康长寿，以及学问、道德——或许都可以到手。再见！

瓦格纳 （惘然若失）再见！真令人难过。我想见你，恐怕再也无缘。

梅菲斯特 快向珀涅俄斯河飞去，努力向下飞！这位小老表真有些本领。（对观众）想不到我们最终还是得靠我们制造的小不点儿。

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

法尔萨洛斯旷野

〔晦冥。〕

厄里克扎 每逢今夜这样可怖的节日，我总是徐步而来，我这个阴森森的厄里克托：该死的诗人们不停地评论他人，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可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丑恶……我向山谷远远望去，只见灰色篷帐如白浪翻滚，原来是最惊惶、最恐怖的那个夜晚的幻影。这个幻影不断重复着！还将永远重复下去！……没有人愿把国家拱手让人，更不肯让人以武力取之并进行暴力统治。因为每个不懂得控制自己的人，总欢喜按照自己的傲劲儿，试图控制别人的意志。……但是，这里有过战斗到底的伟大范例：以自己的势力同更大的势力对垒，用千百朵花编成的自由花冠被撕碎，胜利者头上戴起了僵硬的月桂。伟大的

庞贝在这里追忆过昔日盛大辉煌，凯撒在那里彻夜不眠，把摇摆不定的天平指针端详！他们还得有一番较量。最后胜负之数，世人尽知，就用不上讲。

篝火熊熊燃烧，喷发着红色的火焰；大地散射着血流成河的回光，于是为了黑夜这希罕的奇光所诱引，希腊的传奇人物粉墨登场。古代的荒诞形像围着篝火摇来晃去，或者坐得安安稳稳——月亮照得很亮，虽然还不太圆，可它升起来了，将幽光四下布满；篷帐的幻影消失了，火燃得发蓝。

我的头上！是怎样一颗意想不到的流星！它发着光，照出了一个躯体宛然球形。我猜想它有生命。可我不宜于接近活体生灵，我会对它不利：这样也同样会给我带来恶名，于我也无益。它落下来了。我最好还是小心回避！

（下）

〔空中飞人在上空。〕

荷蒙库路斯 在篝火和惨象的上面，
 我且再绕一圈；
 朝低谷和底层望去，
 竟是一片鬼气森然。
梅菲斯特 如同通过古老的窗子

俯览北国可怕的混乱，
看见了十分可憎的鬼怪，
这儿那儿我都一样安然。

荷蒙库路斯 瞧！一个高个子女人
正在我们前面快步疾行。

梅菲斯特 她发现我们在空中飞行，
好像面露惧色。

荷蒙库路斯 让她走吧！且把他放下去，
把你的骑士放稳，
他马上就会醒转过来，
在仙境里寻找生命。

浮士德 （着地）在哪儿？

荷蒙库路斯 这说不好，不过总可能问明。趁天没亮，你赶快到那一堆堆篝火那边去探听：敢于寻找母亲们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做到。

梅菲斯特 我在这儿也要尽尽我的本分；可是除了每人通过篝火去各自探险，还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追求我们的幸运。然后，为了重新会合，小家伙，且让你的提灯一面还发声一面照射。

荷蒙库路斯 那么，就让它来响，就让它来闪。（玻璃瓶轰隆作响，强烈发光）快来看新的奇观！

浮士德 （独白）她会哪里？现在不用再打听！……这里虽不是载负过她的乡土，不是向她拍击过的水波，可是却有传递过她的话音的空气。通过一个奇迹，我来到了希腊！来到了这里！我立刻感觉到我脚下大地。一股新

的精神立即倾注我这沉睡者的全身，于是我站了起来，情感上像安泰一样安稳。我在这儿还发现最希罕的世态物情，我会认真探索一下火焰的迷津。（下）

珀涅俄罗斯河上游

梅菲斯特 （四下窥望）我在这些燭火之间游荡，发现自己完全陌生一片迷茫：几乎个个都赤身裸体，偶尔几个也只穿着内衣，人面狮毫不害臊，雕头狮恬不知耻，大都披着鬃发，长着翅膀，或前或后，尽收眼底。……虽然我们也是下流成性，仍觉得古风未免过于纯真；必须按照最文明的加以调教，用各种款式来裱一裱……。讨厌的种族！但我也不能动怒，作为一个新客，还得按规矩向它们问候。……万福！漂亮的太太们，精明的老头！

雕头狮 （咆哮）不是老头(Greisen)！是雕头(Greifen)！——没有人欢喜别人称他作老头。每个词儿都按照规定其出处的词根发音：Grau（苍老），gräber（烦躁），griesgram（牢骚），greulich（残暴），Gräber（铁锹），grimmig（狂暴），在字源学上同样声韵分明，可听起来怪让人败兴。

梅菲斯特 可是，为了不歪曲，尊号 Greifen（雕头狮）的 Grei 念起来倒中听。

雕头狮 （咆哮如前，下同）那是当然！这种近似性已经通

过考验，虽然常常受到责备，但更多却是称赞；人们抓少女，抓王冠，抓黄金，只要去抓，就能吉星高照。

蚂蚁们（巨型）您说到黄金，我们可积攒了不少，秘密藏在岩洞和地窖；阿里玛斯波人探查出来，把它们全锅端，还在那儿咯咯发笑。

雕头狮们 我们要叫他们老实把供招。

阿里玛斯波人 只求别在自由自在的狂欢的良宵！天明以前，一切都全部花光，这一回我们说到做到。

梅菲斯特（坐在几只人面狮中间）我很高兴，我那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民风，我听懂每个人的话。

人面狮 我们发出幽灵的声音，你马上听出根底。请问尊姓大名，我们好更加熟悉你。

梅菲斯特 人们想用许多名字来叫我。——这里可有英国人？他们平日欢喜游历，到处去探访战场、瀑布、倾圮的城墙、衰败的古迹；这里大概也是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游的胜地。他们还考证出：在古代的劝善剧里，人们管我叫“老不正经”。

人面狮 怎么想出这个点子？

梅菲斯特 连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

人面狮 也许是吧！你可懂得一点占星之术？你对眼前的时辰究竟怎么解释？

梅菲斯特（仰望）流星交射，缺月生辉，在这称心的地方真是写意，我想就你的狮皮暖和一下自己。离开这儿上天去，实在是辜负了这一切；出个谜语吧，要不出个字谜。

人面狮 把你自己说清楚，就是一个谜。不妨诚心诚意破一破自己：“为了修行当作剑侠，善人把他当胸甲；为了一起来捣乱，恶人把他当伙伴。他对善人恶人不可缺，都只是为向宙斯逗逗乐儿。”

雕头狮一 （咆哮）我讨厌他！

雕头狮二 （咆哮得更粗暴）这家伙想干吗？

两 者 讨厌鬼不配呆在这儿！

梅菲斯特 （撒野）你大概认为来客的指甲也可以，不及你的爪子锐利？那么，快来试试看！

人面狮 （和颜悦色）你尽可以在这儿逗留，也可以自动溜走；让你在本乡本土得意的事情，到这儿就会让你发愁。

梅菲斯特 瞧你的上半截倒还整齐干净，可下半截那段狮身真是叫人胆战心惊。

人面狮 你这骗子会为你的话而后悔，因为我们的前爪完好无疵；你长着干瘪的马蹄，不大会乐意跟我们蹀在一起。

〔美人鸟们在上空唱序曲。〕

梅菲斯特 河边白杨枝头都是什么鸟在摇荡？

人面狮 你可要小心提防！多少英雄豪杰经不住她们的歌唱。

美人鸟们 哼，为什么要与

这些丑八怪厮混！

你听，我们成群飞来，

发出了美妙的歌声；

这才跟美人鸟的仪表相称的。

人面狮们 （以同样的曲调相嘲）
把它们从树上赶了下来！
瞧它们丑恶的钩爪
尽是往树杈里踹，
扑下来就要了你的命，
你要是倾听了它们的歌声。

美人鸟们 别怀恨！别生忌妒心！
天底下遍布着赏心乐事，
让我们一一收拢它们！
在水面，在地上，
拿出了最欢畅的姿势，
来欢迎这些过往的客人。

梅菲斯特 这可是悦耳的新声，从嗓子里，从琴弦上，音音相绕。这种咿唔吟哦对于我可算玩儿完：把我的耳朵唱得直痒痒，就是沁不进我的心坎。

人面狮们 说什么心坎不心坎，自吹拔到头空：一个皱巴巴的皮袋子，看起来倒配得上阁下的尊容。

浮士德 （走上前来）真是不可思议！瞧一眼都令我心满意足：想不到丑陋之中竟然含有伟大、优异的风度。我已预感到好运降临；这认真的一瞥把我带向何方？（面向人面狮们）当年俄狄浦斯曾经昂然站在她们面前！（面向美人鸟们）尤利西斯为了她们用麻绳把自己捆住！（面向蚂蚁们）最值钱的财宝由他们保存，（面向雕头狮们）还由他们忠心耿耿并且万无一失地守护！我感到全身为一股清新精神所贯注；形体伟大，记忆都不差。

梅菲斯特 要是从前，你会念咒把它们撵走，可如今它们对你倒颇能帮忙；因为在寻觅着意中人的时候，哪怕丑八怪也高兴碰上。

浮士德 （对人面狮们）诸位女士，打听一句，你们可曾见过了海伦？

人面狮们 死后她才出来，我们最后一拨都被赫刺克勒斯杀死。你不妨去请教喀勤戎试试，他在这个鬼怪出没之夜四处奔驰；假如他肯为你停下来，你就会八九不离十。

美人鸟们 包你不会错！……
尤利西斯和我们一起呆过，
可是没骂骂咧咧把脚挪，
反倒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
假如你肯过访我们的领地，
移驾前往海洋碧波里，
我们会把一切告诉你。

人面狮 贵人提防上当受骗！别和尤利西斯一样束缚着自我，你还是听听我们的送耳忠言；要是找到了高尚的喀戎，你就会明白我对你的承诺。

〔浮士德下。

梅菲斯特 （愠怒地）是什么东西拍着翅膀哇哇飞过，飞得那么快，看也看不见，一个挡着一个飞，猎人追起来也会疲惫不堪。

人面狮 就像冬天怒号的北风，阿尔喀得的利箭怕也射不中：

这是斯廷法利斯湖畔迅疾的铁翼怪鸟，它们有兀鹰的嘴和鹅的脚，带着好意哇哇向你祝福。它们非常想飞到我们圈子里来，证明自己与我们是同族。

梅菲斯特 （若有所惊）中间似乎还有东西啾啾作响。

人面狮 你对它们倒不必惶恐不安，它们是勒耳那水蛇的脑袋，跟躯体分开了，还是在那儿自命不凡。——可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干吗整天坐立不安？你想上哪儿去？尽管自便！……那边的合唱队，我看把你变成了歪脖儿。别难为自己，赶快去吧！去把那些娇滴滴的脸蛋儿张罗张罗。那是些拉弥亚，嘴唇微笑脸皮厚的风流娘儿们，好色的羊神才喜欢她们；你有一只山羊脚，何不也到那儿去试试运气。

梅菲斯特 你们可要留在这儿，我好再来找你们？

人面狮 好吧！去跟那轻浮的一群厮混去吧！从埃及古代起我们就已习惯，我们几个人在这儿端坐了一千年。请重视我们的位置：我们靠它来调整阴历和阳历。

我们坐在了金字塔旁
阅尽各民族的沧桑，
战争、和平、洪水与法场——
纹丝不动一下脸庞。

珀涅俄斯河下游

〔河神珀涅俄斯为流水和宁芙所环绕。〕

珀涅俄斯河神 摇荡起来吧，你飒飒的马莲！轻轻呼吸吧，芦苇姐妹；簌簌作响吧，轻盈的柳树丛；喃喃自语吧，战栗的杨树枝，咱们一齐回到中断了的梦境！……一种非常可怕的预感，暗中撼动一切的震颤，把我从涟漪和宁静中惊醒。

浮士德 （走近河边）我相信我所听到的：在这些树枝、这些灌木的交错着重叠的簇叶后面，响着一种仿佛人语的声音。水波似乎在唠叨，微风好象开玩笑。

宁芙们 （对浮士德）你最好

躺下来，
快歇歇疲劳的肢体，
何等凉快！
再来尽情享受一下
难得的安眠；
我们同你低语，
我们飒飒，我们潺潺。

浮士德 可我醒着！让她们随心所欲，那些无与伦比的形象，就如我所见的一模一样。我浑身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是

梦幻？还是记忆？你曾一度有过幸福的经历。溪流爬过了茂密、轻摇的丛林更为清爽，既没有潺潺声，更不会哗哗作响；数百条清泉来自于四面八方，汇合成纯净而清亮的凹成浴池形的浅塘。健壮而年青的女性肢体为水镜映照成双，看起来不由让人神怡心旷！然后她们欣然结伴入浴，仗着胆子游泳，怯生生地涉水，最后便笑闹着打起水仗。我应当满足于这一切，在这儿大饱一番眼福，可是我的感官还有更远的追求。目光锐利地透过那层幔帐：繁茂的绿叶深处掩蔽着高贵的王后。

真是太奇妙了！天鹅群也从水湾游了过来，动作端庄而典雅，从容地不断浮荡着，扭动着嘴巴和头部，显得温柔而合群，但又傲岸而自负！……其中有一只更与众不同，昂首挺胸，自命不凡，穿过群鹅，疾划向前；他的羽毛鼓胀起来，像浪花一样在波涛上面不断翻滚，他正划向那神圣的宝境。……别的天鹅则游来游去，羽毛从容而夺目，时而还活泼地争斗一番，想吓走那些羞怯的少女，让她们只想到个人安危，而忘却她们应尽职责。

宁芙们 姐妹们，请把耳朵
 贴近了绿岸的梯级！
 我听见响来了
 不断得得的马蹄。
 不知今夜是谁
 在把急件传递！

浮士德 我确信有快马奔来，大地在它脚下隆隆地发颤。

且看！看那边！

幸运在眼前，

我能否再企及？

真不可思议！

一位骑士疾驰而来，由一匹飒爽白马驮着，仿佛兼备才气和胆量……我不会搞错，我认识他：他就是菲吕拉的著名的儿郎！……停住，喀戎！停住！我还有话对你讲……

喀戎 什么话？什么事情？

浮士德 请放慢你的脚步！

喀戎 我无法停歇。

浮士德 那么，请带上我一起去！

喀戎 骑上来吧！好顺便问问你：你往哪儿去？你站在岸边这儿，要想过河，我愿意驮你过去。

浮士德 （骑上去）往哪儿由你决定。我将没齿不忘！……

你是伟人，无比高尚的教育家，培养出多少英雄人物，自己也功成名就，例如华贵的阿耳戈号远征队的漂亮队员们，以及为诗歌界做出贡献的名家名流。……

喀戎 闲言少叙！就是帕拉斯来当门托耳，也谈不上什么荣誉；到头来他们都是各行其事，各奔前程，仿佛根本未受教化。

浮士德 你还是熟谙百草的名医，精通草根的药理，能够治疗疾病，缓解伤痛，我以身心的所有力量热爱你！

喀戎 英雄在我身旁负了伤，我总能给他开开丹方；可是我的医术广为传播，传递给了采药的老太婆和游方僧。

浮士德 你是真正的伟人，不为恭维所动；他谦逊地支吾其词，好像他这样的人，天下多的是。

喀 戎 我觉得你这个人善于装假，见了公侯、百姓都能拍马。

浮士德 你得对我坦白：你见过与你同时的最伟大的人，在事业上努力同最高贵的豪杰一比高低，像神人一样威严地度过光阴。请问在那些英雄人物中间，你觉得谁最能干聪明？

喀 戎 在尊敬的阿耳戈号远征队员中间，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出众超群，凭借使本人虎虎有生气的精力，足以完成别人之所不能。在讲究年轻貌美的地方，总是宙斯的孪生子当仁不让；雷厉风行，秉公好义，则是北风神的两个儿子的特长。深思熟虑，勇猛而有力，聪明过人，出谋划策，要数逗女人欢喜的船长伊阿宋。然后是俄耳甫斯：温文尔雅，永远沉静而审慎，弹起七弦琴来，真是技压群雄；目光敏锐的林叩斯日夜都掌舵操劳，使圣舟平安度过了暗礁和浅滩。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共渡难关：一人有所作为，众人无不赞叹。

浮士德 赫刺克勒斯你为什么连一句不提？

喀 戎 唉！可别勾起了我的眷恋！……我从没见过福玻斯，还有名叫阿瑞斯，赫耳墨斯的；可是我亲眼见过人们将他奉若神明。他是一位天生为王，一小就仪表堂堂，光彩照人；对兄长必恭必敬，对最娇美的女人无不低首下心。地母再也生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儿子，赫柏也不会把第二个引上天国；歌曲枉然为他咏唱，大理石枉然为他

雕琢。

浮士德 不管雕刻家怎样夸耀他的作品，也无法展示他的宏伟庄严。你已经说过了最美的男子，请把最美的女人也谈一谈。

喀 戎 什么！……女性美何足挂齿，往往不过是一副呆板的模样；只会有喷涌欣悦生气的女人，我才会加以赞扬。美质总是自得其乐；妩媚才使人无以拒抗，就像我驮过的海伦一样。

浮士德 你驮过她？

喀 戎 是的，就在这个背上。

浮士德 我是不是进入梦境？坐上这个位置，我真是感到万幸！

喀 戎 就像你现在这样，她紧紧抓住我的发髻。

浮士德 哦，我简直快发疯！讲吧，从头到尾讲清楚。她可真是我日夜思念人儿！你把她从哪儿驮来，唉！又驮到哪儿去？

喀 戎 这个问题简单暂且不讲。先说宙斯二子当时把弱妹救出了强盗的魔掌。可强盗不甘心失败，鼓起了勇气又从后面追上。兄妹们仓皇逃遁，却被埃琉西斯附近的沼泽阻挡；两个哥哥涉水而过，我驮着她淌过了河；之后她跳了下来，把浸湿的髻毛摸了又摸，既是感谢又是奉承，显得伶俐聪明，又有点怕难为情。她多么迷人！年纪还轻，真叫老人称心！

浮士德 可她才十岁！

喀 戎 我看是玩弄笔杆的人欺骗了你，也是自欺欺人。说

到神话里这位夫人，情况更是有点特别：诗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描写。她永远没有成年，永远老不了，一直是秀色可餐，其乐陶陶，幼年被拐，到老年还被人追求；够了，诗人哪管时间的框架。

浮士德 就让她不受时间的约束吧！阿喀琉斯在斐赖找到了她，甚至超越了一切时间。战胜了命运而夺得爱情，这幸福是何等来之不易！那永恒的丽质，尊贵而温柔，高尚而亲切，比起天神也差不多：这唯一无二的美人，我难道不能用最强烈的眷恋而使她复活？你曾见过她，今天我也见到了她，美得令人销魂，美得让人无法忘怀！而今我的心灵、我的肉体已经被紧紧捆绑：要是得不到她，我就会活不长。

喀 戎 陌生人！作为人，你这是丧魂落魄；若是妖精，大概叫做走火入魔。现在刚巧你交上了好运；因为每年，尽管只有若干片刻，我总要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女曼托访问；她悄悄祈求父亲，为了保全他的名声，他终归应当为庸医们敲敲警钟，好让他们都改过自新，不再卤莽杀人……在女巫中间，她最使我感到亲热：和蔼宽厚，助人为乐，举止端庄，从来不出格；你要是上她那儿诚恳请求，她有办法拿草药根治你的沉疴。

浮士德 我没有什么沉疴要根治，我的神志很清楚。我不像别人那样甘居下流。

喀 戎 别耽误了宝泉的疗效！快下来吧！我们已到了目标。

浮士德 你在可怕的黑夜，渡过了砂溪，上得岸来，请问你把我驮到了哪里？

喀戎 罗马和希腊在这儿交过战，右边是珀涅俄斯河，左边是奥林波斯山，最为伟大的帝国在这儿折戟沉沙；国王逃跑了，平民胜利了。抬头望！就在这儿不远，永恒的神殿耸立在月光之下。

曼托 （在殿内做梦）马蹄得得，
圣阶响彻了，
神人光临。

喀戎 一点都不差，
请睁开眼睛！

托曼 （醒来）欢迎欢迎！我知道你永远守信。

喀戎 你的神殿依然高耸无恙！

曼托 你的逍遥游一如既往？

喀戎 你依然独守殿堂，我却十分欢喜四处游荡。

曼托 我滞留此地，打发余生而已。这位是？

喀戎 声名狼藉的夜晚让人晕头转向，一阵旋风把他刮到了府上。海伦害得他真是神魂颠倒，他一心想把她得到，可不知如何去着手：看来他比任何人更加需要神医的妙手。

曼托 我欢喜贪求不可能事物的人。

〔喀戎已经远去。

曼托 进来吧，胆大妄为的人，祝你快乐！这条阴暗小道直通了冥后珀耳塞福涅的幽境。在奥林波斯山脚的洞窟里，她把被禁止的问候窃听。我曾经把俄耳甫斯偷偷送进冥府；好好把握这个良机！大胆地前去！

〔二人同降。

珀涅俄斯河上游

〔同前。〕

美人鸟们 跳进珀涅俄斯河来吧！这里正好玩水游泳，还可以唱上几首歌，来安慰那些个不幸的人们。无水不成福！要是我们结伴而行，赶到爱琴海，就可以享受无穷乐趣。

〔地震。〕

美人鸟们 波浪翻滚来，不再平静流淌；大地在震动，河水堵塞而升高了，砂岸崩塌而充满烟雾。我们快逃！都来吧，来吧！这种怪事对谁也没好处。

走吧！你们高贵的、快活的客人，去投入大海的怀抱，那儿闪烁烁，震颤的波浪正悄悄膨胀，浸湿了海岸；那儿月光上下照耀着，用圣洁的露滴滋润着我们！那里是一种非常自由放荡的生活，这里是一场恐怖地震；聪明人先走为上！这地方真叫人害怕。

塞斯摩斯 （在深处轰轰然，隆隆然）再使一次劲，大胆用肩膀扛着，我们就要到达了地面了，一切都得对我们逃之夭夭。

人面狮们 多讨厌的震颤，可怕而又可恨的预感！怎样在晃动，怎样在战抖，摇过来又摇过去了！真叫人难以忍受！

可我们不会改变的位置，即使整个地狱突然出现在眼前。

真奇怪，升起了一个圆拱。正是他，那位筑构得罗斯岛的白发老翁，为了这么一位妇人的阵痛，才把这座岛推出波涛中。他又推又压又挤，绷紧胳膊，弯下背脊，姿势像个阿特拉斯，一下子举起了草皮，土壤，地基，举起了粒石、沙子、黏土和砂砾，和我们岸边静静的河堤。就这样，他把山谷安静的外罩扯破。他竭尽全力，毫不疲倦，如同一尊巨大的女像柱，顶着一座可怕的石支架，齐胸的半身刚从地面露出；但他不能露得更多：人面狮已经耸立于此。

塞斯摩斯 世人终归会向我承认，促成这一切的正是我一人；要不是我曾经颠簸和摇撼，这世界怎会变得如此美满？要不是我把它推出波涛，展示得分外妖娆，富于画趣，你们的这些群山怎会高耸于纯净而宏伟的天宇？当时面对混沌和黑夜——世界最古老的祖先，我举止矫健，和提坦神族结伴，像拍球一样拍打着珀利翁和俄萨这两座山。我们充满青春的热情嬉笑打闹，直到最后厌倦了，便把这两座山当作一顶双尖便帽，恶作剧地戴上帕耳那索斯山的头梢……阿波罗目前正同一群极乐的缪斯在那儿优游岁月。我甚至把座椅高高举起，扛给了手持霹雳箭镞的朱庇特。现在我正奋力挣扎，攀出深渊，大声地召唤欢快的居民们走向新生。

人面狮们 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怎么相信这耸立的高山怎样从地下钻了出来，人们一定会认为它从古至今一

直存在。繁茂的灌木丛林扩展开去，岩石一层层堆成高峰；一头人面狮对这毫不介意：我们神圣的位置纹丝不动。

雕头狮们 我看见裂缝里有金叶子金箔在抖动。可别让这笔财富被人抢劫一空！蚂蚁们，赶快赶快走！快去把它们掏到手。

蚂蚁们合唱 有如巨人
把山高高举，
忙碌蚁群，
快快地上去！
进出敏捷！
缝隙在当中
每粒碎屑
都非常管用。
极小东西
都必须搜索，
最快速度
在每个角落！
务必勤奋，
你们这些蚁群；
扔掉废石，
只捡黄金！

雕头狮 进来！进来！进来堆黄金，我们用利爪把它们按紧；
门闩牢靠，大量财物才能够保管好。

小拳头矮人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我们果然得安置。
别问我们到底哪儿来；
我们反正这儿呆！
只要过得还算满意，
任何地方都还可以；
哪儿岩石都有缝隙，
就有矮子的踪迹。
矮子夫妇在劳碌奔波，
双双对对都堪称楷模；
不知当年在天堂
是否也如同这个样。
我们感谢运气好，
觉得这里才是最地道；
不论南北与东西，
生儿育女地母最为欢喜。

小拇指矮人 要是地母一夜间
生出了许多小不点儿，
她还会生最小崽子一大堆；
个个都会配成了对。

小拳头矮人长老 赶快站好队，
各就各位！
立刻干活；
急起直追！
太平时刻，
建锻工厂；

为军急赶制
盔甲马武装！

蚂蚁听着：
你们真麻利，
快造铁器！
小拇指矮人听着：
你们最小，
既多又乖，
接受命令，
快去搬木柴！
堆在了一起，
用暗火烧，
快烧出炭来！

大元帅

拿起弓箭
赶快就出发！
池畔苍鹭
一律都射杀！
筑巢无数，
神气而活现，
一下射光，
毫不可怜，
何妨也拔下翎毛，
装饰头盔正好！

蚂蚁和小拇指矮人 靠谁来解放！

我们开铁矿，
他们在铸锁链。
要想争自由，
还不到时候，
只好就忍着点！

伊俾科斯的鹤群 杀戮的呼叫，垂死的悲鸣！

惊惶不安的拍翅的声！
怎样的呻吟，怎样的哀叹
一声声地传到了我们的霄汉！
瞧它们纷纷中箭而坠，
它们的血很快染红了海水；
那些怪物贪婪之至，
抢走了苍鹭无比高贵的羽饰。
插在头盔上随风飘荡，
那些凸肚曲腿的流氓！
我们同群的每位伙伴，
列队飞渡大海的好汉，
我们向你们呼吁，
为我们的近亲进行自己的报复。
精力和热血全不吝惜：
要和这些败类血战到底！
〔在半空咯咯叫着飞散。

梅菲斯特 （在平地）我应付得了北方的女巫，这些外国妖精一无是处。布罗肯山毕竟是个方便的去处：不论到了

哪儿，都特别觉得自在。“伊尔泽”夫人在她的“石座”上为我们守望，“亨利”在他的“山头”风度翩翩，“打鼾岩”虽然冲着“贫困村”谩骂，一切却这样一千年过去了。可在这儿，谁还知道他身处何地，脚下地面会不会突然隆起？……我正轻快地漫步在一个平滑的谷底，想不到背后一下子耸起了一座山，尽管还称不上山，却高得足以阻挡视线，我的人面狮我再也望不见。——还有许多火光在这谷底闪烁，正把这场奇遇加以烘托。——香艳的一群在我面前舞蹈，飘浮，欲进还退，半推半就，还耍尽了骗人的花头。悠着点儿，偷惯了嘴，到哪儿都想沾一点儿便宜。

拉弥亚们 （身后拽着梅菲斯特）

快点再快点吧！

拼命地往前赶！

怎么又磨蹭，

不断唠叨个不停！

拽着这惯犯，

跟随着我们窜，

狠狠整一通，

让人也兴冲冲。

他的腿脚硬，

拖着真是要命，

一瘸又一拐，

踉跄地赶上来。

我们一溜烟，

他落在后面。

梅菲斯特 （站住不动）该死的运气！受骗的男人！从亚当至今，被蒙骗的傻瓜！人上了年纪，谁还聪明过？你也不曾经爱得要死要活？

人人知道，这些婆娘尽管束紧细腰，浓装艳抹，根本让人看不上眼。她们全身没有好肉一块，摸一摸看，所有肢体已经腐朽不堪。人人都知道，都看见了，都一目了然，但还是跟着这些烂污货的屁股颠。

拉弥亚们 （止步）停！他眼珠乱转，磨磨蹭蹭不肯走；咱们去拽住他，可别让他开溜！

梅菲斯特 （迈步）上！别让你蠢到陷入疑惑的罗网；因为要是没有女巫，哪个魔鬼愿意把魔鬼当！

拉弥亚们 （娇滴滴）咱们围着这位英雄转，激情如火在他胸间，肯定有一个他喜欢。

梅菲斯特 尽管天色朦胧看不清，你们个个都像是美人，想骂你们，我也不忍心。

恩浦萨 （冒昧地）也别骂我！我也算美人，让我跟你们一道！

拉弥亚们 这家伙到我们圈里来实在多余，老把我们的游戏搅和得一塌糊涂。

恩浦萨 （对梅菲斯特）表妹恩浦萨，长驴脚的亲人，这厢有礼！你只是有一只马脚，请接受我由衷的敬意！

梅菲斯特 我还以为与大家都不认识，不巧还是碰上了近亲；翻翻古书就会知道：从哈尔茨山到了希腊，不是姑表就

是姨表！

恩浦萨 说干就干已习惯，千奇百怪都能变；为了向你表敬意，我把驴头暂且戴上。

梅菲斯特 跟这些人一起我可注意到，亲戚关系最重要；可是碰见什么都随便，我只是不愿跟驴头沾上边。

拉弥亚们 别理这个丑八怪！她会把任何好事都破坏；任何美妙事物只要她一到的话，马上云散烟消！

梅菲斯特 这些表妹表面娇柔纤弱，实际一个个都难以揣摩，在这美貌的脸庞后面，我生怕会藏着变形的魔罗。

拉弥亚们 试试看！我们人多别犯愁。快来抓吧！你要是手气好，可以抓到最好的一阉！干吗花马吊嘴地唠叨不休？你可是个蹩脚的采花贼，趾高气扬地走过来，装得倒挺象样！——如今混到我们这一群来了；渐渐揭去假面，终于露出了底细！

梅菲斯特 我选中了最美的一个……（捉住她）哦倒楣！竟是把枯扫帚！（去捉另一个）这个呢？……一张脸真丑！

拉弥亚们 你还想更好的？别做梦吧！

梅菲斯特 我想给自己留下那个小的……可她像蜥蜴从我的手里逃走！发辫像蛇一样滑溜。转过来，我去抓那个高个子……想不到抓住了一根酒神手杖，脑袋竟是个菠萝模样！下一步呢？……还有一个胖子，也许会让我有兴致；那么，最后再尝试一下！就这样！真是胖乎乎，松夸夸；东方人会出高价来买她……糟啦，马勃菌裂成了两半啦！

拉弥亚们 散开散开！让我们摇摇晃晃，飘飘荡荡像电闪一

样！黑黢黢连成一圈，把这乱闯的女巫之子团团围起！无声的翅膀！蝙蝠在飞！飞成危险可怕的圆圈！让他逃掉，太便宜了他。

梅菲斯特 （战抖）看来我并没有聪明多少；这儿荒谬，北方也荒谬，鬼怪到处一样乖张，老百姓和诗人一样无聊。这儿化装舞会刚刚开场，跟各地肉感舞蹈没甚两样。我同可爱的假面行列伸手攫取，抓到手的東西使我毛骨悚然……我很想把自己诳住，只要它微微持久一点。（误入巉岩之间）我到哪儿来了？出路又在哪？原本是一条羊肠小道，却变成了残砖破瓦。我沿着平坦大路来到，却面对一堆乱石碎碴。我上下攀登徒劳无益，哪儿再去找得到我的人面狮？我何曾想到竟至如此离奇，一夜间冒出了这样一座山！我道是女巫们又一次驰骋，看她们携来了名山布罗肯。

俄瑞阿斯 （从天然岩石上）爬上这儿来！我的山很古老，太初的轮廓依然完好。别再小看这险峻的石级，它可是品都斯最后伸延的一脉！当年庞贝越我而逃，我已巍然直立而不动摇。旁边是虚幻的造形，公鸡一叫就无踪无影。我经常看见发生类似的奇谈，转眼之间又会烟消云散。

梅菲斯特 高贵的头颅，披满高大橡树的簇叶，向你致敬！你幽暗的深处，就连最皎洁的月光也照不进。——可是在灌木林旁边，却闪烁微光一点。这一切到底怎么发生的！荷蒙库路斯，果然是你！你从哪儿来，小伙计？

荷蒙库路斯 我到处游荡，想使生命充满意义，因此急不可待，要把我的玻璃瓶儿打碎；只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

过的一切身躯，我都不敢贸然进去寄居。只是对你说句知心话：我一直紧跟着两位哲学家！侧耳细辨，我只听见：“自然！自然！”我不愿离他们而去，他们必定深知世故人情；我大概最终会懂得，往哪儿走才是上策。

梅菲斯特 这种事情最好自己动手，别去问人！因为有鬼怪怪地，哲学家也会受欢迎。为了让人欣赏他的技艺和美丽，他马上会造出十来个新的。如果你不走错路，你就不会不明白事理。你要长成人，最好靠自己！

荷蒙库路斯 一片忠告，永志不忘。

梅菲斯特 上路吧！我们走着瞧。

〔二人分道扬镳。〕

阿那克萨戈拉（对泰勒斯） 你顽固的头脑硬是不肯低下；要我說什麼，才能够使你相信？

泰勒斯 水波乐于向风屈膝，却远远避开险峻的岩壁。

阿那克萨戈拉 这种岩壁是由火汽构成。

泰勒斯 水分是万物生命之源。

荷蒙库路斯 （在二人中间）让我在二位左右紧跟，我一直在渴望成人。

阿那克萨戈拉 哦泰勒斯，你可曾一夜间用淤泥堆成这么样的一座山？

泰勒斯 自然及其生动的流程，从不依靠日夜和时辰。它井井有条地构成各种形体，即便形体庞大也不借助暴力。

阿那克萨戈拉 暴力可有过的！且看熔铸深成岩的烈火，加上风神的地气爆炸力惊人，把平地的陈旧表层突破，一座新山不得立刻突兀而起。

泰勒斯 接着还有什么苗头？山竖在那儿，好吧，让它竖到最后。这样争论下去，徒然地浪费时间，只有有耐性的人才让牵着走。

阿那克萨戈拉 山里很快就住满了蚂蚁人，他们把家安在岩石缝里；还有小拳头矮人，还有蚂蚁，小拇指矮人，以及其他勤快的小东西。（对荷蒙库路斯）你从没有追求过伟大，穴过着隐士般狭隘的生涯；如果你习惯于掌握权力，我想让你南面称王，把这些小东西来管辖。

荷蒙库路斯 我的泰勒斯您有何高见？

泰勒斯 我可劝你；小手小脚只能做小事，大刀阔斧小人也能成其大。瞧吧，那乌云般的鹤群！它们威胁着仓惶失措的小矮人，连带他们的首领也会惊恐万分。它们扑下来用尖嘴和利爪把小人刺穿；大难临头，有如雷鸣电闪。一群暴徒曾经把安静池塘围困，把苍鹭杀得一个不剩。而今鹤群这边箭如雨下，致人死命，残酷的复仇祈祷充满了血腥，激起了近亲的愤慨，要向小拳头矮人讨还血债。盾牌，头盔和长矛再多又何如？鹭羽冠饰怎能帮助侏儒？小拇指矮人和蚂蚁纷纷躲藏起来！全军已经被动摇，溃散，覆没。

阿那克萨戈拉 （稍停，庄严地）从前我既把地下的一切赞美，现在我转而求助于上苍，……你！高高在上、长生不老的，有三种名讳、三副形相的天神，狄安娜——路娜——赫卡忒，我为人民的苦难向你请命！你胸襟开阔，思想博渊，你静谧照耀，恳挚热忱，请快张开你的阴影所形成的恐怖深坑，无须我念咒祈求，就施展你旧日的威

棱！（停顿）

我的话是否

很快被听取？

我向上苍祷祝

可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女神的圆形宝座慢慢临近，越来越大，看上去十分异常而又可怕！只见到它火光熊熊，在黑暗中烧得通红……威风凛凛的圆盘，请别再靠近！你将使我们和陆地海洋同归于尽！

难道忒萨利亚的妇女果真非法地施加魔术，把你从你的轨道上唱了下来，逼迫着你降下了最大的灾害？……明亮的盾牌陷入黑暗中间，突然破裂，闪光，火星四溅！怎么样一阵爆响！怎样一阵嘶叫！其中还夹杂着雷鸣和风暴！——我诚惶诚恐，匍匐在宝座的阶下！——是我把这一切惹出来，务祈宽假！（五体投地）

泰勒斯 这位仁兄还有什么没有听到和看到！究竟生了什么事，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如他那样感觉一下也不可得。老实说，这是疯狂的时刻，路娜悠闲地摇摆，在她的原位上像从前一样。

荷蒙库路斯 且朝小拳头矮人的住址望去：山是圆的，而今有尖顶凸出！我听到砰地一声巨响，什么东西摔下来，原来岩石从月亮上掉下来！用不着打听，它立刻跌得稀巴烂，是友是敌不相干。可我得把这样的本领来称赞，居然别出心裁地一夜间，同时从上又从下，用山造成了这

一座大厦。

泰勒斯 安静点！这不过是想当然。让它们去吧，那些丑恶的坏蛋！你没有当过王，真上算。大海的盛宴务须光临，那里正恭候和款待各路贵宾。（同下）

梅菲斯特 （在对面攀登）我得沿着险峻的石梯挪步，在古老橡树的硬根中间行！在我的哈尔茨山，树脂的香气非同一般，闻起来有沥青味儿，颇使我心欢；最后还有点硫磺味儿，……可这儿是希腊，那些味儿一点也闻不到；偏我好事，总爱刨根问底，地狱的熊熊孽火到底怎样煽起来的。

橡树精 尽管你在国内还算聪明，到了外国就未必机伶。你不应当牵念故乡，倒不如把这儿神圣橡树的威严景仰。

梅菲斯特 被委弃的东西让人向往，住惯了的地方总是天堂。

请问：在那边洞窟里，朦胧中蹲着的，是三个什么东西？

橡树精 海神福耳库斯的女儿！如果你不害怕，不妨过去和她们交谈！

梅菲斯特 怎么不怕！——我一看见就目瞪口呆！再骄傲也不得不承认，从没见过这样的妖怪，简直比阿尔劳涅还要歪……看见这三个怪物，十恶不赦的大罪又有什么可恶？它们就是站在最可怕的地狱门槛，我们也难以容忍；何况生根在美的国土，它正因古色古香而闻名！……它们蠢蠢欲动，似乎觉出我是谁，它们吱吱啾啾，蝙蝠一样的吸血鬼。

福耳库斯的一个女儿 姊妹们，请把眼睛借给我，我要看看是谁在我们殿堂门前拼命撒泼！

梅菲斯特 尊贵的夫人！请允许我向你们走近，领谢你们三位所赐与我的天恩！我斗胆晋谒，虽然素昧平生，如果没有弄错，我们还算是远亲。我曾经见过古老庄严的神灵，在俄普斯和瑞亚面前五体投地；命运女神，混沌之女，你们的姊妹，昨天——或者前天我和她们还曾相会；可是你们几位我却无缘相识，现在且不说了，我已乐得真个销魂。

福耳库斯的女儿们 这个精怪，他好像还懂道理。

梅菲斯特 没有诗人把你们歌颂，真叫我非常诧异，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搞的呢？你们天生丽质实在罕见，竟没有艺术形象加以表现！雕刻家的凿子何妨为你们显显身手，不该尽找朱诺、帕拉斯、维纳斯之流！

福耳库斯的女儿们 在孤寂的黑夜长久沦落，我们三个从未如此想过！

梅菲斯特 这也难怪，你们远离红尘，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见过你们！你们到了那样地方去安居，那里荣华和艺术平等相处，那里一块大理石每天以双倍的步伐，灵巧地活现出一个英雄人物，那里……

福耳库斯的女儿们 快闭嘴，别勾引我们想入非非！即使知道得再清楚，又怎能够使我们有所作为？生于黑夜，与黑夜结亲，我们不但不为人知，甚至自己也觉得自己陌生。

梅菲斯特 如此说来，本没有多话好讲，但何妨把自己向别人转让。你们三位一目一齿已经够用了；不如把三位的实体放在二位身中，再把第三位的外貌暂时借给我，从

神话学上来说未尝不可以。

其中一人 你们觉得行不行？

另二人 不妨试试！——但不借牙齿与眼睛。

梅菲斯特 恰巧抽掉了最好的部位，这叫我怎能装扮得十全十美！

其中一个 闭上一只眼睛，这并不难做到，即使露出一颗大门牙，你的侧面就与我们姊妹惟妙惟肖。

梅菲斯特 叨光叨光，就这样办！

福耳库斯的女儿们 就这样办！

梅菲斯特 （装出福耳库斯之女的侧像）瞧我多么神气，俨然就是混沌的爱子！

福耳库斯的女儿们 不管争赢辩输，我们是混沌之女。

梅菲斯特 真是岂有此理！人们都会骂我是雌雄同体。

福耳库斯的女儿们 新的三姊妹何等标致，我们有两只眼睛、两颗牙齿！

梅菲斯特 我虽然受不了众目睽睽，却可以到地狱深渊去吓吓魔鬼。（下）

爱琴海的岩石海湾

〔月在中天。〕

美人鸟们 （分散在危岩上，吹笛并且唱歌）
从前忒萨利亚的魔妇
利用那黑夜的恐怖
褻渎地将你召下了天庭，
现在请从你的夜之拱门
泰然俯览震颤着浪涛
之粼粼波光柔和闪耀，
还照亮了浪涛无比汹涌，
涌出了群妖的骚动！
我们竭诚替你当差，
美丽的路娜，请对我们慈悲为怀！

男女海神们 （作为海怪）
请用更尖锐的嗓门大声地歌唱，
让大海跟着一块儿唱响，
把深处的水族都唤出来！
我们躲开风暴害怕的咽喉
准备向最平静的底层逃走，
优雅歌声把我们引到了这儿来。

瞧我们如此欢天喜地
拿金链来装扮我们自己，
除了宝石与王冠，
外加玉带与金钏！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收获：
在这儿触礁而被吞没的无数财宝，
你们用歌唱为我们弄到，
你们这些个我们海湾的妖魔！
我们知道在清凉的海水里
鱼儿上下沉浮，滑动而伶俐，
脆弱的生涯如此无忧无虑；
但你们隆重欢聚的一伙，
我们也许今天才听说，
你们不是鱼儿所能比。

美人鸟们

男女海神们

我们来到这儿之前
已经都知道这一点；
兄弟姐妹们，现在会加点急！
今天只要短短游程
就可得到非常的证明，
我们不是鱼儿所能够比。（下）

美人鸟们

他们匆匆走掉！
直奔萨摩特拉刻岛，
随着顺风而去了。
他们前往卡柏洛之国
究竟想干点什么呢？

那些神灵实在奇怪，
自我繁殖一代一代
却从来不知自己为何物！

温柔的路娜，发发慈悲，
快请停驻在你的高位，
好让黑夜依然逗留，
白昼不会把我们赶走！

泰勒斯 （在岸上对荷蒙库路斯说）我想向你引见涅柔斯老汉；我们距离他的洞府已不太远，可他性情乖张，头脑冥顽。整个人类他都瞧不上眼，这满腹牢骚的老古板。但是他已把未来预见，为此人人尊重他的名位向他请安；他也是为很多人积德行善。

荷蒙库路斯 我们不妨去拜访他！未见得就让我熄火碎瓶。
涅柔斯 我的耳朵是不是听见人声？怎么我内心怒气腾胸！芸芸众生却想把神仙当，但永远摆不脱那臭皮囊。自古以来我闲散如神，也得为善人做点好事情；但是看看最后完成的结果，仿佛我一切都是白说。

泰勒斯 海上老人，你深受世人仰慕；你是贤哲，请让我们在你身边！瞧这朵火焰，虽然近乎人类，它绝对遵从你的教诲。

涅柔斯 什么教诲！人类何曾看重教诲？金玉良言在愚钝的耳朵前如过路风。即使事实常狠狠责备自己，人们依然执拗如昔。当年帕里斯迷恋一个异邦女子之前，我曾经

像慈父一般把他规劝。那时他莽撞地站在希腊的海岸，我向他说我内心预见：风起云涌，红光荡漾，栋梁燃烧，下面是杀戮与死亡：特洛亚的末日到了，由诗人写成高昂的诗韵，千年之后叫人读了，仍然会心惊肉跳。老人的忠告在冒失鬼听来如同儿戏，他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伊利俄斯于是沦陷——就像长久折磨之后变僵硬了的巨人尸体，成为品都斯山上巨鹰丰盛的牙祭。还有尤利斯！我事先不也提醒过他魔女瑟西的狡狴，独眼巨人的厉害？他本人的犹豫，他部下的轻率，还有什么没说过，可何曾让他学到一点乖？一直到漂泊多年，为时很晚，才由海浪殷勤送上了岸。

泰勒斯 如此劣行诚然令贤哲汗颜，可善士何妨再试一回。些许的谢意会使他欣喜若狂，足以抵偿百磅重的忘恩负义。我们不是为了小事向你恳求，这孩子希望越长越心秀。

涅柔斯 别败坏我这难得有的兴致！今天可有盛大之事：我召来了我的女儿们，海上的美惠女神，多里斯是她们的母亲。奥林波斯也罢，你们的故土也罢，都长不出举止这么妩媚的美人。她们优雅异常地从水龙身上，跃上海神的马背，同水元素打成一片，就连泡沫都似乎顶着她们飞。最美的伽拉忒亚来了，坐着维纳斯的五彩斑斓的贝车，自从库普里斯遗弃了我们，她就在帕福斯成为名声显赫的女神。这娇娃继承了维纳斯的真传，掌有了神殿之城和辇座。

去吧！在我享受父爱乐趣的时刻，怀恨骂人实在不

合宜。去找普洛透斯！去问那个怪人，看人是怎样生成
又怎样转化！（向大海走去）

泰勒斯 我们这一步可真无功而返：就是遇见普洛透斯，他
马上也会遁形逃脱；即便他不逃，最终也只会说些怪话，
使人惊讶而迷惘。你既然要听听他的意见，我们且漫步
前往，试试又何妨！（下）

美人鸟们 （在岩石高层）

我们远远都看见了什么
从滔天白浪里匆匆地滑过？
仿佛有片片白帆移近，
凭借着一路的风顺，
看起来如此明亮，
原来是海女焕发容光。
且让我们攀援而下，
请听那儿人声无比喧哗！

男女海神

我们双手捧来，
应该使大家欢快。
刻罗涅的龟甲大无双，
驮着严峻神像亮堂堂：
我们请来了神明！
大家暂且把颂诗高吟。

美人鸟们

形体有限，
法力无边，
难船的救星，
自古备受无比崇敬的神灵。

男女海神 我们请来了卡柏洛，
办一次和平盛会如何；
在他们的神圣领地，
海神也必须彬彬有礼。

美人鸟们 我们比你们差得远；
要是一条船遇了难，
你们就会力大无边，
保护水手个个生还。

男女海神 我们请来了三位把祭享，
第四位却谢绝光临；
他说，他要为了大家着想，
因此才是唯一的真神。

美人鸟们 这个神戏弄那个神，
看来未尝不是不可能。
你们需要尊重神恩，
你们要提防灾星！

男女海神 他们本来是七位。

美人鸟们 哪儿呆着那三位？

男女海神 我们实在是说不清，
要到奥林波斯去打听打听；
那儿可能还有那第八位，
至今没人来理会他。
我们谨候上苍恩典，
可一切尚未兑现。

这些无与伦比的诸神
有如挨饿者充满憧憬，
不断向前追寻
无法到达的幻境。

美人鸟们 无论何处有神座，
 日升月恒真寥廓，
 我们惯于去作祈祷，
 祈祷终归有好报。

男女海神 我们带头行着大典，
 且看荣耀达顶点！

美人鸟们 古代英雄就算再荣耀，
 可跟你们比不过：
 要说他们弄到金羊毛，
 你们请来了卡柏洛。

〔以合唱形式重复

要说他们弄到了金羊毛，
我们〕
你们〕 请来了卡柏洛！

〔男女海神走过去。

荷蒙库路斯 我把这些个丑货
 比作粗陋瓦罐；
 智者拼命琢磨
 赶快把脑袋磨穿。

泰勒斯 此即世人之所贪：

钱币生锈才会合算。

普洛透斯 （隐身）我这个老扯淡才高兴！

越是古怪越显得可敬。

泰勒斯 普洛透斯，你在哪儿？

普洛透斯 （作腹语，时近时远）这儿！在这儿嘞！

泰勒斯 我原谅你这套老把戏；对朋友可别弄虚作假！我知道你总是从骗人的位置来说话。

普洛透斯 （仿佛从远处）再见！

泰勒斯 （对荷蒙库路斯低语）他就在附近。赶快放光！他好奇就像鱼一样，随他变形往哪儿呆，总可用火焰把他引出来。

荷蒙库路斯 我马上放光，放得尽量多些，可也得节制点，否则就会把玻璃瓶儿炸破。

普洛透斯 （变成大龟形状）这是什么光，闪得多漂亮？

泰勒斯 （把荷蒙库路斯遮住）好！你要有兴致，可以走近一点观赏。不妨费点劲儿，现出你长两条腿的人样！谁想瞧瞧我们遮住的东西，先需要得到我们的许可，看我们愿不愿意。

普洛透斯 （变出贵人模样）真想不到你还精通人情世故。

泰勒斯 化身变形仍然是你的志趣。（将荷蒙库路斯显露出来）

普洛透斯 （愕然）一个发光的小不点儿！真是见所未见！

泰勒斯 他来求教，只希望长得齐全。我听说他很古怪，只诞生了一半：精神方面他倒不缺什么，在实体功能方面却差得很远。至今他只能靠玻璃才获得重量；可肉体化

方才是他的首要愿望。

普洛透斯 你真是个狗娘养的：不该有的时候偏有了你！

泰勒斯 （低声）其他方面看来，也并非无可挑剔：我觉得他好象是雌雄同体。

普洛透斯 这样反倒更快如愿以偿；不管他干什么，将无往而不顺畅。这里不需多费心计：你得在大海里做起！在那儿先从小处着手，并乐于吞咽最小的元素，这样就会慢慢地成长起来，使自己获得更高的成就。

荷蒙库路斯 这儿一阵和风吹来，万物发青了，芳香之气使我不胜欢快！

普洛透斯 我相信你，可爱的少年！再往前走，还会更加快活，在这伸出来的狭长的海滩，氛围更加不可言说。前面我们看见一队人，飘荡而来，越来越近。和我一起去吧！

泰勒斯 我也一起去。

荷蒙库路斯 三神同行，千古奇闻！

〔罗得岛的忒尔喀涅斯人，手执海神三叉戟，骑在海马和海龙上。

合 唱 我们为海神锻造了三叉戟，
 他用来把狂涛平息。
 雷神将乌云布满了天空，
 海神他会回报这可怖的轰隆声；
 上面闪出了锯齿形的电光，

下面涌起了一层层巨浪；
其中有惊恐而挣扎的生命，
久经折腾终于被深渊吞并；
因此他如今把权杖交给我们——
我们浮飘着，壮观，镇静而且舒心。

美人鸟们 你们曾经把日神来祭祀，
福分是由晴天所赐予，
此刻月神也倍受到崇敬，
我们向你们表示欢迎！

忒尔喀涅斯人 万人景仰的女神，你高居在夜的苍穹，喜欢
倾听人们赞美令兄！请垂听一下幸福的罗得岛，那儿有
一缕永恒的颂歌袅袅。他开始白昼的行程，从而完成，并
且以火一般的光归望着我们。山呀，城呀，岸呀，还有
波浪，——都合乎神的心意，显得明媚而又敞亮。从没有
浊雾包围我们，即使蔓延进来，经过日照风吹，岛又
重新变得清洁可爱！高高在上者眼见自己有无数量身，或
青年，或巨人，或雄伟，或温存。是我们最初用尊贵的人
形，来建立神的威棱。

普洛透斯 你且让他们歌唱，让他们夸张！与太阳强烈的圣
辉相比，死板的雕像不过是儿戏。他们孜孜不倦地锻造，
塑成，用青铜浇铸出来，这时便自以为了不起。可是这
些自负者最后又将怎么样？神像诚然巍峨高大，——一
次地震就把它们毁光；它们久已被重新熔化！

跟土块打交道，不论干什么，永远不过是苦役；波
浪才对生命更有益；并且让普洛透斯的一海豚把你领向

永恒的水域。（变形）变成了！我把你驮在背上，送你去跟海洋成婚：你在那儿会步入最美的佳境。

泰勒斯 遵照那值得赞美的祈祷，从头开始你的创造！准备迅速行动！按照永恒的准则振奋，通过化身成千种万种，久而久之你会成人。

〔荷蒙库路斯骑上普洛透斯——海豚。

普洛透斯 且作为精灵随我走向那濡湿的远方，在那儿你会活得自由而久长；只是千万别攀向较高的品级：因为一旦变成了人，你就会万事大吉。

泰勒斯 到那时再说；能够及时做个堂堂正正的人，那倒也很不错。

普洛透斯 （对泰勒斯）就像你这样一个人！倒也可以混上一段时间；因为在那惨白的精灵群中，我看见你已有好几百年。

美人鸟们 （在岩石上）是怎样的一圈薄云

给月亮围得如此浓晕？

是鸽子被爱情所振奋，

翅膀像光一样得白净。

帕福斯送来了它们，

她的热情的鸟群；

我们的盛会就会圆满成功；

欢畅的欣悦，洋溢而清新！

涅柔斯 （走近泰勒斯）一个夜行人他会把这月晕称之为气象；可是我们精灵完全两样，自有唯一的正确的主张：是那些鸽子在护送我女儿的贝车，它们很久以前就学会了，

飞行的方式非常奇特。

泰勒斯 在宁静的暖窝，有神圣的事物活着，使正人君子感到高兴，我也认为是最好的事情。

普绪罗人和马耳西人 （骑海牛、海狍和海洋上）

库普洛斯蛮荒的洞窟，
没有被海神所掩覆，
没有被地震变成为废墟，
周围有永恒的和风在吹拂，
恰如最古时日一般
感到宁静而且自觉的欣忭，
我们守护着库普里斯的车辇，
趁着夜风在沙沙作响，
穿过轻柔的波网，
不让新来的种旗窥望，
送来了最可爱的女郎。
我们悄悄奔忙而且无所顾忌，
不怕雄鹰，不怕插翅狮，
不怕十字架，也不怕月亮。
任谁高高在上，
听凭怎样轮流称霸，
相互地逐杀，
毁坏城池与庄稼。
我们照旧在奔忙不停，
护送着最可爱的女主人。
美人鸟们 轻盈起步，不慢又不紧，

围着车辇，一圈又一圈，
时而串行，难解又难分，
像蛇一样，首尾相衔，
走近前来，涅柔斯之女，
健壮的少妇，可人而且放荡，
温柔的多里斯之女，请和
伽拉忒亚同来，她是母亲的肖像：
仰之端庄，和神无殊，
名不虚传，实堪永垂，
但又像人间的丽姝，
充满了诱人的妩媚。

多里斯的女儿们 （合唱着从涅柔斯身旁走过，全体都骑着
海豚）

月神路娜，请把光与影借给小女，
好照亮这个如花似玉的少年！
因为我们想要把可爱的丈夫
向我们的父亲引见。
（向涅柔斯）
这些少年经我们抢救，
才能逃脱狂涛的虎口，
他们躺在芦苇和苔藓上很久，
终于缓过气来，向天光昂起了他们的头，
他们必定会以热烈的亲吻
真诚地报答我们的救命之恩；
请慈详地眷顾一下这些个好人儿！

涅柔斯 一举而两得，真是划算：与人为善，自己也感到欣然。

多里斯的女儿们 父亲，你既然对我们的做法并没有见怪，请容许我们享受正当获得的愉快；让我们绿树常青，把他们紧紧搂抱，抱在这永远年轻的胸怀！

涅柔斯 请尽情欣赏美丽的猎物，招赘这些少年做你们的佳婿！只是长生不老必须经宙斯允许，我可不能随便赐予。波浪把你们颠来倒去，也不能够让爱情永驻，一旦厌倦无味，兴致毫无了，再轻轻送他们登陆！

多里斯的女儿们 可爱的少年，我们的命根，你我即将悲伤道别；我们曾经海誓山盟，可诸神却不宽缓。

少年们 如果你们将来还念着一日之雅，
好样的，水手之子个个都知足！
我们富有到无以复加，
决不会再得陇望蜀。

〔伽拉忒亚乘坐贝犂而来。〕

涅柔斯 是你吗，我的心肝！

伽拉忒亚 哦爸爸！向你问候！海豚啊，请您停一停！我可瞧不够。

涅柔斯 过去了，她们过去了，旋着圈子移动；她们竟然不在乎内心激荡！啊！带我一起去多好！哪怕瞧上一眼，也抵偿了整整一年。

泰勒斯 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春风满面光采照人，为美和真所弥漫……一切均由水发源！！一切均靠水维持！哦海洋，请永远施行统治！如果你不发出云气，不捐赠无

数细溪，不到处转出河沟，不形成浩瀚江海，山脉又会怎样，平原又将如何？须知你是使万物蓬勃之源。

回 声 （四周集体合唱）是你使万物生机磅礴！

涅柔斯 他们影影绰绰，远方来归，却再不能相聚相会；围成一个扩大的轮舞圈，显示出庆典的规范，数不尽的人群在蜿蜒。可是伽拉忒亚的贝辇座，我却一遍又一遍地瞧着，在群体中像明星一样光采照人。美妙的光辉照耀着人群，虽然相隔遥远，但却照得历历在目，如在眼前，又近又真。

荷蒙库路斯 在这可爱的水气里，
我所照亮的一切东西，
原来都这么动人美丽。

普洛透斯 在这创造生命的水心，
你的光与它交相辉映，
发出了美妙的乐音。

涅柔斯 人群当中，还有什么新秘密将展示在我们眼前？贝车周围，在伽拉忒亚的脚下，还有什么在燃烧？时而烈火熊熊，时而又温情脉脉，似乎触及了爱情的脉搏。

泰勒斯 是荷蒙库路斯为普洛透斯所勾引！……这可是专横恋慕的表征，耳中似乎传来惶惶不可终日的呜咽声；他将在灿烂的车座上碰碎自己：着火了，发光了，已经漫溢！

美人鸟们 是什么火怪照亮波浪，让它们相互撞击而发光？于是闪耀，荡漾，照向前方：物体在夜路上燃烧，周围一切被火所包抄。那么，还是让开创万物的厄洛斯来主导！

全体合唱

万岁海洋！啊！万岁波涛，
你们被圣火所环抱！
水啊万岁！火啊万岁！
万岁这稀世的际会哟！
万岁微拂的风！
万岁这不可思议的坑洞！
让这里一切都受到庆祝，
你们就是四大元素！

第三幕

斯巴达的墨涅拉斯宫殿前

〔海伦上，被俘特洛亚女子合唱队〕。

〔潘塔利斯，是合唱队的女领唱。〕

海 伦 毁誉参半海伦我，从我们刚刚登陆的海滩走来，一直在为海上狂涛的猛烈摇荡搞得不知所措；这股子狂涛凭借海神的恩惠和东风的力量，把我们驮在了它如马鬃飞扬的高背上，从佛律癸亚平原一直驮到祖国的海湾。就在那边下面，墨涅拉斯王正在同他的最英勇的斗士们一起，庆祝他们的凯旋。但是，你这高大的屋宇，欢迎我们吧，你是我父廷达瑞俄斯归国后在帕拉斯山的斜坡上建造的，我在这里同姊姊克吕泰涅斯特拉、同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一起，快乐地玩耍着长大，你的辉煌壮丽超过了斯巴达所有的宫殿。同你们问安，你这两扇大铜门！当初墨涅拉斯以新郎的英姿向这个众里挑一的我灿然走来，正是通过你来向宾客敞开的这两扇大门。你们再次向我敞开吧，这样我就按照为妻的本分，忠实地执行王的一次紧急命令。让我进去吧！让一切留在我身后，它们如同宿命一样至今还把我困扰。因为自从我欢天喜地

走出这里，遵照神圣的义务朝拜库忒拉的神庙，不幸在那儿被一个强人，一个佛律癸亚人抢走以来，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尽管为四面八方的人们津津乐道，可要是不断被添枝加叶，以致成为奇谈谬论，试问谁又会高兴听到。

合 唱 请不要再轻视，华贵的夫人，
 你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财富！
 因为只有你才能配享这齐天的洪福：
 那高于一切的美人盛誉。
 英雄的大名比本人先行，
 他这才昂首阔步，洋洋得意；
 可在征服一切的美人面前
 最强的男人马上都将会低声下气。

海 伦 别说了！我同我的丈夫乘船到这里来，现在他派我先进城去；他意欲何为，叫我实在费猜。我来做妻子？还是我来当王后？还是一件牺牲品，用以祭奠君王的惨痛，祭奠希腊人长期忍受的灾害？我被征服了；是否沦为阶下囚，我可不知道！因为不朽的神灵为我注定了模棱两可的名誉和命运，它们是美色靠不住的同路人，甚至就这道门槛上扶持我，都露出了阴沉的威胁之色。因为在这已凹陷的船上，丈夫几乎没有望我一眼，连一句高兴话都没有同我讲过。他坐在我对面，仿佛包藏着祸心。可是，先行的船只开进了欧洛塔斯河的深湾，船头还没靠岸，他这时好象奉神明之命，说道：“我的战士们要在这儿依次地登陆；我要检阅他们在海滩上排好的队伍。但

你得继续前行，沿着神圣欧洛塔斯河的富饶河岸向上游前行，在肥沃牧场的花草之间策马前行，直到你抵达那美丽的平原，那儿曾是空旷的沃土，后来建立起拉刻代蒙城，四周环绕着严峻的山峦。然后，你走进那高耸的王宫，检阅我留在那儿、和精明的管家婆一起的宫女！叫她们将丰富的宝藏呈献给你过目，那是你父亲遗留下来的，我本人在战时和平时也不断有所聚积和增补。你会发现所有一切都摆得整齐顺眼：因为要让君王回府之时来，看到家里一切全都原封不动，这正好是他的特权；因为臣仆无权将任何的事物改变。”

合 唱 且用那有增无减的奇珍异宝
 来娱悦你的眼睛与胸脯！
 因为这美丽的项链，豪华的王冠，
 骄傲地摆在那里，神气十足。
 你且走进去朝它们挑战，
 它们很快就会披挂上阵。
 看看美人怎样和黄金、珍珠
 和宝石比试一下，我真是高兴。

海 伦 接着君王又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在你依次检阅了一切之后，你去收集香炉，你认为要多少就收集多少，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容器，献祭人在完成神圣庆典仪式时需要放在手边的那些容器，例如锅釜、杯碗以及浅圆盘之类！从圣泉汲来的最洁净的水就盛在高罐里；此外还要

准备干柴，好把火尽快地点燃；最后还少不了一柄磨快的刀；至于其它的一切，我就交给你费心照料。”他这样说着，并催促我赶快离去；可是，他为了供奉奥林波斯诸神，究竟要杀哪一个生灵，这位发号施令者却一个字也没向我透露。真是让人费猜！但愿我不再担心，一切都留给高高在上的诸神来安排，他们随心所欲地完成了一切，不论世人认为是好还是坏；我们这些凡人对此也只能忍耐。献祭的人多少次扬起了重斧，准备向匍伏在地的献牲的颈项砍去，可一次也没砍成；只因能临近的敌人或神明来干预，他才会受到了拦阻。

合 唱 将要发生什么，你真的无从知晓；
 王后，还是鼓起勇气来
 走进去吧！
 是好或是坏
 世人何曾预料：
 即使预告，我们也同样相信不了。
 特洛亚不是被烧光了么，我们不是
 亲眼看见了死亡，屈辱的死亡吗？
 我们不是高高兴兴
 又在这儿与你相聚，将你伺候，
 看见了天上耀眼的太阳
 和人间最美的形象——
 你多么仁慈，我们又多么吉祥？

海 伦 爱怎样就怎样吧！不论前景如何，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登上这宫殿，我离开它很久了，时刻向往着，几乎再也见不到了，但不知怎么搞的，它又一次出现在了眼前。可我的双脚却不再那么大胆，带我去上儿时一跃就过的高高的台阶。（下）

合 唱 可怜我们被囚禁的姊妹们，
 把所有的痛苦
 远远地抛开吧；
 来分享女主人的幸福吧，
 来分享海伦的幸福，
 她又回到了祖居的炉灶旁，
 虽然回来晚了，
 却是用更加坚实的
 脚步欣然走过来！

赞美神圣的、
为人造福的、
迎人回家的神明吧！
被释放者好像
生了翅膀一样飘飞
过了种种崎岖荒芜然而
被囚禁者却枉然满怀的憧憬
伸开双臂遥望着
监狱的高墙而憔悴。

但是有一位神明掌握了她，
那背井离乡者，
把她从伊利俄斯的废墟
带回来
回到了古老的、修葺一新的
祖居，让她在
经历着无从言说的
苦与乐之后
重新记起了
早熟的童年。

潘塔利斯 （作为合唱队的女领唱）请离开那些欢欣鼓舞的唱歌小道，把眼光转向那两扇门！我看见了什么啊，姊妹们？怎么王后急冲冲迈步走向了我們？这是怎么回事，伟大的王后，怎么你在你的殿堂里没有受到侍女们的欢迎，反倒遇见什么使你胆战心惊？你可不需要隐瞒；因为我在你的额头看见了嫌恶的表情，看见了一种同骇异作斗争的高贵的义愤。

海 伦 （让门扇大开，激动地）宙斯的女儿可不屑于流露卑微的畏惧，倏忽即逝的惊吓之手也不会同她接触；可是，从太古黑夜的腹中升出来的恐怖，千变万化地辗转翻腾，好似从火山洞口喷出的炽云，甚至使英雄的胸怀为之震惊。今天似乎冥府的鬼神可怕地招手引我走进庭院，以致于我宁愿像逐客一样，远远避开我踏过多少次又长久向往的门槛。啊不！我已退让到光亮里来了，你

们再也不能驱赶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神魔！我计划献祭去；被扫除过的炉灶烈火熊熊，将会像欢迎主人一样事欢迎主妇。

合唱队领唱 尊贵的夫人，不论你遇见什么，都请向你的侍女们讲，她们恭敬地伺候在你的身旁。

海 伦 我遇见了什么，你们可以亲自过目，如果古老黑夜没有立即吞没一切。但为了让你们明白，我将用语言向你们说一下：正当我庄严地走进王宫幽暗的内室，琢磨首先应当如何着手之时，对于荒凉走廊的一片沉寂不免大为惊讶。耳朵已听不见来回行走的脚步声，眼睛看不见办事仓猝的紧张气氛，我面前已没有了侍女，没有了女管家，她们要是在平时会出来迎接任何陌生人。但我走近了炉膛儿，却在行将熄灭的微温余烬旁，看见了地上坐着一个把脸蒙得紧紧的高个子女人，不像是在睡觉，倒如同是在沉思默想。我下命令叫她起来工作，猜想她也许就是丈夫离开时郑重指派留下来的那个女管家；可是她裹着衣服坐在那儿，纹丝未动。最后她动了一下右手，回答我的威吓，好象要把我从炉灶和厅堂赶走。我愤怒地从她身边转过来，匆匆向台阶走去，那儿高耸着我们华丽的洞房，近旁不就是宝库；可是那个怪物突然翻身而起，蛮横地拦在我面前，于是显露出了瘦长个子，深陷的血污的眼睛，怪模怪样令人看不清也想不出。可我这也是说废话；因为语言想要和造物主一样创造形象，不过是白搭。你们自己瞧吧！她竟敢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必须知在国王回来之前，我们就在这里做主人当家。

可怕的黑夜产儿总会被爱美的福玻斯赶到洞中去，或把他来镇压。

〔福耳库阿斯出现在门柱之间的门槛上。

合 唱 尽管两鬓仍然飘着
青春的鬈发，我可饱经沧桑！
我见过很多惊险的场面，
譬如伊利俄斯沦陷之夜的
战争惨象。

通过烟雾缭绕、尘土飞扬的
杀伐之声，我听见有诸神
在可怕地叫喊，听见纠纷女神
铜钟般的声音响彻了战场
传向了城墙。

哦！它们仍然屹立着，伊利俄斯的
城墙；但是火焰的红光
从左邻照到了右舍，
在这里那里蔓延了开来，
用自己发出的风暴
向夜的城池刮去了。

我逃窜着从烟和火

以及伸出火舌的烈焰
看见愤怒得吓人的诸神终于临近了，
他们奇形怪状高似巨人
大步地跨过了
火光照耀的浓烟。

是我看见这种混乱？或是
我那为恐怖所包围的心灵
把它想象出来？我永远也
说不清，但是我在这儿亲眼
见到了这些惨祸，这一点
我倒十分地确信；
简直可以用手抓住它，
如果不是恐惧使我
不敢同这危险接近。

你可是福耳库阿斯的
哪一位女儿？
因为我想把你和
这个家族比较一下。
或许你是生下来就满头白发、
交互使用
一只眼睛与一颗牙齿的
格赖埃老姊妹中的一个？

你这丑八怪竟然敢
与美人并肩而立
出现在福玻斯的
慧眼的面前？
那么你就尽管现出原形吧，
因为他对丑不屑一顾，
正象他神圣的眼睛，
从不看影子一样。

可是，悲惨的厄运，唉，
却逼迫着我们凡人
经受可憎的永远不祥者
为爱美者所招致的
那不可言说的眼患。

是的，听着，假如你厚颜无耻
跟我们作对，那就请听诅咒吧，
听神明他所造的
幸福者骂人的口中发出来的
各种各样威胁的斥责吧！

福耳库阿斯 这句话虽然很古老，意思却依然真实而高尚：羞耻与美貌从来不会一起手挽手，走在人间苍翠的小径上。古老的宿怨根深蒂固地藏在了二者之间，无论它们在哪儿相遇，每个都向着对手把背转。然后分道扬镳，各自

匆匆地向前把路赶，羞耻神色愀然，美貌则肆无忌惮，直到冥府的空洞的黑夜终于把她拥抱，如果不是年龄事先把她局限。现在我可找到了你们，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目空一切地从异邦涌来，就像一群嘎声聒噪的野鹤，状如云带般飞越我们头上，把它们的嘎嘎喉鸣传送下来，引得肃静的行人都翘首而望；但是飞者自飞，行者自行，各不相让；这种情况正同我们一样。

你们是谁，竟敢在高贵的王宫里像酒神侍女一样酩酊大醉地，恣意骚扰？你们是谁，竟然敢对王室的女管家像群犬吠月一般大喊大叫？你们是否妄想把你们的出身对我隐瞒，你们这些由战争生育、由杀戮培养的小坏蛋？你们迷恋男人，既被人勾引，又去勾引人，把军人与平民两者的精力都消耗干净！瞧你们挤成一团，我觉得就像一大群蝗虫俯冲下来，都布满了绿色的秧苗。你们是吞噬别人劳动成果的蛀虫！偷偷吞食萌芽财富的馋猫！你这已被抢到手的货物，不过任人拿到市场上出卖和对调！

海 伦 谁敢当着夫人的面来斥责侍女，谁就大胆侵犯了主妇的治家特权；因为也只有她才应当褒奖值得嘉许的一切，惩罚不可饶恕的事端。何况当强大的伊利俄斯被围困以至陷落之际，她们为我所服的劳役，令我相当满意；我们在颠沛流离之中，忧心忡忡地轮番着忍受着各种困厄，那时人人通常只顾自己，可我对她们的谢意有增无已。即使在这里，我也可以从这些勤快的人们期待同样

的伺候；主人并不问谁当仆人，只讲究他服务的态度。所以，请你静一静，别再对她们龇牙咧嘴！你代替主妇把王宫看管至今，这份功劳倒是问心无愧；但现在她本人回来了，——那你就请自便吧，免得惩罚代替了应得的恩惠！

福耳库阿斯 威吓家仆仍然是一件伟大的特权，天神保佑的统治者的高贵夫人通过长年贤明的主管倒也受之心安。而如今你又获得承认，重新登上了王后和主妇的旧位，那么就请抓住久已松弛的缰绳进行统治吧，占有财富连同我们这些奴婢。但是首先还请对老身另眼相看，不要把我跟这一伙人等量齐观，她们在你这天鹅般的美人旁边，不过是那些惊叫的笨鹅羽毛凌乱。

合唱队领唱 丑在美旁边显得多么丑陋！

福耳库阿斯 蠢在聪明旁边显得更加蠢！

〔此后合唱队员一个个离队答话。〕

合唱队员一 讲讲你父亲厄瑞玻斯，讲讲你母亲黑夜！

福耳库阿斯 那么，你就谈谈你亲爱的外甥斯库拉！

合唱队员二 你的家谱里产生过许多妖怪吧。

福耳库阿斯 滚到阴曹地府去！到那产生去攀你的亲戚！

合唱队员三 住在这儿的，对你未免都太年轻了。

福耳库阿斯 去找忒瑞西阿斯那个老头儿吊膀子去！

合唱队员四 俄里翁的奶妈是你的玄孙女。

福耳库阿斯 我想，是哈耳庇厄用粪便把你喂养大的。

合唱队员五 你长得这么干瘦，请问都吃些什么？

福耳库阿斯 总不是吃你视为命根子的鲜血。

合唱队员六 你爱吃死尸，自己也会变成令人恶心的死尸！

福耳库阿斯 你这无耻的狗吐出了吸血鬼的牙齿。

合唱队领唱 我要说出你是谁，我就会堵住了你的嘴。

福耳库阿斯 先自报大号！哑谜就可以解开。

海 伦 不是生气，而是忧虑，我这才介入你们中间，禁止这场轮番斗口的喧阗！因为对于家主来说，最怕莫过忠仆之间明争暗斗，同脓疮一样蔓延。他的命令所得到的响应，再也不能协调一致地变成迅速实现的功绩，不，而是在他周围故意地大吵大闹，弄得他自己也晕头转向，怎么斥责已是徒劳。还不止于此。你们粗俗的怒骂，还召来了恐怖幽灵的丑恶面目，它们把我围挤着，使我尽管置身于故国的原野，却觉得自己被拖进了阴曹地府。这难道是记忆？还是当年折磨过我的恶变？这一切是我的过去？或是我的现在？还是我的未来，那个倾城倾国的女人可怕的梦境？侍女们个个胆战心惊；可你，最年长的一位，却泰然自若地站着；务请给我讲个分明！

福耳库阿斯 回想多年享受过的种种幸福，最终会觉得最高的隆恩也不过恍然一梦。而你，天姿过人，风华倾域，在生命无时无刻不只看见钟情的男人，他们很快地就冲动起来，为你从事各种最大胆的冒险举动。忒修斯早就抢走了你，他一旦为色欲所刺激，就如同美男子赫刺克勒斯一样健硕无比。

海 伦 我那时只是一个十岁的瘦小狗，他就把我拐走了，关在了阿菲德诺斯的阿提卡城堡。

福耳库阿斯 但很快被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解救出来，从此

引来一大群出类拔萃的英豪在你周围。

海 伦 可我愿意承认，酷肖珀利得斯的帕特洛克罗斯才最
得我的欢心。

福耳库阿斯 可令尊大人却决意把你许配于墨涅拉斯，那勇
敢的航海家，也是护家的人。

海 伦 他把女儿给了他，还给他治国的权责。我们婚后便
生出了赫耳弥俄涅。

福耳库阿斯 但当他远航克里特岛去争夺遗产时，你这个独
守空房的少妇碰上了一个英俊多情娇客。

海 伦 你怎么提起那段守活寡的日子，我可不正因此大祸
临头？

福耳库阿斯 那次远航甚至把我这个生来自由的克里特女人
也给囚禁起来，从此长年就沦落为奴。

海 伦 他却马上安排你到这儿来当女管家，把许多家产，包
括城堡和冒险挣得的财富，都托付给了你照管。

福耳库阿斯 你却将之抛于脑后，转身前往伊利俄斯由塔楼
包围的城池，去享受那不尽的男爱女欢。

海 伦 别提什么欢愉快乐！过于辛酸的悲苦无穷无尽，倾
注到我的头顶和胸际。

福耳库阿斯 但听人们说，你有两个化身，一个出现在伊利
俄斯，一个却到了埃及。

海 伦 可别把我弄的神态癫狂！即使现在，我究竟是哪一
个，我也同样无从把握。

福耳库阿斯 后来听人说：阿喀琉斯还从重浊的幽界上到这
儿来，和你打得火热，他早就爱上了你，竟敢把命运的

决定违抗。

海 伦 我不过是个幻象，跟他那个幻象相结合而已。这是一场梦，传说也是这样。我就要消失，甚至对我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昏倒在半个合唱队的手臂中）

合 唱 住口！住口！
你这个贼眉贼眼、爱胡说八道的妖怪！
从如此丑陋的独齿的
嘴唇，从那恐怖的
粗喉咙又能喷出什么好东西来！
因为伪装行善的恶人，
还有披着羊皮的狼，
我觉得远比
三头犬的大嘴更可怕。
我们忐忑不安地窥望着：
看潜伏着的妖怪
竟然这般的恶作剧
何时、何地又怎样暴发？

而今你不再用那富于慰藉的
让人忘旧的呢喃软语来表示友好，
反而倒勾起了种种往事
凶多而吉少，
连带着把
眼前的光彩

以及那未来的微微闪耀着的
一线希望之光也一并全抹掉。

住口！住口！
要让正在准备飞逝的
王后的灵魂
都留下来，挽留住
太阳所曾经照过的
天下的第一美人。

〔海伦清醒过来，重新站在中央。〕

福耳库阿斯 今天崇高的太阳，从飘忽的云层出来吧，你披上面纱已经够迷人，何况现在如此灿烂辉煌！大千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你用仁慈的目光把它观望。虽然他们骂我丑陋，可我多少也能把美鉴赏。

海 伦 我颤巍巍走出了眩晕时被它围住的一片荒凉，我还想再休息一会儿，因为我的肢体困顿不爽，但是不管受到什么惊吓，都要镇定自若，奋发图强，这才会合乎王后的身分，其实人人都应该这样。

福耳库阿斯 你站在我们的面前，显示了你的伟大和美丽，你的眼色表明了你在发号施令！你有何吩咐，务请直言不讳！

海 伦 你们的争吵耽误了好多事情，要准备加以弥补！赶快去承担一副牺牲，按照国王给我的吩咐！

福耳库阿斯 杯盘，香炉，利斧，万事俱备，有的用来喷洒，

有的用来薰炙；但是请指示拿什么来献祭！

海 伦 这个，国王倒没指示。

福耳库阿斯 没有说？那可是预兆了滔天大祸！

海 伦 你会闯到什么大祸？

福耳库阿斯 王后，牺牲正是指的你！

海 伦 指我？

福耳库阿斯 还有面前这些人！

合唱队 真是福从天降！

福耳库阿斯 你就要被利斧所砍倒！

海 伦 多可怕！可也预料到！我实在糟糕！

福耳库阿斯 我看这也是在劫难逃。

合唱队 唉！还有我们？会惹什么祸？

福耳库阿斯 她倒会死得高尚；可你们得像落进网里的鱼，轮番挣扎在室内支撑屋顶山墙的高梁上。

〔海伦和合唱队惊恐万状地站着，组成了预先导演好的触目惊心的群像。

福耳库阿斯 鬼魂！——你们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害怕离开并不属于你们的白昼。世人跟你们一模一样，也都是些鬼魂，也舍不得把这崇高的阳光抛丢；可没有人发出恳求，或把他们从末日加以挽救；他们心知肚明，只是很少人会甘心承受。不要再说了！你们就要灭亡！那么赶快动手！

〔拍手；门口应声出现戴假面的矮人，他们立刻敏捷地执行发出的命令。

这儿来，你阴沉的滚圆的妖怪！滚到这儿来：这儿

可以任意破坏！快摆好装有金角的活动祭坛！还有利斧亮晃晃放在银质的边缘！再把水罐灌满，好洗掉黑血留下的可怕的污斑。昂贵的地毯铺在这块灰土上，以便牺牲跪在上面，俨然不失皇室风范，即便身首异处，也好马上用地毯把她裹住，并按照适当的礼仪安葬。

合唱队领唱 王后站在一旁沉思默想，侍女们就像被割下的牧草日渐憔悴；但是我身为最年长者，觉得义不容辞，应当同你这位老老太婆把话对。你见多识广，懂事明理，对我们似乎并无恶意，虽然真是不识抬举，这一群蠢材冒犯了你。有什么良方妙药可能你知道，务必请不吝赐教才好。

福耳库阿斯 说起来也容易！要保全她自己，再加上你们，只取决于王后本人。需要下定决心，还得办事灵敏。

合唱 你最可敬的命运女神，最开明的女巫，请把张开的金剪收拢，把白昼和幸运向我们宣布！因为飘浮、摇晃、摆荡颇不适意，虽然我们的小肢体原本想在舞蹈中舒服一下，再到情人怀里去休息。

海 伦 让她们忐忑不安去！我只有痛苦，没有恐惧；如蒙赐教解救办法，我们将会不胜感恩。深谋远虑的明达之士确然见人之所未见，能人之所不能。那就请说吧！

合唱队 说吧，快说给我们：我们如何摆脱那可怕的、残酷的套索，它们正在作为最邪恶的首饰危险地套着我们的颈脖？我们这些可怜虫预感到就要窒息，就要断气，如果你瑞当，众神的高堂大人，不对我们发发慈悲。

福耳库阿斯 你们能否耐心我长篇大套？这可是各种各样的

陈词旧调。

合唱队 席耳恭听！听着就能活命。

福耳库阿斯 谁呆在家里照管贵重的财宝，懂得把高大寓所的墙垣用泥灰粘牢，为了防雨还把那屋顶盖好，他就可以一生平安。但是，谁要是脚步轻率放肆地跨过了门槛的神圣准绳，他回得家来将发现旧居面目全非，尽管还没有完全拆毁。

海 伦 何必在这儿旧事事提？你既想讲往事：就别提这些惹人厌烦！

福耳库阿斯 这可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决不是人身攻击。且说墨涅拉斯驾着海盗船，从一个海湾抢到另一个海湾；沿着海岸和岛屿，他走一路，抢一路，战利品都带了回来，一股脑儿都堆在这里面。他在伊利俄斯城下消磨了整整十年，在回家路上又不知耽误了多久。只是廷达瑞俄斯的宏伟宫殿周围情况又如何？睦邻关系有没有？

海 伦 难道骂人的恶习已根植于你心中，不吹毛求疵你难道就开不了口？

福耳库阿斯 多少年来有一片荒凉的沟壑，在斯巴达后面向北方渐次升起升成了高坡，背后还是塔伊格托山，欧洛塔斯河有如活泼小溪从中滚滚流下，流经我们的山谷，向广阔的芦苇丛流去，去饲养你们的天鹅。在后面静静的山谷深处，有一支剽悍的种族，从齐墨里族的夜国冲到这儿来定居，为自己筑起难以翻越的坚固壁垒，从那儿恣意蹂躏附近的田地和土著。

海 伦 他们竟有这番本领？看来简直不可能。

福耳库阿斯 他们有时间：也许一共花了二十年。

海 伦 可是有一个是头儿？还是许多强盗结成帮？

福耳库阿斯 他们不是什么强盗，倒有个首领。我并不刁难他，虽然他也招惹过我。他本可以拿走一切，但却满足于一点点随意馈赠，依他的说法，可不是什么贡品。

海 伦 他的长相如何？

福耳库阿斯 不坏！我对他颇有好感。他活泼、勇敢、体态伟岸，懂事明理，在希腊人中间实在少见。人们把这个民族斥为野蛮；可是我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是那么凶残，一如许多英雄人物在伊利俄斯城外证明自己是吃人生番。我尊敬他的豪迈，我信赖他的品德。还有他的堡垒！你应当亲自去瞧瞧！它完全不同于你们祖先随便搭砌的、像是由独眼巨人用硕大石块堆成的粗陋墙壁！相反，那儿横砌也罢，竖砌也罢，都砌得整整齐齐。从外面瞧瞧！那城堡高耸入云，坚固稳定，严丝合缝，像钢铁一样光滑照人。至于攀登上去——只怕连做梦都不敢想。里面的大庭院都宽敞明亮，周围建筑物各有用途，各式各样。我们可以看见圆柱，小圆柱，拱顶，小拱顶，还有里外望得见的阳台，走廊和纹章。

合唱队 什么叫纹章？

福耳库阿斯 埃阿斯的盾牌上有一条盘蛇，你们自己曾经观赏。进攻忒拜的七位英雄，每位都在自己的盾牌上刻有含意深刻的图像。可以看见夜空的月亮和星辰，还有那女神，英雄与云梯，刀剑，火炬等等，以及严重威胁善良城市的难堪伎俩。连我们所说的一群英雄人物，也都

色彩斑斓地画有从各自祖先传下来的这类图形。你们可以看见狮子，老鹰，鹰爪和鹰嘴，还看见翅膀，玫瑰，水牛角，孔雀尾，还有金色、黑色、银色和蓝色、红色的条纹。诸如此类一排排挂在大厅里，那些空旷的大厅，简直像世界一般宽阔，足够你们在里面跳舞跳个不停！

合唱队 说说看：可有男舞伴？

福耳库阿斯 最出色！金发碧眼、活泼可爱的美男子！浑身散发青春气息！也只有帕里斯当年走近王后时才这样芳香扑鼻。

海 伦 你可完全走板了；赶快把最后一句话告诉我！

福耳库阿斯 最后得由你来发语，你认真说一声“好！”让大家都听见，我立刻就把你送进那座城堡。

合唱队 哦，就只简短说一声，救救你，也救救我们！

海 伦 怎么？我难道担心国王墨涅拉斯残忍，竟然加害于我不成？

福耳库阿斯 你难道忘记，他怎样残害你的得伊福玻斯，战死的帕里斯的兄弟？那真是闻所未闻。只因他执意地追求你这个寡妇，终于如愿以偿地把你纳你为妾，他这才割去了他的鼻子和耳朵，还毁伤了更多部分；瞧着都让人吓掉了魂。

海 伦 他的确对他这样干了，可一切是为了我。

福耳库阿斯 为了他，他整你也会照样。美是不可分割的；全部占有她的人，宁肯把她毁掉，也决不同任何人分享。

〔远处有喇叭声；合唱队惊惶失措。

正像喇叭的尖叫撕碎了耳朵和内脏，嫉妒心也在乱

抓男人坚不可破的胸膛：他曾占有、现已丧失、得不到的东西他永难释怀。

合唱队 你可听见号角在回响，兵器在闪光？

福耳库阿斯 欢迎欢迎，主上和国王！我欣然地为你算一笔总账。

合唱队 那我们呢？

福耳库阿斯 你们很明白，她将死在你们眼前；可你们自己将被在宫里处死！这已经无法可想。

〔稍停。〕

海 伦 我图谋什么，我已料到。你是个恶魔，我早感觉到，就担心你会把好事搞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愿意跟着你去到城堡；再怎么办，我胸有成竹；只已经王后这时藏在内心深处的隐秘心曲，任何人无法吃透——老太婆，头前带路！

合 唱 哦，我们欣然地前往，
脚步匆忙；
身后是死亡，
可前面却是
高耸要塞的
那不可接近的城墙。
好好保护她吧，正如
伊利俄斯城堡一个模样，
虽然它最终是由于
卑污的奸计而沦丧！

〔大雾迷漫，掩蔽了背景；近景亦不妨用雾随意点染。

怎么回事？

姊妹们，快回头看看！

刚才可不是大好的晴天？

条状的雾霭袅袅然

从欧洛塔斯圣河里升起；

芦苇围绕的宜人的

海岸已经看不见了；

连自由的、优雅而且高傲的

悠然划行的天鹅，

唉，我再也见不到

她们正结伴游玩！

但是，可是我

听见她们在叫，

远远用嘎声在叫！

人们说，这正是死亡的预报；

唉，但愿不是

最终预报我们的毁灭，

来代替承诺解救的吉兆，

我们如天鹅一样，也长着

美丽雪白的长颈，唉，

还有我们天鹅所生的美人！

可怜我们！快可怜可怜我们！

周围的一切
都陷入了浓雾。
我们彼此看不见！
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是在走路？
还是踏着碎步
在地面飘浮？
你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赫耳墨斯可
飘飘然走在前面？但是金杖在发光
要求我们，命令我们快重新回到
令人憎恶的，暮色苍茫的，
充满不可捉摸的鬼影的，
挤得满满的，永远空虚的那个冥府？

是的，突然昏暗下来，雾气已消散，但没有光亮，只是灰蒙蒙一片，呈现深棕色跟城墙一样。城墙渐渐看得清了，昂然挡住了空旷无阻的远眺。这是宫庭？或是深深的墓道？怎么说都很恐怖！姊妹们，唉，我们已被关压了，终究还是被关起来了。

城堡的内院

〔周围都是富丽堂皇、异想天开的中世纪建筑。〕

合唱队领唱 又急躁又愚昧，果真是女流之辈！只是跟着眼前的风向跑，为天气玩弄，不管是祸还是福！两者你们都不能镇静对付。总有人激烈地驳斥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又会对着她反唇相讥；不论是悲是喜，你们只会作出一种反应。现在闭嘴吧，等候去倾听女主人，她心地高尚，将在这儿为她自己也为我们作出决定。

海 伦 你在哪儿，皮托尼萨？不管你叫什么名字，请走出这幽暗城堡这些拱顶地窖里！要是你去向那卓越的英雄主人通报我的来临，让他准备迎接我，就感谢你快把我引进去见他！我想尽快结束漂泊，我向往宁静。

合唱队领唱 王后，你枉自左顾右盼；那个无比讨厌的丑婆子已经走开，也许还呆在那边雾团里，我们不知怎么到了这儿，来得那么快，好像未曾迈步。也许她还在那巧合诸多建筑于一体的城堡迷宫里迟疑地徘徊，探询主人是否为王侯规格的盛大欢迎作出安排。快看哪：那上面有一群人早已在活动，在走廊上，在窗户旁，在大门口，

许多侍从来去匆匆；匆忙准备，这一定预示着对客人举行的欢迎仪式将十分隆重。

合唱队 这就使我放心了！哦，你瞧你瞧，一群风流倜傥的少年排成整齐的队伍，迈着悠闲的步伐，仪态大方往下走！这群英俊的少年侍从是听从谁命令，怎么如此早就列队出台？我最羡慕什么呢？是优雅的步态，是漂亮的额头上的髻发，还是像桃一样鲜红的、上面居然还长着软毛的脸颊？我真想咬它一口，可我又不敢贸然行动；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曾咬过一口，说来让人恶心，搞得满嘴是灰。

可是最美的人儿，
她们来了；
她们都带来了什么？
登上御座的台阶，
地毯与坐椅，
帷幕与华盖
之类的装潢；
它如同一顶云冠
浮动在
我们美丽的王后的头上；
因为她已经应邀
登上了华美的靠背床。
快请认真排好队
一级一级
地走上前来！

哦她值得、值得、三倍地值得
如此一次优渥的款待！

〔合唱队所说的一切逐一地表演出来。

〔浮士德。少年侍从排长队走下来之后，他身着中世纪骑士宫廷服装，出现在了台阶上，庄严地慢步而下。

合唱队领唱 （注视着他）如果诸神不是遵从他们惯常的作法，仅仅短暂地借给这一位可惊羡的体态，高尚的丰采，亲切的风度，只让他享有一会儿，那么他每次不论干什么，同男人打仗也罢，跟最美的女人小试锋芒也罢，都无不游刃有余。我亲眼见过许多至可尊敬的人物，他们对他无不膛乎其後。我看见王爷迈着徐缓而庄重、威严而沉着的步伐走了过来；快请转身露面，王后！

浮士德 （走上前来，身旁跟着一个戴枷锁的人）我为你带来的，不是理所应的请安，也不只是充满敬畏的欢迎，而是这样一个被锁链捆绑的奴才，他由于玩忽职守，使我也未能尽到本分。在这儿跪下来，向这位至尊无上的夫人坦白交代你的罪行！尊贵的女主人，这么个男子具有非凡的目力，因此被指派在高塔上四下了望，敏锐地侦察天空和地面，看这儿那儿需要告知什么情况，从丘陵地带直到山谷以至坚固的城堡要有什么动静，得搞清楚是成群家畜汹涌如波浪，说不定还是敌军横冲直闯；前者要加以保护，对后者就应准备抵挡。可是今天，他如此粗心！你来了，竟没有报信；对如此高贵的客人，竟

然耽误恭敬的理所应当的欢迎。他犯了死罪，本当躺在血泊里接受活该的死刑；可只有你才可以惩罚或宽恕，全凭你是否高兴。

海 伦 你授予我如此崇高地位，让我当法官，又当女主人，想来不过只是要把我考验——那么我就来执行法官的首要任务：先听听被告的申诉。那么你说吧！

守塔人林叩斯 让我拜倒，让我瞻仰，
让我死，让我活，
我已经把自身委托
给了这天赐的娇娘！

我期待着清晨的欣喜，
朝东方了望它的所有动向，
太阳突然向我升起，
奇异地升自南方。

我把视线转向了那边，
不看峡谷，也不看山岗，
不看大地，也不看远天，
单把唯一的她来眺望。

我那天赋的敏锐的目光
如同树梢的山猫；
可眼下仍旧得努力观望

才摆脱昏沉梦境的困扰。

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城垛？塔楼？还是关着的门？
云烟氤氲复隐消，
出现这位女神！

眼转向她，心一拍即合，
我开始吮吸这柔和的光辉；
美人使得一切相形失色，
可怜我完全都恍惚迷离。

我忘却着守望的职责，
忽略宣过誓的吹号的本分；
请下令把我处决吧！
美色能够克制一切激愤。

海 伦 我不能惩罚我灾星。真倒楣！是怎样严酷的命运，逼使我四处迷惑男人，害得他们既不爱惜自己，也不宽恕其他英俊。半神，英雄，众神，甚至魔鬼，总是在抢啊，拐啊，斗啊，四处飘移，他们领着我东奔西走，四下飘零。我单身一人就把世界搅乱了，变成双身乱得更狠；而今三身、四身更是祸害不断。——快把这位无辜带走吧，让他自由！被神迷惑的人不应当蒙受羞辱！

浮士德 哦女王，真叫人不敢相信，我在这里同时看见百步

穿杨的射手和被射中的人；我看到发出箭矢、把他射伤的那张弓。一箭跟着一箭，同时也把我射中。我在城堡到处只见到箭羽横飞，呼呼作响。我现在怎么了？突然间你使我的忠仆把我背叛，还动摇了我的城墙。所以我担心，我的军队也会服从你这位常胜不败的夫人。除了把我自己和我幻想属于我的一切交给你处置，我还能有何选择？让我跪倒在你面前，光明磊落，承认你是女主人，你一进来就夺得了我的财产和宝座。

林叩斯 （携一只箱，后跟数人携带另几只箱）

女王，瞧我去而复返！
那富人请求你秋波一转，
他感慨万端地把你瞅，
自觉贫如乞丐又富若王侯。
我刚才怎样？现今又如何？
我想要什么？还想做什么？
锐利的目光又有何益！
遇见你的座椅立即弹回。

我们从东方来到这里，
已经使西方伊于胡底；
民族大军既长又宽，——
队头望队尾都不到边。

第一个倒了，第二个还得挺住，

第三个长枪在手中舞；
人人都变得百倍勇敢，
哪顾得牺牲千千万。

我们向前冲，也向前撞，
我们到处占山为王，
今天我在这里发号施令，
明日就要偷要抢自有别人。

我们察看——看得十分匆促；
有的抓到了最美的妇女，
有的抓到了稳步的公牛，
连带马匹也一块儿抢走。

可我乐于搜寻
得未曾见的稀世的珍宝，
而世人所有的一切，
在我看来视若草芥。

我寻到了珍宝的踪迹，
全凭借这锐利的目力，
我洞察一切袋囊，
也能透视每一口衣箱。

我还有黄金儿一大堆，

唯有美玉最华美：
祖母绿最适宜佩胸前，
把你照得绿艳艳。

海底珍珠亮闪闪，
闪在了耳朵和嘴间！
红宝石退避三舍：
颊红使苍白失色。

我才把最多的钱财
通通都搬到这儿来；
在你的脚前陈列着
多次血战的收获。

我拖来了好多箱笼，
更多铁箱等着运送；
请允许我追随左右，
把你的宝库装了个够。

一旦你登极就位，
主权，财富与智慧
都会向你这唯一的玉体
俯首帖耳，低声下气。

这一切我原本紧攥在手，

而今撒手，全归你有！
我原本相信它们高贵而纯真，
如今简直觉得不值一文。

我的所有已经云散烟消，
尚不如割下的枯草。
哦，请予以明媚的凝视
恢复它原本有的全部价值！

浮士德 这些大胆抢来的笨家什，虽然无须贬低，但是也不值得报酬，尽快把它们搬开吧！城堡内部收藏的一切，已经完全为她所有。特别向她进贡什么，现在大可不必。快去把珍宝一件件堆放起来，堆放齐整！布置出高贵的气派，好显示新气象！让这拱顶大厅如同晴朗夜空一样闪亮，用无生的生命造就一座天堂！赶在她举步之前，铺开一幅幅绣花的地毯；让她的纤足踏上柔软的地面；她的秀目触及至高的光辉，也只有神仙才不觉得刺眼。

林叩斯 主子命令不值一提，
小人做来，有如儿戏；
这位美人的心地高尚，
生杀予夺，善于执掌。
整个军队都已经驯顺，
所有刀剑又残又钝，
对照着这壮丽的形象，
太阳显得如此苍白阴凉，

对照着这美容的丰富，
一切都显得空洞虚无。（下）

海 伦 （对浮士德）我想同你交谈，请上来坐在我身边！这空位需要着主人，你坐下来我才觉得安稳。

浮士德 先让我跪下来，向你奉献我的真情，尊贵的夫人！让我把那牵我到你身旁的玉手加以亲吻！请批准我和你共任你这无边王国的摄政，同时一身兼任你的崇拜者，仆人与卫兵！

海 伦 我看见过，也听说过各种。我迷惑不解，想问许多问题。我想请教，为什么这个人说话听起来那么特别，特别而又亲切。每个音似乎同下一个音都很调谐，每个单字听来已很悦耳，相互之间加以润饰。

浮士德 我们民族的语调既然使你高兴，他们的歌声一定也很迷人，会深深抚慰你的耳朵和心灵。但最见效的办法，莫过于立刻实行：一场对面交谈就很叫座，可以立竿见影。

海 伦 那么请告诉我：我怎样才能讲得也那么动听？

浮士德 那很容易：言行合一！只要心胸洋溢着渴望，就可以环顾而询问——

海 伦 谁来分享？

浮士德 心灵既不前瞻也不后顾：只有在现在——

海 伦 才是我们的幸福。

浮士德 那就是珍宝，高利，财产和押头；试问将由谁来批准？

海 伦 我的手。

合 唱

谁会猜疑到我们的女君主，
她向城堡的主人
表示了多么友好的情素？
因为照直说，我们大家
如往常一样还是俘虏，
自从伊利俄斯屈辱地
沦陷，我们从此踏上了
忧患的迷途。

惯于为男人所爱的那些妇女，
她们虽然不能自主挑选，
但个个都是内行。
无论是金发牧人
或许还是黑鬃林神，
只要一有机会，
就充分赐予了同等权利
把丰满的肢体分享。

他们越坐越近了，
彼此偎依着，
肩并肩，膝靠膝，
手拉手，摇摇晃晃地
坐上了垫得高高的
无比豪华的王位。
陛下毫不掩饰

自己内心的欢乐，
而让它在众目睽睽之下
放肆地暴露无遗。

海 伦 我觉得自己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只想说：我
到了！终于到了！

浮士德 我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只怕是一场梦，时间和
地点都记不起。

海 伦 我似乎活了一辈子，又获得了新生，想不到和你交
织在一起，忠于眼前这位陌生人。

浮士德 别去琢磨的命运如何！存在就意味着义务，即便不
过是一瞬。

福耳库阿斯（骤然直入）

还在拼写恋爱的入门，
眉来眼去学着调情，
动手动脚更加助兴！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
难道还没听见雷声隆隆？
再请听喇叭嘟得凶，
毁灭下场已经不远了。
墨涅拉斯率领大军，
正向你们节节逼近；
快武装起来准备着鏖战！
你将为战胜者们所包围，
像得伊福玻斯一样落得残废，

欠下的风流债总得偿还。
先把这些大路货吊起来，
再把利斧搬到那圣餐台
准备送这一位去上西天。

浮士德 瞎捣蛋！随便打扰令人讨厌；就是大祸临头，我也
稳若磐石。最美的使者，报了凶讯就变丑；你是最丑的，
拿着坏消息到处传。可这次你算是白费劲；空口无凭不
足以信！这里没有危险，就是有，也不过一场虚惊。

〔警报，从塔楼传来的炮声，喇叭与短号声，军乐声，
大军行进声。〕

浮士德 放心，立刻会看见英雄人物
济济一堂，难舍难分：
谁懂得大力地保护妇女，
谁才配享受她们的宠幸。

（向离开纵队向前走来的指挥官们）
且以节制的沉着的愤火
确保着你们的胜利，
你们，北方青春的花朵，
你们，东方繁荣的精力——

浑身钢甲，寒光四射，
势如破竹的大军哟，

你们走来，大地为之震慑，
你们开过，雷声隐约可闻。
我们在皮罗斯登陆，
老涅斯托耳早已经不在，
我大军长驱直入，
众小邦土崩瓦解。

马上把墨涅拉斯
从这道城墙赶回大海！
尽可以让他去漂泊，抢劫，窥伺；
这就是他的嗜好和干才。

斯巴达女王发话，
命令我向诸位首领致意；
高山低谷摆在了她的足下，
新获得的国土是诸位的采邑。

日耳曼人，请以森严的壁垒
把科林斯海湾加以防御！
哥特人，我命令你们去保卫
沟渠纵横的阿开亚山区。

法兰克大军向前进驻，
墨塞涅归属萨克森人拿下，
诺尔曼人去把海洋扫除，

接着把阿耳戈利斯加以扩大！

然后每人安居在家，
武力和威风向外发扬；
女王的故土斯巴达
即将君临天下万邦。

她看着你们享受
福土的种种切切；
你们安心地在她脚下乞求
认可、权利与告戒。

〔浮士德从宝座上走下来，将帅们把他围成圈，以便
详细地倾听命令和指示。〕

合 唱 谁想把绝代佳人弄到手，
他首先就应当明智地
把武器加以集聚！
凭借甜言蜜语或许获得
世上最高贵的宝物，
但是未必能把它安稳保住：
阴谋家会狡狴地把她骗走，
强盗会鲁莽地把她给抢走；
为了提防，他必须瞻前顾后！

我因而赞美我们的君主，

把他看得高过众人，
他明智而大胆地团结着部下，
能人干将都对他唯命是听，
随时按着他的每个眼色行事。
他们忠实执行他的指令，
每人都可以从中为己谋利，
譬如从主子获得犒赏和谢意，
双方都有着高尚的名声。

试问现在有谁能够把她
从这位强有力的占有者手上夺走？
她属于他，唯愿她为他所拥有，
我们双倍地愿意，因为他
内以金汤，外以雄师
连同她一起来把我们防守。

浮士德

这里给予每一位赏赐
沃土一方，如此封疆
荣耀而显赫；快让他们出师！
我们则固守中央。

他们竞相把你守护着，
半岛啊，你周围水波接天，
你的绵亘丘陵轻轻伸出
与欧洲山脉最后一支相连。

愿此邦永远造福万方，
胜过天下的一切国土，
它久已向女王虔诚仰望，
而今终归被她领有。

欧洛塔斯河的芦苇喃喃，
她灿然破卵而出，
高贵的母亲兄弟给炫花了眼，
她们一个个都不敢注目。

此邦只是向你呈献上
它开得最鲜艳的花朵；
即使可以拿全世界来交换，
哦，也宁愿只要自己的祖国！

忍受着太阳放出的冷箭，
岩石看来已经泛出绿意，
山羊贪馋地在啃着贫瘠的岩边。

山泉迸涌，汇成了奔腾涧流，
峡谷，山坡，草场早已经变绿。
在断续平面的成百小丘
可看见云朵如羊群舒展自如。

长角的牛分散开来，小心翼翼地

向险峻的边缘审慎走去；
成百洞穴凹现于岩壁，
为整个的畜群提供了栖身处。

牧神潘在那儿保护，生命之源的宁芙寓居
在灌木丛生的狭谷里，那儿潮湿并且清凉，
枝桠繁茂，树木簇挤着树木，
伸向高空充满着渴望。

这就是古森林！橡树昂然挺立，
让枝柯任意地交错；
慈祥的饱含甜汁的巨槭
笔直上升，戏弄着它的负荷。

而在静静的树荫里发出微温的乳汁
从母怀流出，喂养着羔羊；
平原成熟的食粮，水果就近在咫尺，
蜂蜜从挖空的树干向外滴淌。

舒适在这里完全可以世袭，
脸颊和嘴巴同样欢畅，
人人各得其所，长生不死：
个个都非常满足而健康。

可爱的儿童在单纯的时日成长，

力步英武父辈的后尘。
我们对此不胜惊讶；再问一声又何妨：
他们究竟是神还是人？

阿波罗曾经化身为牧人，
最美的牧人和他一模一样；
只要自然主宰着这清净的环境，
一切世界便会相互接壤。
（在她身边就座）

这样你我都有所成；
且将往事置诸脑后都不顾！
哦，要感觉你出自最高的神！
第一世界非你莫属。

不能够让坚固的城堡圈住了你！
斯巴达附近的阿耳卡狄亚
依然具有永恒的青春之力，
我们何妨在本区幸福安家。

你被吸引到了这福地居停，
你向最欢畅的天命逃遁去！
于是宝座变成了园亭，——
愿我们自由自在不愧阿耳卡狄亚的盛名！

〔舞台彻底变换。

〔一排岩洞旁边，倚靠着几座关闭的园亭。浓荫的丛林一直绵延到四周环立的悬岩绝壁。浮士德和海伦退隐不见。合唱队四下里散开，躺着睡觉。

福耳库阿斯 我不知道，这些姑娘们已昏睡几时；我也不大明白，她们是否梦见眼前的情景，这一切我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我要把她们唤醒。青年人会大吃一惊；你们这些长胡子老头儿，坐在下面等待观看可信的奇迹最后真相大白，也会照样吃惊；醒来！醒来！快把鬃发上的露珠摇落；睁开惺忪的睡眼！别直眨巴眼睛，且听我从长细说！

合唱队 说吧！快讲，快讲，到底发生了什么奇迹！我们最想听我们不敢相信的奇国异事；因为我们尽望着这些岩石，真是无聊透顶。

福耳库阿斯 孩子们，你们刚刚揉开眼睛，怎么就郁闷不休？听着吧，不是在这些洞穴里，这些岩窟里，这些园亭里，我们的君主和夫人像牧歌中的情侣一样，找到了他们的逋逃薮和温柔乡。

合唱队 什么？就在这里面？

福耳库阿斯 他们，单把我一人留在身边，随时听候差遣。我侍立左右，感到了不胜荣幸；但是作为心腹，不负主子的信任，我总是东张西望，谨慎小心。只因为素谙一切药草的性能，我还四下搜寻树皮、苔藓和草根，于是让

他们两人呆着去相偎相依，耳鬓厮磨。

合唱队 照你说来，那里面仿佛别有洞天，树林和草地，溪流和湖泊，一应俱全；瞧你编出了多好的童话一篇！

福耳库阿斯 确实如此，你们毫无阅历可言！须知这里面深不可测：厅堂接厅堂，庭院接庭院，这些地方我可细心探访了一遍。突然间，有一阵笑声在洞穴中回响；我顺便望了过去，只见一个男孩从女人怀里跳到了男人怀里，从父亲身上跳到了母亲身上！又是爱抚，又是戏弄，痴爱的讥诮，笑闹和起哄，此起彼伏，搞得我震耳欲聋。赤裸裸一个没有翅膀的精灵，宛若羊人，但很纯真，一跳跳到了坚实的地面；又从地面反弹到了高空，三跳两跳，他就碰到了高弯拱。

母亲不安地叫道：“接二连三地跳吧，随你高兴，只是千万别飞走！可不允许你自由飞行。”忠实的父亲也如此提醒他：“大地有弹力，会把你往上掀；只要用脚趾接触地面，你马上就如同地之子安泰一样稳健。”于是他跳到了大块岩石上，从一边跳到另一边，跳过来又跳过去，就像一只皮球被拍打一般。

可是突然间，他弹进崎岖峪谷的裂缝里，我们想看他也再也看不见。母亲痛哭起来，父亲安慰着，我忧心忡忡地站着耸耸肩。可现在，又出现了什么幻象！难道那儿还藏着宝贝不成？他威风凛凛地穿上了花条纹衣裳。两袖甩着纓络，彩带在胸前飘荡，手上拿着金竖琴，十足一个小福玻斯；他兴高采烈地跨到了边缘，站在悬崖上，我们个个赞不绝口。他的父母喜出望外，轮番投向了对

方的胸怀。他头上到底怎么放起光来？是什么东西放光，还很难猜：是金首饰？还是最高神力的火焰？于是，他的举手投足，虽然表露出他还纯真，却已经预示他将来会是一切美的大师，永恒的旋律将通过他的肢体一直缭绕不断；你们听到他，你们看到他，将会发出从未有过的惊叹。

合 唱 你把这称为奇迹吗，
 出生在克里特岛上的老太婆？
 诗人创作的训喻之言，
 难道你竟从没听说过？
 难道你从没听说爱奥尼亚的、也从没听说的
 古代稗史中有关
 神与英雄的各种传说？

今天
发生的这一切
不过是先人的良辰美景
之凄凉的余韵；
你的叙述比不上
用来颂扬玛娅之子的
可爱的谎言，
它比真实更加可信。

这个优美而健壮的

刚刚出世的婴儿
被饶舌的保姆
按照那一大堆悖晦的妄念
包裹在最纯净的绒毛襁褓里，
捆扎在华贵的装饰性的绷带里。
但是这个健壮而优美的小淘气
却把柔软的富于弹性的肢体
狡滑地伸张开来，它把紫色的
裹得怪不舒服的外壳
悄悄地留在原处；
就如同已经长成的蝴蝶，
轻捷地脱掉了
那僵硬的茧壳，舒展双翼，
大胆而轻浮地浮飘过
阳光普照的太虚。

于是，这个如此伶俐过人的小家伙
立刻又用最巧妙的手段
证明自己原来是
窃贼、恶棍和
一切唯利是图之辈
永远拥戴的祖师爷。
他很快地从海神那里
偷走了三叉戟，甚至狡黠地
从战神的剑鞘偷走了剑，

并且从太阳神那偷走了弓和箭，
从锻冶神偷走了火钳；
就连宙斯、他父亲的闪电，
他也敢去拿，如果不怕火的话；
他在勾脚摔跤的比赛里
还打赢了小爱神，
当爱神抚爱他的时候
他还从她胸口抢走了紧身褡。

〔一阵迷人的、纯正悦耳的弦乐从洞中传出来。人人都注意倾听，并立即显得深为感动。从此处到被标出“全部休止”的后文，一直伴奏着十分和谐的音乐。

福耳库阿斯 请听世上最优美的音调，
快摆脱稗官野史！
撇开那一帮子的神道，
它们都已经过时。
没有人再懂得你们，
我们要求更为高级的贡品：
因为要想打动人心，
就必须出自至诚。
(向岩石边退去)

合唱队 假如你，可怕的老婆子，
也偏爱吹吹拍拍的靡靡之音，

我们久病实愈刚刚涉世，
就更加容易感激涕零。

假如灵魂开始破晓，
太阳的光辉就可以熄灭；
我们在自己心里已找到
整个世界所没有的这一切。

〔海伦、浮士德和穿着上文所述服装的欧福里翁上。〕

欧福里翁 你们听我唱儿歌，
立刻自己会逗乐；
看我跳得多合拍，
父母心也跳着来应和。

海 伦 爱情让凡人受惠，
它拉拢高贵的一对；
可要体会神仙的滋味，
还得造就甘美的三位。

浮士德 然后要什么有什么：
我属于你，你属于我；
我们就这样永远结合，
要拆散万万不可！

合 唱 多年来的幸福感情
全集中在这对夫妇身上，
以孩子为温柔的凭证。
花好月圆让人难忘！

欧福里翁 现在让我跳，
现在让我蹦！
就算整个太空再高再高，
也要笔直往上冲：
我感到情不自禁，
我欲罢不能！

浮士德 慢点慢点！
可别再冒险，
要是摔下来
有了个三长两短，
亲爱的儿子，你就允许我们
也跟着玩儿完！

欧福里翁 我再也不愿意
在地面滞留：
快放开我的手，
放开我的鬃发，
放开我的衣袖！
这些全都是我所有！

海 伦 哦想想吧，想想吧，
你究竟为谁所有！
我的，你的，他的，
好端端才能弄到手，
被你搞得一塌糊涂，
叫我们怎能不发愁！

合 唱 眼睁睁骨肉情分

视同陌路，我真是担心！

海伦和浮士德 为了承欢膝下，

务必一再检点，

激烈冲动败家，

万万不可留连！

田园风味静中见，

且把原野来装点！

欧福里翁 只因你们愿意，

我暂且控制一下自己。

（在合唱队中穿行，并且引着她们舞蹈而去）

围着活泼的女性

我翩翩起舞，飘飘欲仙。

这旋律到底行不行，

这动作可好看？

海 伦 好看，美丽极了！

领着这些美女去，

去跳那绝妙的轮舞！

浮士德 这些魔幻

我最是讨厌。

快点收场吧！

〔欧福里翁和合唱队载歌载舞，形成交错的队伍不断旋动着。

合 唱 你挥舞一双臂膀

显得何其优雅，

你摇晃得闪闪发光

这一头蓬松的鬃发，
你的脚步如此灵便
悄悄掠过了地面，
还把双手双足
向四方一再地伸出，
你的目标可算达到了，
可爱的小孩！
我们的心看起来
都向你倾倒。

（休止。

欧福里翁	你们这一匹匹 捷足的小鹿， 玩场新的游戏 快点跑开去！ 让我来当猎人 你们是猎物。
合 唱	你想捉我们， 可用不着快跑！ 只因我们 终归是想要 把你拥抱， 可爱的小娇娇！
欧福里翁	穿过树林！ 越野狂奔！

轻易地捉住，
我不高兴，
强行地夺取，
我才开心。

海伦和浮士德 如此轻浮！如此狂妄！

什么节制也无从指望。
如同吹起号角一样
轰轰然响彻山谷和林莽；
多么胡闹！多么喧嚷！

合唱队 （一个个迅速上场）

他跑过了我们身边！
轻蔑地把我们来挑逗，
他从这一大群里面
将最放荡的一个拖走。

欧福里翁 （拖过来一个少女）

我拖来这结实的小家伙，
强迫着她陪我作乐；
为了我高兴，为了我欢娱，
我贴紧了倔强的胸脯，
我强吻那抗拒的芳唇，
显示我的意志和本领。

少女

放开我吧！在这个躯体里
也有着精神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的意志也不容易摧毁，
如你的意志一个样。

你以为我进退维谷无可逃？
你对自己的腕力未免太过信任！
抓紧些吧！我会把你烧焦，
你这个傻瓜，只为了开开心。
（化为火焰，在空中燃烧）
和我去稀薄的天宇，
和我去僵硬的坟墓，
快把消失了的目标抓住！

欧福里翁 （抖落余焰）
这里岩石象犬牙交错
在丛林与丛林之间，——
为何我感到如此窘迫？
只因为我年轻而又新鲜！
风呀，它飒飒有声，
浪呀，它澎湃奔腾，
我听见二者都非常遥远：
但愿它们能够近一点！
（不断向岩石高处上跳）

海伦、浮士德和合唱队 你想学那羚羊吗？
万一摔下来，我们真真害怕。

欧福里翁 我得越跳越高，
我得越望越远！
我知道我在何方：
我在岛的中央，
这是珀罗普斯的土地，

和大陆、海洋都是亲戚。

合 唱

不想留在山林

和平地打发时光，

我们随即动身

寻找葡萄成行，——

山边种上葡萄，

无花果和金苹果。

哦，这片土地多么乐陶陶，

居停最好也不过！

欧福里翁

你们梦想和平时光？

谁想做梦，就快去梦想！

战争就是标语！

胜利！一直喊下去。

合 唱

谁在和平之余

却盼着战争再来，

他与希望之福

从此两厢分开。

欧福里翁

他们由这国土诞生，

不惜流血牺牲，

历尽各种危险，

无拘无束，胆气无限，——

他们从未销蚀

神圣凌云壮志，

但愿最后胜利

属于全体战士！

合 唱 快往上瞧，升得多么高！
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小：
仿佛披甲上阵，前往取胜，
浑身闪耀象钢铁铸成！

欧福里翁 说什么铜墙铁壁！
每人都应当自立图强；
为了坚持到底，
堡垒正是男人胸膛。
要想不被征服，
赶快轻装上阵！
女人变成了女丈夫，
孩子个个英勇过人。

合 唱 神圣的诗篇，
请升上天！
象最美的星辰，光焰闪闪，
照得远远，还要更远，——
它终归照耀着我们的身影，
大家听到了它的声音，
大家乐于听见。

欧福里翁 不，我已经不再是儿童：
而是一个英武的少年！
和强健自由勇士相过从，
精神上已经执锐披坚。
前进！
临近

荣誉的道路展开在那边。

海伦和浮士德 还没懂得人生的道理，
还没有见到晴朗的白天，
你就贪恋令人眩晕的阶梯，
就向往充满忧患的空间。

我们难道对你
简直是一文不值？

欧福里翁 骨肉情深未必是梦幻？
你们可听见海上雷声？
那儿引起谷应山鸣，
尘埃波浪里两军在对阵，
互相追杀，触目惊心！
死神

在发号施令，
简直不言自明。

海伦、浮士德和合唱队 如此可怕！如此悲惨！
难道死神向你发号施令？

欧福里翁 难道我应当隔岸旁观？
不，我是要分担艰危和不幸！

海伦、浮士德和合唱队 危险加上莽撞，
注定要死亡！

欧福里翁 的确！——有一双翅膀
伸展舒张！
飞到那儿去！我必须！我必须！
请允许我飞去！

〔他跃入空中，刹那间有衣裳支持他，他的头放光，
光尾拖在后面。

合 唱 伊卡洛斯！伊卡洛斯！
 真够伤心！

〔一个美少年坠落在父母脚边，可以看出死者是一位
名人；但是形骸随即消失，光环如彗星升上天空，衣
服、大氅和七弦琴留在地面。

海伦和浮士德 紧跟欢乐后面
 竟然是可怕的灾难。

欧福里翁的声音 （从地下深处）
 母亲，我在阴间
 可别让我孤单！

〔休止。

合 唱 （挽歌）不会孤单！——不论你在何处！
 因为我们总会认识你；
 哦，即便你辞世匆匆而去，
 谁的心也不会同你分离。
 我们几乎都不知如何悲戚，
 我们歆慕地歌唱你的命运：
 不论天阴天晴你的歌词
 和豪气总是优美而雄浑。

有高贵的祖先，伟大的力量，
哦，你生来就享受人间幸福，
只可惜早已陷入迷惘，

青春年华竟被夺去！
把世界看透的有一双锐眼
与一切心跳保持同步，
对美妇人都能够爱怜，
还唱一首最别致的歌曲。

可你不可以阻挡地奔跑，
跑进了身不由己的罗网；
于是你不得不粗暴
违背法度，违背风尚；
最后会有凌云的壮志，
才重视纯粹的胆量，
你想成就辉煌业绩，
终于未能够如愿以偿。

谁能够如愿以偿？——此问伤心难言，
命运不得不装聋作哑，
在最不幸的那天里
全民流血而不讲话。
但是请唱起新的歌曲，
别再垂首而沮丧：
因为大地还会把他们生出来，
正如它历来所生一样。

〔全部休止。音乐停下来。

海 伦 （对浮士德）一句古话在我身上不幸言中：福和美自古不能两全。爱的纽带断掉了，生命的纽带跟着也要断；我为二者悲叹，痛苦地道一声再见，再一次地投入你怀抱之中。——珀耳塞福涅，请把孩子和我一起收容。

〔她拥抱浮士德，形骸消失，衣裳和面纱留在他的怀里。

福耳库阿斯 （对浮士德）紧紧抓住所剩下的这一切！但不能放松衣服！妖魔们已经拉住衣角，很想把它抢到地府去。紧紧抓住！它虽不再是你失去的女神，但是却很神圣。请利用这高尚的不可估量的恩情飞升：它会载你远离尘世，迅速升入太清，只要你能持之以恒。——我们还会再见，在很远的地方，离这儿很远很远。

〔海伦的衣裳化为云彩，围裹着浮士德，将他浮入高空，带他一同飘走。

福耳库阿斯 （从地面拾起欧福里翁的衣服、大槲和七弦琴，走到舞台最前面，把这些脱落的遗物高高举起，说道）能够找到这些，已属万幸！火焰诚然已经消隐，可我不为世界惋惜。这儿还有足够礼品奉献诗人，去引起同行们的妒忌；我虽不能出借才能，但却可以租赁这件宝衣。（在舞台最前面一根圆柱旁坐下）

潘塔利斯 赶快脱身，姑娘们！我们已经摆脱了魔咒，摆脱了古代忒萨利亚巫婆可恶的精神拘束；也摆脱了混乱音响叮叮的迷醉力量，它震聋了耳朵，更糟的是使内心迷惘。下到地府去吧！女王正迈着威严的步伐往下走。忠诚侍女要紧随其后。我们将重见她在幽冥莫测者的宝座

左右。

合唱队 王后们当然无往而不自如；就是在阴曹地府，她们也会保持威严，岸然同她们的同辈为伍，跟珀耳塞福涅情意相投；但我们却在长着阿福花的低陷草地后面，和直伸的白杨、不结实的柳树作伴，毫无娱乐可言？不过像蝙蝠一样吱呀叫唤，如幽灵一样闷闷不乐地无声交谈。

潘塔利斯 谁要是不想成名，也不追求丰功伟绩，就会还原成为元素；那么，咱们走！我热望追随我的王后左右；要保住我们的本性，得靠忠诚，光靠功劳尚且不够。

全 体 我们又见到了日光，
尽管保不住本性，
这点我们感到，我们知道，
可我们决不回阴曹！
我们对于永远活跃的自然
同它对于我们精灵一样
都有着十分正当的要求。

合唱队第一部分 我们在这万千枝条的飒飒颤抖声和萧萧摇摆声中，或者卖弄地勾引，或轻佻地引诱，把生命之泉从根部向上蔓延；时而用叶片，时而用花朵，我们装饰着垂摆的秀发，让它们自由自在地迎风招展。果实一落地，生气盎然的人群和畜群便聚集拢来，来抢来尝一尝，大伙儿匆促赶到，你争我抢，围着我们打躬作揖，像原始神明。

第二部分 我们谄媚地挨近这些平滑如镜般闪耀开去的岩

壁，在柔波之中飘荡；亲聆、谛听着各种音响，或鸟鸣啁啾，或芦笛悠扬，如听到潘神可怕的呼声，便准备立即做出反应。遇飒飒声以飒飒声相报，遇雷鸣则继之以双倍、三倍、十倍于惊心动魄的雷鸣。

第三部分 姊妹们！我们生性敏感，且随小河匆匆前后；因为远山妩媚引人，扣人心弦。我们像迈安德洛斯河一样迂回曲折地流着，向低处流，向深处流，先灌草地，再浇灌牧场，接着是屋旁的花园。那里露出了巨柏细长的树梢，高过平野、河岸和如镜的水面，径直伸向苍天。

第四部分 你们这些外人不妨四处走走；我们可得围绕种遍了的山丘流水淙淙，且看架上一片葱茏；那里时刻可见葡萄种植人为自己的辛劳是否丰收在望而提心吊胆。时而用锄，时而用铲，时而培土，剪枝，捆干，他向一切神明祈祷，唯有太阳神最为灵验。耽于宴安的酒神对他的忠仆从不挂念，他躺在树荫下，靠在山洞里，同最年轻的羊人神聊。想要维持梦幻似的微醉，他视若神明的佳酿永远保存在清凉酒窖左右的酒囊、酒瓮、酒桶里面。可是，如果一切神明，首先是太阳神，助以通风，滋润，添温，加热，把丰收的葡萄都堆积起来，那么葡萄种植人沉默劳动之处便突然间视若神明，于是每个棚架喧哗不堪，从枝藤到枝藤都沙沙作响，箩筐摩擦轧轧，提篓撞击訇然，肩上的大桶一路吁叹，全部都倒进了巨槽，让榨酒工人跳得真欢。于是生来纯洁、充满汁液的大批神圣浆果被粗暴地践踏；泡沫四溅地混杂在一起，被榨碎得令人实不忍看。这时，钹和镲的哐哐声刺耳难闻，因

为酒神已经脱掉神秘外衣露出原形；跟着羊足男人一起上场，还旋动着羊足女人，这时西勒诺斯的长耳驴尖叫起来，实在桀骜不驯。什么也不爱惜！分趾的羊蹄践踏着一切风纪，所有感官不再清醒，耳朵被震得完全关闭。醉汉还在摸索杯盘碗盏，脑袋肚皮已灌得满满；虽然还有一两个人担心奉劝，但也不过是添乱，因为要把新酒贮藏起来，总要把旧酒囊倒干！

〔幕落。福耳库阿斯在舞台最前面如巨人耸立，但脱下了高底半统靴，把面具和面纱推向脑后，现出梅菲斯特的原形，以便在必要时在收场白中把剧情加以评点。

第 四 幕

高山 僵直、峭峻的岩峰

〔一片云飘过来，靠拢、降落在眼前一块高地上。云彩随即分开。

浮士德 （现身而出）注视着我脚下深沉的幽寂，我从容不迫地踏上这顶峰的边界，不再让云彩托着我，它已经在晴朗的日子把我轻轻载过了陆地和海洋。它悠然离我而去，并没有消散。云团呈球状赶向了东方；我的眼睛惊诧地跟着它转。它一面飘移又一面分开，变幻莫测有如滔滔波浪。它倒是想塑造出一个形象。是的！眼睛不会欺骗我！——在日光照耀的垫褥上优雅地横陈着一个天人似的玉体，巍峨而宏伟，我看见了！她好象朱诺，又像勒达，像海伦，在我眼里摇曳不定，是何等庄严而又妩媚！唉，她又移动了！扩张，高耸，不成形状，停歇在了东方，宛如远远的冰山，耀眼地反映出了飞逝时日的伟大意义。

但是，还有一道柔和的明亮的雾带，飘扬在我的胸膛和头额四周，开朗，沉静而又逗人喜爱。它轻盈而犹

豫地升高而又升高，终于合拢起来。——那不是一个娇媚的情影，作为青春初期、消失已久的齐天洪福在迷惑我？内心深处最早的财宝涌出来了；它以轻松的律动向我表示了曙光女神的爱，那迅速感觉到的、最初的、几乎不可理解的秋波，假如它被把握住，将使任何宝物黯然失色。温雅的形象有如心灵之美向上升腾着，并没有弱化，而是向太空飞去，并随身带走我内心的精华。

〔一只七里靴踏步而来，另一只随即跟上。梅菲斯特从空而降。靴子匆匆地跨去。〕

梅菲斯特 最后几步总算努力赶上了！可是，说说看，你到底是怎么想？降落到这样恐怖的环境中来，来到这张牙舞爪的怪石场？我倒认识它们，可不是在这厢，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地狱的石方？。

浮士德 你总少不了怪异的传说；可不又开始散布这些馊货！

梅菲斯特 （一本正经）天主把我们——我可知道是为什么——从空中拘禁到了最深的底层来，这儿有一股永恒的火在中央炽烈地燃烧着，把四周都烧遍了，我们才发现自己被照得太明亮，在这非常逼仄的、不舒服的地方。魔鬼开始一齐咳嗽起来，上上下下都喝哧喝哧，喘息着；地狱弥漫着硫磺的恶臭，充满着硫酸：发出一种气体！于是酿成了一场浩劫，各处陆地的平坦地壳就是再厚，也不得不随即就爆破得四分五裂。我们现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前的底层现在变成了顶点。他们还据此建立起种种适当的学说，把那最下面翻转成最上面。因为

我们终于挣脱那热得闷死人的洞窟，逃到了自由空气所主宰的浩浩无垠当中。以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保守得再好，日后总归会公诸于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浮士德 在我看来，山脉一直高贵而沉默；它的来历和成因我从不过问。自然既然以自身为地基，它便把地球变得圆圆的，对顶峰、狭谷都感到满意，又把岩石连着岩石，把大山连着大山，然后使山丘适当地倾斜一些，并以柔和的线条使它和山谷缓缓合而为一。于是草木青翠，万物蓬勃，为了自得其乐，它不需要那狂乱的旋涡。

梅菲斯特 您竟这样讲！仿佛事理明如日光；但身历其境者所见却迥然不同。我当时就在场，只见地下的深渊沸腾而膨胀，带着火焰流淌；摩洛的大锤锻造着一块块岩石，把大山的碎片敲得溅到远方。再看看国内充满罕见的百磅石块，谁又能够说明这样的投掷力量？哲学家他也无法明白：岩石呆在那儿，只好让它呆着，我们都快要把脑汁绞干了。——只有忠实而平凡的人们才能领悟，而且不让自己的见解受到扰乱；他们的心智早已经成熟：这是一个奇迹，应当归功于撒旦。我的漫游者于是拄着信仰的拐杖蹒跚，常到魔鬼崖去，又到魔鬼桥去游玩一番。

浮士德 魔鬼怎样观察自然，倒也值得亲眼看一看。

梅菲斯特 这与我何相干！自然是怎样，就让它怎样！魔鬼当时在场，这才是名誉攸关！我们可是干大事的人！骚动，粗暴和荒谬！瞧那记号！——但是，我终归要说个

清楚明白，你难道对我们的外表竟无所爱？你且远眺那无穷的天涯，见识一下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马太福音》第四章）可是，既然你不知饱足，你可曾经有过贪欲？

浮士德 怎么没有！只有一个巨大地吸引着我。你猜猜看！

梅菲斯特 猜中倒不难。我要把这样一座京城挑选，中央是老百姓摆得乱七八糟的粮食摊，弯曲的小巷，尖尖的山墙，狭窄的市场正在出售卷心菜、萝卜和葱蒜，肉案上有绿头苍蝇冲着肥肉摆酒宴；你随时在那儿都会觉得臭气熏天，手忙脚乱。然后是大广场，宽街道，神气活现，自命不凡，最后在没有城门拦住的地方，就是郊区在无限延伸。我高兴地看到马车奔驰，轰隆隆来回滚转，人像蚂蚁一样不停地跑来跑去，聚而又散。不论是坐车还是骑马，我一旦出现在他们中间，总会受到千万人的礼赞。

浮士德 这倒未必令我如愿以偿！大家高兴看到人丁兴旺，一个个吃得既白又胖，甚至受好教育，很有修养，实际上不过培养出一帮反叛者。

梅菲斯特 那么，我要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在一片乐土筑一座取乐的宫殿。将树林、山丘、平原、草场、田亩改建成豪华的庭园。绿墙前面天鹅绒似的草地，狭直如带的幽径，布置讲究的树荫，从岩石接着奔向岩石的瀑布，以及各种各样的喷泉：另一面尊贵地向上直喷，一面化作千万颗水珠淅淅沥沥洒在四周。然后我还要为绝代佳人们建造隐秘而舒适的小屋，只和她们一起，不与世人往

来，度过无穷的朝朝暮暮！我说的是佳人们，因此我断然认为，美总是多的。

浮士德 恶劣的时髦风尚！萨丹纳帕路斯的回光！

梅菲斯特 可不可以猜一下你的志向？那一定是十分胆大。你飞得快靠近了月亮，但是你的狂热送你前往？

浮士德 没有的事！这个地球还为大志向留有余地。应当干得惊天动地些！从事这大胆的勤奋，我自觉不乏精力。

梅菲斯特 那么，你是想获得赫赫名望？大家知道，你来自于女英雄之邦。

浮士德 我要赢得权威，我要掌管！事业就是一切，名望不过是空幻。

梅菲斯特 可是会出一些诗人，向后世传知你的英名，用愚蠢来激发愚蠢。

浮士德 这一切都无从想象。你怎知人类的渴望？你那乖戾的本性，惨酷，刻毒，怎知人类的需求？

梅菲斯特 祝你如愿以偿！请私下见告，你有多大狂想？

浮士德 我把眼睛转向了大海：它不断膨胀高涨，使自己高耸如山；然后松弛下来，掀起了波涛，冲击着辽阔的平岸。我却感到烦燥，仿佛这种骄横气概妨害了尊重一切权利的自由的自由的精神，并通过热情高涨的血气，把它换成了情感上的不高兴。我原来视之为偶然，于是仔细观看：只见波涛停歇下来，又向后滚翻，离开了傲然抵达的终点；时间一到的话，它又会故技重演。

梅菲斯特 （向观众）在我听来，毫不稀奇；我早就知道，它在十万年以前。

浮士德 （激昂地说下去）海水悄悄涌来，涌向了千百地段，它本身从不生产，所到之处荒无人烟；它膨胀，它增长，它滚翻，把荒凉地带的可憎区域加以漫灌。一浪又一浪浩浩荡荡地灌成了一片汪洋，又立即退了回去，什么也没有完成，真使我惊惧而又失望：这奔放元素的无目的的力量！这时我的心灵敢于超越自身而飞翔；我要在这里战斗，我要令这股力量最终投降！

这是可能的！随它怎样泛滥，遇到任何小丘，它都得乖乖绕道而行；它再怎样傲慢而激荡，小小高地也能昂然把它抵挡，小小低谷也有把握把它吸收容纳。于是我心中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我要获得这昂贵的享受，把专横的大海从岸边赶走，把水域的边界缩小，把它远远赶到它固有的归宿！我已逐渐考虑成熟；这就是我的愿望，请你以一臂之力相助！

〔鼓声和军乐在观众背后，从远处，从右方传来。〕

梅菲斯特 这很容易！——你听见远处的鼓声了吗？

浮士德 又要打仗了！明智之士实在不忍闻之。

梅菲斯特 不管是战是和：明智在于努力为自己的利益捞一把。要当心，要注意每个有利的刹那。机会来了：浮士德，快去抓住它！

浮士德 别给我打那些破哑谜！总而言之，应该怎么办？要说就一下说到底。

梅菲斯特 我在半路听到风传：皇帝老倌遇上了大麻烦；你是认识他的。我们当年伺候他消遣，曾经把一批假财宝

悄悄送到他手边，那时他认为全世界都可以收买，只要你有钱。因为他年幼登基，往往下一些错误的结论：以为治国和享乐并行不悖，而且美满称心。

浮士德 其实大谬不然。下命令的人一定对命令本身感到快乐；即使他胸怀大志，一般人也都觉得高深莫测。他向亲信耳语的一切，一经执行，就会惊天动地。于是他始终都是至高无上的，最杰出的人物！——享乐则使人堕落卑鄙。

梅菲斯特 他可不是这样！他一味享乐，忘乎所以！搞得国家乱七八糟，伊于胡底，大大小小，交相攻伐，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城堡对城堡，都市对都市，行会对贵族，主教都与教士会和教区为敌；窄路相逢是冤家。教堂里也会行凶谋杀，商人和旅客出了城门，个个都会有去无回。于是人人变得胆大包天；因为，活着就得自卫！——果不其然，就这样走了下去！

浮士德 走下去，走下去——瘸瘸拐拐，跌倒又站起，然后跌个倒栽葱，咕咚一下滚到了一起。

梅菲斯特 每个人都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能力：这个状况也无可厚非。也只有渺小之徒才自以为完美，到头来让精英们觉得岂有此理。能人志士于是愤然而起，说道：“创太平者得天下。皇帝老倌既不能够，也不愿意——那就让我们选一个重新鼓舞国家的新皇帝，以便能够保佑每个人平平安安，并在一个新建的世界，让和平与正义结不解之缘。”

浮士德 听来倒像教士口吻。

梅菲斯特 他们就是些教士！他们保护脑满肠肥的饱汉；他们比别人更为私利打算。叛乱扩大了，他们便认为情有可原；我们陪着玩过的皇帝走过来了，看来最后免不了是一场战斗。

浮士德 我真可怜他，他当年多么仁慈而直爽。

梅菲斯特 咱们瞧着吧，活人总该有希望！让我们把他从狭谷里解救出来！俗语说，救人救彻底。何况谁知道，骰子如何落地！他要有运气，会有诸侯来效力。

〔他们越过中间山脉而来，检阅谷中大军的部署。鼓声和军乐从下方响起。〕

梅菲斯特 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我们参战，稳操胜券。

浮士德 还能指望什么呢？不过是要把戏，装幌子，搞诈骗！

梅菲斯特 是为打胜仗而采取的计谋！记住你的目的，就能坚定你伟大的意志！假如我们为皇帝保住宝座和江山，你就可以跪下来，拜领无边海滩作为采邑。

浮士德 你饱经沧桑，见多识广，那就再来打上一次胜仗！

梅菲斯特 不，你来打赢它！这一次由你来指挥这一仗。

浮士德 什么也不懂，却来发号施令，岂不是要让我出洋相！

梅菲斯特 凡事让参谋部去操心，大元帅尽可以安安稳稳。我早知刀兵不足为训，事先就招募深山原人，来当军事将领；谁能集聚他们，大功就可告成。

浮士德 怎么我看见那边有带武器的人？难道你还煽动起了山民？

梅菲斯特 哪里哪里！不过像彼得·斯昆茨先生，从一大堆废物里拣出几位精英。

〔三个勇士上场。（《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第八节）

梅菲斯特 我的伙计们来了！瞧吧：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服装和盔甲也各不相同，你跟他们同行，一定一路顺风。（向观众）现在每个孩子都喜爱戎装和骑士披肩，这几个无赖尽管不过是比喻，反倒更加使人满意。

闹得 （少不更事，轻便武装，着彩服）谁要是迎面撞上了爷们，一拳头就能够让他的狗嘴开花，要是他想开溜，就一把揪住那胆小鬼最后几根头发。

捞得快 （雄赳赳有丈夫气，武装精良，衣着华丽）动口不动手，未免太过愚蠢，白白浪费了光阴；还不如孜孜不倦地大捞特捞，别的一切事以后再论！

抓得紧 （老迈年高，披坚执锐，短装打扮）这样也未必赚多少；生活激流浪滔滔，再多财富转眼都冲掉。捞到手，固然好，抓得住，才更妙！要是让白头老汉来当家，谁也不会抢走你一丝一毫。

〔他们一块儿下山。

山麓小丘

〔鼓声和军乐声自下而起。皇帝的篷帐撑开了来。〕

〔皇帝，元帅，贴身护卫。〕

元 帅 把整个军队撤退到这合适的山谷，让它显得更加紧凑，这个主意看来经过仔细考虑；我坚定地相信，这一选择将使我们大功告成。

皇 帝 结果如何，自见分晓；不过我讨厌这种退却，它近乎于逃跑。

元 帅 陛下，请视察我军右翼！这样的地形正符合战略意图：高地并不陡峭，通过却不是太容易，这就利我不利敌，我们不妨隐蔽在波浪形的原野；敌骑也休想再斗胆进逼。

皇 帝 我无话可说，只有赞赏；手腕和胸怀正好在这儿展示一番。

元 帅 就在这儿，在中间草原的平地上，你看密集方阵正信心十足，磨拳擦掌。枪矛在阳光照耀下，透过晨雾，在空中闪闪发光。四角强大的步兵如巨浪澎湃，深不可测！有成千上万人在这儿大干一场。你由此可以认识群体的

力量；我相信这种威力能粉碎敌人的力量。

皇帝 我还是第一次目睹这种盛况。这样一支军队真可以拿一顶双。

元帅 关于我军的左翼，我无可奉告：勇敢的将士正扼守着坚固的山头；此刻正闪耀着刀光剑影的悬崖，正捍卫着险要的关卡。我已预感到，敌军在血战中猝不及防，将在这儿失败得丢盔弃甲。

皇帝 他们正向这边开过来，那些虚假的亲戚，他们一面喊我叔叔伯伯，老表兄弟，一面又野心勃勃，再三再四地觊觎威严的权杖，帝座的尊严，总想把它们抓到手里，接着他们又开始内讧起来，把国家蹂躏得一塌糊涂，现在又一起造反与我作对！老百姓则动摇不定，彷徨无谋，也只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

元帅 有个可靠的人，奉命去刺探敌情，他正匆匆下山；但愿任务能够圆满完成！

斥候一 凭借机诈和勇敢，
 我们还算侥幸，
 这儿那儿一气地乱钻，
 却带回很少佳音。
 不少人如同忠诚将士，
 宣誓向你归服效忠；
 却为按兵不动寻找着托词，
 说什么国内不稳，民心浮动。

皇帝 感恩，偏爱，义务，荣誉全是胡说，保护自己得靠

利己主义。等到你们的报应到了，你们难道还想不到，邻居的火灾会把你们烧光？

元 帅 第二个也回来了；他正缓慢下山，可怜他精疲力竭，四肢都正在发颤。

斥候二 开头我们高兴地探到，
 豪客四起，路途还多歧；
 突然之间就出乎意料，
 冒出出一个新立皇帝。
 于是按照着预定规章，
 乌合之众走过了牧场；
 跟着伪旗迎风飘扬着：
 天生一群听话绵羊。

皇 帝 一个伪帝对我有利：如今我才觉得，我是皇帝。以前当兵，我曾穿过铠甲，而今穿它是为更高的目的。每次庆典，再怎么豪华，什么也不欠缺，我却觉得没有危险所以深感遗憾。你们劝告我玩刺环游戏，我也像你们一样，心砰砰直跳，仿佛真在比武中接受考验；假如不是你们劝阻我发动战争，我现在一定早已战果累累，勋绩斐然。当年我映照在一片火海之中，火焰凶残地扑向我，我觉得我的胸膛早就烙上了独立的铃记；这虽然只是假象，可假象也十分宏伟。我曾经迷惘地梦见过胜利和荣誉；我要把过去荒唐蹉跎的一切都加以弥补。

〔使者被派遣去向伪帝挑战。

〔浮士德，身披铠甲，头戴半闭铁盔。

〔三勇士，装备与衣着如前。〕

浮士德 我们上场，希望不致遭受斥责；虽然并无必要，还是小心为是。你要知道，山民善于思考，精通自然与岩石之道。久已逃离平地的精灵，对于岩山比先前更加重要。他们沉静地通过了迷宫似的缝隙，工作在充满金属气味的贵重气体里；他们不断地分离，试验，结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发明一点新东西。他们用具有精神力量的轻巧手指，造出了些透明形体；然后在晶体及其永恒的沉默中观察上界的变易。

皇帝 这些我都听说过，我也相信你；不过，请问义士，这与我这里又有什么关系？

浮士德 诺尔齐亚的关亡术士，那个萨比尼人，是你忠诚而又正直的仆人。当年可怕的命运威胁过他：柴薪烧得劈啪直响，熊熊火舌到处舔燃；干燥的木片四周交叉堆积着，中间还会搀有沥青、硫磺之类的秸秸杆杆；人，神，魔鬼全都毫无办法——是陛下一举砸碎了那炽热的锁链！那是发生在罗马。他至今对你仍然十分感激，时刻关心你的行止起居。从那时候起，他完全忘却自己，一心只为你占卜星斗，勘探地府。是他委托我们火速赶来，帮助陛下一臂之力。山岳的威力是巨大的；自然在里面强大而自由地发挥作用，虽然愚钝的教士却斥之为妖异。

皇帝 在欢乐的日子，人人来来往往，挤满了厅堂，我们十分高兴，欢迎嘉宾乘兴前来，尽情地享受喜庆。可是，在关系重大的清晨时刻，命运的天平摇摆不定，这时赶

来鼎力相助的正人君子最受欢迎。不过，在这关键时刻，缩回强有力的手，往鞘里插进你的剑！请尊重这一瞬间，千军万马正奔赴战场，为拥护我或反对我而战！男儿当自强！谁若是垂涎宝座和皇冠，就看他本人配不配享受这份荣誉！哪个幽灵起过来反对我们，不论他自称皇帝，邦主，大将军还是诸侯领主，我都要亲自用拳头把他打入阴曹地府！

浮士德 不论完成大业何等重要，你拿头脑作抵押，总归不大好。头盔上还不是插着鸡冠和翎毛？它正保护着使我们满怀豪情的头脑。没有头颅，四肢又有何能？因为它一旦入睡，一切都将萎靡不振；如果它负伤，一切也跟着受害，等它复了元，一切才重新振作。于是这手臂很快懂得行使它强有力的权利，它举起了盾牌，掩护着头盖；剑也马上觉察到自己的职责，用力转避又重新还击；能干的脚也享受到它的无比的幸运，急忙踩住了被杀者的后颈。

皇帝 我正是这样义愤填膺，恨不得狠狠揍他一顿，把他骄傲的脑袋变成踏脚凳！

使者们 （回来）不受尊敬，毫无成效，

我们在那儿遭到人白眼；

我们强硬的无比高尚的通告

被他们视作无聊的笑谈；

“你的皇帝下落尚不明，

有如狭谷回声再也听不见；

假如我们把他记在心，

就像故事所说——那是许久以前。”

浮士德 这样一来，正符合精锐之师的愿望，坚定忠诚的将士都站在你两旁。敌人打过来了，你的部下正殷切待命；请下令攻打！这是大好时分。

皇帝 可我放弃指挥权。（对元帅）君侯，这份重责让你来承担！

元帅 那么，让右翼上阵！敌军的左翼正在上山，让他们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失败在久经考验的忠勇青年面前。

浮士德 请允许这位壮士立即加入你的部队，跟你的部队融为一体，也好发挥出他强大的力量！（指向右方）

闹得凶 （走出来）谁要跟我碰面，我不打得他鼻青脸肿，他就休想回去；谁要是想转身开溜，就叫他脖子、脑袋带头盖一股脑儿耷拉在颈项上，看起来惨兮兮。等我发起狠来，你的兵士便拿起刀剑棍棒上来打，打得敌人倒在地，淹没在了自己的血泊里。（下）

元帅 我军中央的方阵要慢慢跟上，要巧妙运用全力迎战顽敌；稍微偏右一点！我军一旦激发起来的战斗力，已经动摇了他们的阵地。

浮士德 （指向中央一人）让这一位也来听从你的口令！他机警精明，能把什么都抢得一点不剩。

捞得快（走出来） 皇帝军队胆气高，要有掳掠的热望来配套；目标已经为大家安排好；逆帝军帐富丽堂皇好逍遥！他在宝座上神气不了多久；让我冲在方阵的最前头。

抢得急 （随军女酒贩，紧靠着捞得快）我虽没有嫁给他，可是我亲爱的旧日相好。我们遇上秋收好季节！女人捞

起来可不得了，抢劫掠夺毫不留情；乘胜前进！任何禁令都会拦不倒。（二人同下）

元 帅 果然不出所料，敌军右翼开始猛攻我军左翼。这疯狂的行动，要夺取险隘的山道。我们必须人人出战，与它抵抗到底。

浮士德 （向左方示意）主上，务请垂青此人：强上加强，于事亦无损。

抓得紧 （走出来）左翼不必惊惶！有我在场，阵地必会安然无恙；鄙人身上自见到老人的干才：我抓紧了的东西，任何闪电都劈不开。（下）

梅菲斯特 （从上而下）请看背后远处，从每个锯齿形山谷里，不断地涌出了武装的兵卒，把狭路挤得更加局促，并用盔、甲、剑、盾在我们身后筑起了一道墙壁，只等着一声令下，就要向敌人发动攻击！（悄声向解事的观众）这些兵卒从何而来，你们不必查究！我一向当然是没有延误，已经扫除了周围的武器库；他们或上马，或徒步，仿佛依然世间的人主；从前是骑士，国王，皇帝，如今不过是一堆空蜗牛壳；许多幽灵钻进去装扮起来，把中世纪演得生动活泼。不管里面藏着什么妖魔，这一次好歹会见效果。（高声）请听，他们早就已怒发冲冠，拿铿锵兵器互相战斗！破烂的军旗往复飘动，焦急期待新鲜的微风。诸位不妨想想：这儿有一支古代兵马精神抖擞，正准备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上方传来可怕的长号声，敌军颓势明显得可见。

浮士德 地平线已是一片黑暗，到处闪烁着不祥的红光；刀枪剑戟血淋淋四下闪动，还有岩石、树林、大气、整个天空都成了战场。

梅菲斯特 右翼正在努力坚持着；我可看见汉斯闹得十分出众，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忙忙碌碌，如同灵活的巨人横撞直冲。

皇帝 我刚看见一只胳膊举起来，现在却看到十二只在挥舞，这未免有悖自然规律。

浮士德 你难道没听说过飘浮在西西里海岸的雾带？大白天里，动荡而分明，升上了半空，映照在稀有的气氛里，现出一片罕见的风采：有城市忽隐忽现，有花园或升或降，那一幅幅美景在天空呈现出来。

皇帝 可是多么危险！我看见所有长矛的尖端都在闪电；方阵上的亮枪有灵活的火星正在飞舞，我真觉得有点鬼气森然。

浮士德 还望海涵，主上，这是消逝了的精神自然的遗迹，是宙斯的孪生子的反光，全部水手碰见它都要祈祷；他们在这儿凝集着最后的力量。

皇帝 大自然针对我们，收罗了这些奇观异景，请问我们应当感激谁？

梅菲斯特 除了那位大师，把你的命运念念不忘的高士，还有谁人？你的敌人对你进行严重威胁，实在使他五内如焚。他想报恩，一定要把你搭救，即使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皇帝 当年人们一面欢呼，一面簇拥着我巡游，好不威风；

我既然有了权威，就想把它试验一下，于是有失考虑，觉得未尝不可给那位白须老者奉送一阵清风。这样便使教士们大扫其兴，当然也就博不了他们的欢心。而今过了多少年，难不成我还会为那件轻举妄动经受报应？

浮士德 慷慨的善行自有善报；请把目光转向上方！我想他会送你一个祥兆，请注意！立刻就可以瞧到！

皇帝 一只雄鹰在高空盘旋，一只雕头狮龇牙咧嘴跟着团团转。

浮士德 请注意：我看真是大吉大利！雕头狮作为动物本来总十分滑稽，它怎能够如此不自量力，妄想与真正的雄鹰匹敌？

皇帝 现在，它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彼此包抄；——转瞬间，它们扑向了对方，相互啄撕胸脯和颈项的羽毛。

浮士德 瞧吧，倒楣的雕头狮浑身稀烂，遍体鳞伤，狮尾耷拉下来，一溜烟钻进山顶林中不知所往。

皇帝 但愿预兆成为现实！我尽管相信，却又不禁惊讶之至。

梅菲斯特 （向右侧）由于我军步步进逼，敌军不得不一再地退避，且战且走，根本无把握，一齐拥向了他们的右翼，这样打下去，竟乱了他们主力左翼的阵地。我军方阵的坚固尖兵都转向了右方，有如闪电一般，插入敌军的薄弱地段——现在，两军鏖战，势均力敌，杀声震天，在双重的对峙之中，宛如暴风雨卷起的巨澜；气势壮烈无可比拟，这场战斗我们一定稳操胜券！

皇帝 （向左侧对浮士德）看哪！我觉得那边很不可靠：我

军阵地十分危险。再看不见投石飞舞，敌军已爬上了低岩，高岩也被放弃。瞧现在！——敌军结成整体，朝我们越逼越近，说不定占领了通道：这就是旁门左道的下场！你们的法术完全无效。

〔暂停。〕

梅菲斯特 我的两只乌鸦飞来了：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我真的担心会对我们不利。

皇帝 这两只怪鸟又有何意？它们张开了黑色的帆翼，从激战的山头飞到了这边。

梅菲斯特 （对乌鸦）紧紧靠近我的耳旁！谁让你们保护，谁就不会死亡，因为你们的忠告合乎逻辑，不容拒抗。

浮士德 （对皇帝）想必你听说过鸽子，它们从远处飞回巢里孵卵和储食。这里将有个重要的差别：鸽邮为和平服务，鸦邮却宣布战争的到来。

梅菲斯特 大祸临头了：瞧那儿！我们的勇士在岩边陷入了磨难！最近的高地已被占领，假如敌人抢夺了通道，我们就会狼狈不堪。

皇帝 我终于被骗了！你们把我拖进了罗网；我害怕它从此会缠着我不放。

梅菲斯特 拿出勇气来！现在还不算失败。要有耐性和诀窍来对付最后的难关；形势临了通常反而严峻。我有比较可靠的信使；请下令宣告吧，今后由我来发命令。

元帅 （适时走来）你跟这些人沆瀣一气，始终使我非常痛惜；魔法也交不上什么好运。我不知怎么扭转战机；他们既然开了头，就由他们去收场，我这里奉还指挥权。

皇帝 且把它保持到较好的时辰，说不定会让我们交上好运！我憎恶这个恶棍，连同他和乌鸦的交情。（对梅菲斯特）指挥棒可不能给你，我觉得你不是合适的人。左右赶忙传令，设法解救我们！要发生的一切就让它发生罢。（随元帅一同进帐）

梅菲斯特 愿这根秃棒能够保护他！它对我们外人没有什么用，倒是有几分像个十字架。

浮士德 现在该怎么办？

梅菲斯特 早已办妥了！——好吧，我的黑表弟，赶快来效力，飞到山上的大湖去！代我向水仙们问好，请她们通融一下她们湖水的假象！借助于难以通晓的女性技巧，她们能够把假象同真相加以区分，而众人却发誓宣称假就是真。

〔暂停。〕

浮士德 我们的乌鸦一定把水仙们奉承到家；那边已开始有哗哗的流水。在众多干燥、光秃的岩面，正涌流着丰满、疾速的清泉；敌人的胜利终于结束了！

梅菲斯特 这是一次妙不可言的迎迓。最勇敢的登山家也会狼狈得七上八下。

浮士德 一条溪流化为几条溪流沛然奔腾而下，又加倍地从狭谷流了回来，形成了一条大河，抛出了弧形的水花；突然间它流到平坦的岩面，向四面八方潺流着，飞溅着，一级一级向山谷冲撞。英勇大胆的堵塞又有何助？巨浪滔天会把它们冲走。面临澎湃的水势，我也同时感到浑身颤抖。

梅菲斯特 对这种虚构的水势，我怎么一无所见；看来只有肉眼凡胎才会受骗，这件怪事倒是使我兴味盎然。他们横冲直撞，乱成一团：那些傻瓜们以为自己快要淹死，尽管他们自由地喘息在坚固的土地上，以可笑的游泳姿势跑跑颠颠。到处乱七八糟，一片狼藉！（乌鸦飞了回来）我会向那高尚的大师把你们赞扬；你们想像大师本人一样显显本领，就请赶快飞向炉火熊熊的锻铁场，那儿侏儒们从来不知疲倦，把金属和石块敲得火星四溅！你们且去与他们絮叨一番，向他们索讨一粒火种，闪烁着，照耀着，爆炸着，恰如人们所珍视的那样！远方的电闪，最高星辰的瞬息坠落，的确每个夏夜都会发生；但混乱丛林里的电闪，潮湿地面啾啾作响的星星，却并不那么容易看见。因此，你们用不着煞费心机，不妨先恳请，再命令。

〔乌鸦飞走。上述情节逐一实现。〕

梅菲斯特 敌营暮色沉沉！步步走向不稳！四处鬼火荧荧，突然强光照明！一切都美妙动人，单欠惊惶噪声。

浮士德 从陵墓洞府搬出来的空洞武器，到露天里便觉得坚实有力；上面早已经喀哒喀哒地响个不停，原本是一片奇妙而虚假的杀伐之音。

梅菲斯特 完全正确！它们再也无法忍耐；骑士的棍棒已经响成一片，似乎回到了可爱的古代。腕甲胫甲一齐套上，就如同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重新开始了永恒的战斗。保持着世代相传的敌意，彼此显示不共戴天的淋漓地表现；随处可闻鏖兵的怒吼。后来，如同所有魔鬼宴会，党派

仇恨充分发挥，直到最后同归于尽；双方发出可厌的惊惶叫喊，间或还夹着撒旦刺耳的慨叹，从谷底传来实在惨不忍闻。

〔管弦乐奏出了战争的喧嚣，最后转为了畅快的军乐。

伪帝的营帐

〔帝座，富丽的环境。〕

〔捞得快，抢得急。〕

抢得急 看来我们是最先到这儿来！

捞得快 乌鸦也不如我们这般快。

抢得急 哦！这儿堆着多少财宝！从哪儿拿起，拿到哪儿为止才好呢？

捞得快 屋子里装得满满当当！真不知从哪儿下手。

抢得急 这条毯子正对劲，我的床铺太寒碜。

捞得快 这儿竟挂着流星钢棍！我早就想捥摸着它一根。

抢得急 大红披风镶金边，我想它想了很多年。

捞得快 （取武器）有了它马到成功：拿它杀敌，拿它冲锋。——你大包小包已装了许多，正经东西可没装进什么。破破烂烂放回地头，这些箱子快搬走一口！这是军队的一点饷银，可是里面装的全是黄金。

抢得急 它沉得要命！我举不起，也扛不了。

捞得快 快蹲下来！一定得低着头！我再把它往你硬背上放。

抢得急 糟糕！糟糕！打了个趔趄！压得我的腰都快断成两

截了！

〔箱子摔下来，裂开了盖。

捞得快 这里赤金堆成堆，快捞快抢千万别后悔！

抢得急 （蹲下）快往怀里搂！一定要搂个够。

捞得快 够了够了！赶快颠儿！（抢得急站了起来）糟糕，你围裙上有个窟窿眼儿！无论你走到哪儿，停在哪儿，只见财宝遍地撒。

贴身侍卫们 （我方皇帝的）你们干吗溜进这块圣地来？竟然敢来发皇帝的财？

捞得快 我们扛活卖力气，来拿我们自己的一份战利品。在敌人营帐这可是惯例，须知我们可也是丘八兵！

贴身侍卫们 那一套在我们这块儿不作兴：当兵就不应小偷小摸耍光棍！谁来投靠我们的皇帝，就得是个正派的兵！

捞得快 谁不晓得什么叫正派，它的意思就是勒索和摊派。你们大伙儿只不过是一丘之貉：你们的行话就是——“拿出来！”（对抢得急）快把捞到手的搬完！我们在这儿可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下）

侍卫一 那家伙无耻狂妄，你干吗不给他那么一记耳光？

侍卫二 我不知怎么浑身发软：他们是如此鬼气森然。

侍卫三 我眼前一片模糊，闪了一下，什么都看不清楚。

侍卫四 我不知说什么好：整天价热得吃不消，那么心烦意乱，郁闷难熬；这个站着那个倒着，我们一面摸索一面打击，敌人于是应声倒地；眼前有一片烟雾升腾，耳中嗡嗡、沙沙、啾啾响个不停。这样折腾半天，我们总算到了，到底发生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皇帝偕四位诸侯进帐。侍卫们退下了。〕

皇帝 他该怎样就怎样吧！我们总算是打赢了这场战争，敌人仓皇逃跑，到了平原更是溃不成军。宝座已然虚设，造反的财物用地毯包着，使周围显得更其逼仄。我们光复了旧物，还有自己的卫队保护，摆出皇帝的威仪，等待各族使者觐见庆祝；佳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全国已经平靖了，朝野欣然归附。我们在战斗中虽然采用过魔法，归根到底这场仗是由我们自己打的。诚然，一些偶发事件曾经对战士们有利，如空中落石，血雨袭敌，岩洞发出巨声怪响，使敌军丧魂落魄，我军斗志昂昂。战败者长眠，永远受到后人嘲讽；战胜者喜气洋洋，把厚爱的天主称颂。万众一心，不需要命令——“主啊，我们赞美你！”千百万人异口同声。可是，为了从事最高的褒奖，我得把虔敬的目光转向自己的胸膛，过去可从未曾这样。年轻、快乐的君王可能虚度光阴，年龄会教导他寸阴寸金而分秒必争。因此，我立刻要毫不迟疑地移樽就教，为了宫廷国家大事而把四位大人烦劳。（向第一位）哦，侯卿！你曾经英明地把军队进行编整，在重大时刻又骁勇地指挥他们冲锋陷阵；而今到了太平日子，你必须按时势需要继续作出贡献，我封你为礼部大臣，并赐你这柄宝剑。

礼部大臣 你忠诚的军队迄今忙于安内，而今在边境上捍卫着你和你的帝位。日后在宽敞祖堡的大厅里如有庆宴，务祈恩准臣等为陛下备办御膳！我即将把晶莹美酒呈献上

来，我将佩着锃亮宝剑侍立在两旁，我将永远把至高无上的陛下伺候。

皇帝（向第二位）你身为勇士，还显得和蔼可亲，封你为宫内大臣，这个职务可不轻。在宫内所有侍从臣仆中间，你是头目，他们如发生内讧，势必将妨碍勤务；今后要把你的榜样光荣地树立，让主上和宫内一切人等皆大欢喜。

宫内大臣 仰承主上旨意，方能沐受圣恩；对好人多加帮助，也不损害坏人，坦白而不耍滑，沉静而不藏奸！我将十分高兴，如蒙主上垂鉴。对于那次盛会，是否驰骋想象？主上就座之后我将把金盆捧上，并把御章指环拿在手心，以便于盥洗御手好让你大快朵颐，你的青睐令我深感荣幸。

皇帝 我想我未免过于严肃，竟忽略了庆典事宜；也罢！高兴热闹一番，倒也是差强人意。（向第三位）我封你为膳务总管！今后你来主持狩猎、禽场和菜园；一年四季的可口佳肴由我来挑选，你看每月什么时鲜上市，可得用心为我调制！

膳务总管 严格的斋戒在我是最愉快的职务，直到一道珍馐呈献上来令你心满意足！御厨人员将与我同德同心，到远方采购鲜货，在饮食上加速时令的流转。不过也不适宜为饱口福骛远趋新，圣躬所需恰是清淡而卫生。

皇帝（向第四位）因为这里不可避免要涉及宴饮，年轻的勇士，请你为我主持觴政！大司酒，照料好我们的酒窖，保证美酒盈樽！你自己要放节制些，可别因为近水

楼台，沉湎醉乡，有失身份！

大司酒 我的君主，青年人只要受到信任，转瞬间也会长大成人。我也设身参加那场盛会；我要把皇家酒柜装饰得尽善尽美，豪华璀璨的金杯银盏应有尽有，事先还必须备好最可爱的高脚杯，让你拿起来顺手：可喜这只晶莹的威尼斯玻璃杯，喝起来能更添酒味，但决不会让人喝醉。不过，人们往往过分信任这类奇珍异宝；陛下，你的节制更能够为圣驾保镳。

皇帝 我在这庄重的时刻想赏赐你们什么，你们已深信不疑地从可靠的口中得到。皇帝可是金口玉言，每件赏赐绝对靠得住；但是为了确证起见，还需要高贵的文书，还需要御笔签署。为了正式举行，我看见适当人选已出现。

〔大主教兼宰相上。〕

皇帝 圆屋顶只有信赖拱顶石，才能确保永久的稳固。你瞧这儿四位侯爵！我们方才商量过，首先拿什么来保证宫室和朝廷的永续。但是现在，整个国家大事要重重地加在五位肩上！你们分封疆土应比其他任何人灿烂辉煌；所以我把那些叛逆们的世袭领地拿来，扩大了你们封土的边疆。我要把这许多沃土判给你们忠良，同时还授予了特权，让你们及时通过继承、购买和交换把封土进一步扩张。凡属你们领主应有的权利，你们无疑可以顺利行使，不受干预。作为法官你们可以作出终审判决，你们最高的地位更不容许上诉。此外，捐税、地租、贡赋、采邑金、护送费和通行税，开矿权、制盐权和铸币权统统归你们独享。因为，为了更加充分证明我的谢意，我

要把你们提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大主教 我谨代表大家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你使我们坚固起来，实际上也大大加强了你自己的权力。

皇帝 我还要赋予你们五位更高的威望。我仍为我的国家活着，而且希望活得久长；但是列祖列宗的血统却牵引着我审慎的目光，从目前迅猛的奋发活动转回到可怕的无常。到那时候我也会同我的亲人永远分开：那时候你们指定继承人将责无旁贷。请到神圣祭坛为他来加冕，把他拥戴，务使目前混乱的国家归于国泰民安，紫气东来。

宰相 内心虽然充满骄矜，外表仍然一味恭顺，世上诸侯位高一等，每人都向陛下俯首称臣。只要忠诚的血液在血管里灌输，我们就是圣意活动自如的身躯。

皇帝 那么，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应该有个结果，为了千秋万代要用文书和笔迹加以认可。诚然，你们作为领主对领地可以自由掌握，但还有个条件，即他们不能分割。不论你们增加多少，这一切你们都是受之于我，你们的长子同样可以不劳而获。

宰相 为了国家和我们个人的洪福，这份最重要的规章，我随即欣然记在这张羊皮纸上；誊录和用玺自可交由中书省，主上，你只需要以神圣的签署加以保证。

皇帝 现在你们可以退朝，以便聚在一起，人人把这伟大的节日都加以思索。

〔世俗的诸侯退下。〕

教会的（诸侯） （留下来，动情地说）宰相走了，主教留下来，有几句逆耳忠言请勿见怪！他为你惶恐不安，是

出于慈父般的胸怀。

皇帝 在这喜庆的时刻，还有什么事情使你感到不安，快请说吧！

大主教 发现你拿神圣的头颅同撒旦结盟签约，这时刻真令我深感悲痛！虽然你安坐帝位不啻垂拱，可惜这只是对天主和教皇父亲的嘲弄。如果教皇知道了真相，他会迅速地加以惩处，会把你这有罪的国度加以咒逐。因为他还没有忘记，在那崇高的时光，在你加冕的日子，你曾经把那个妖人加以释放。从你的冠冕发出第一道宽赦之光，竟落在被诅咒的头颅上，这就给教会造成了损伤。且捶胸忏悔吧，且从非法的收益拿出一星半点返还给教堂。那片无比宽阔的丘陵地带，你曾经在那里架起营帐，恶魔在那里负责把你保护，你曾经对伪侯唯命是从，现在可要虔诚皈依，把它捐献给教会把神侍奉；还有那绵延开去的山岗和密林，长满绿草而长成肥沃牧场的高地，盛产鱼虾的净湖，以及迅疾蜿蜒、直冲谷底的无数小溪；再加上那宽阔的山谷，连同草地、平原、低处：统统捐献出来，你才能痛改前非，重获恩宠。

皇帝 我的深重罪过使我大为震惊；献地的疆界请你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标定！

大主教 首先！把那些犯罪的渎神场所立即进贡，并昭示天下，永作祭祀天主之用！为了精神的需要，迅速耸立起坚固的高墙：圣坛已经照进了晨光，正在增长的建筑物扩大成为十字形，本堂加长又加高使信徒们十分高兴；他们早已热忱地涌进庄严的大门，满山满谷都响彻第一阵

钟声，钟声从参天的高塔响个不停，忏悔者纷至沓来以迎接再造的生命。愿那献祭的隆重节日早些来到，陛下的光临将会是至高无上的光荣。

皇帝 为了赞颂天主，悔改自身，愿这伟大的工程宣告我的虔诚。够了！我已经感觉我的心神不断振奋。

大主教 身为宰相，我得把大功促成，负责把手续都办妥。

皇帝 快把拟交教会保存的正式文书进呈，我将乐于在上面签上名。

大主教 （已经告退，但在门口又转过身来）随同竣工的建筑，你还得把全部租税：什一税、地租、贡赋永远献出。相应的保养自有不少需要，细心管理更会开销不少。要想在这样荒凉地带加速建筑进程，还得从掠夺的财宝中给我们分出一些黄金。此外，我不能够默不作声，还需要从远方运来木料、石灰、板石等等。搬运事宜自可交给由讲道坛熏陶过的百姓：教会可以祝福为教会服务的人。（下）

皇帝 而今我身负深重的罪愆；那可恶的魔术师可真是害我不浅。

大主教 （又一次转身，深深鞠躬）哦，主上，请原谅！你还把国家的海滩都赐给了那臭名昭著的流氓；如果你不忏悔，把那里的什一税、地租、捐赠和租税也一起献给高贵的教会，就只好让那家伙受到诅咒，永远倒楣。

皇帝 （不耐地）那儿还没有陆地：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

大主教 谁有公理和耐心，时机就会为谁而来。愿你的承诺

对我们永远地生效！（下）

皇帝（独白）这样下去，我最终会把整个国家割让掉！

第五幕

开 阔 地 带

过 客 是的！就是那些浓郁的菩提树，站立在那儿，依然显得很苍劲。我在长年的漫游之后，终于又看见了它们！还是那个老地方，那间小草房，当年暴风雨掀起了海浪，把我冲到了那片沙滩上，正是它把我安藏。我要祝福我的房东，那一对乐于助人的夫妇，他们那时就已经很老了，今天想见到他们怕还不容易。唉！他们可是些善男信女呀！我是敲门？还是喊一声？请接受我的问候，如果你们今天还享有好客、行善的运气。

包喀斯 （小老太婆，很老很老）亲爱的生客！轻点！轻点！安静点！快让我老伴安静睡一阵！老人睡久点，醒得虽然早，干起活来才有劲儿。

过 客 请告诉我，老妈妈，你可正是我应当感激的人，从前不就是你和你老伴一起，挽救过我这个青年的性命？你可就是包喀斯，当年还忙着给这个半死人嘴里灌茶水、送点心？（老汉上）你可是那个菲勒蒙，当年那么使劲地从海水里打捞我的财宝和金银？是你迅速生起了火，腾起了火焰；是你敲起了钟，发出了清脆的钟声：那场可怕的故事终于化险为夷，敢情是全靠了你们。

现在让我走上前来，远眺一下无垠的大海；让我跪下，让我祈祷上苍！我的胸口实在是憋得慌。（在沙滩上向前走）

菲勒蒙 （对包喀斯）快到鲜花盛开的小园里铺好桌布！让他赶快跑去，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见到的一切令他相信。（站在过客身旁）当年滔天海浪把你虐待得够呛，而今变成花园把你款待，且瞧瞧一片天堂般的景象。我已经更加老迈，应急帮忙实在不如先前，正象我的精力渐衰，海浪也已退得很远。英主的悍仆们挖了沟，筑了堤，侵犯了大海的权利，起而代之地变成了主人。请看草地连着草地绿成一片，还有牧场，花园，村庄与树林！——现在请来享用一点茶，因为太阳就要落山了。那边远处有帆影动摇，在寻找夜泊的安全港口。众鸟也知归巢，如今那里有了码头。你只有极目远眺，才看得见大海蔚蓝色的边缘，而且左右一片开阔地带，已是人烟稠密的地带。

〔三人在小园中围桌而坐。〕

包喀斯 你怎么一直沉默不语？不想呷一两口，把干渴的喉咙也润润？

菲勒蒙 他倒很想知道奇迹；你爱饶舌，就请讲出来给他听听。

包喀斯 好吧！这确是个奇迹！今天还让我于心不安；因为整个事情发生得太不合常理。

菲勒蒙 皇帝把海岸赐给了他，会不会因此犯了罪过？那时不是有个传令官，一路都吹着喇叭宣告过来么？就离我

们沙滩不远，迈出了第一步，篷帐，茅屋！——一座王宫很快都建成在那绿荫处。

包喀斯 大白天，奴仆们又是镐又是锹，一下一下，瞎忙一阵；可是夜间灯火通明，大堤次日即已告成。一定是用活人流血献过祭，怪不得夜间响起了痛苦的呻吟；火浆流到了大海，明天就有一条运河可以航行。他不信神，而且他贪得无厌，想占有我们的房屋，我们的丛林；他装腔作势，冒充我们的邻居，我们也只好俯仰由人。

菲勒蒙 他可曾经建议，拿新土地上的豪华庄园当作赔偿！

包喀斯 那片填起来的水地可千万别相信，你的高坡一定不能让！

菲勒蒙 咱们回教堂去吧，趁天边夕阳余晖未尽！快让我们鸣钟，下跪，祷告，皈依古老的天神！

宫 殿

〔宽广的观赏花园，笔直的大运河。

〔浮士德，老迈年高，漫步，沉思。

守塔人林叩斯 （用话筒）天边落下了夕阳，最后几艘船只也愉快地进了港。有一只大驳船正要开到这儿运河上。颜色不一的船旗迎风飘扬，僵直的桅杆准备停当；水手长正兴高采烈地把你称道，说你在最后关头总有吉星高照。

〔钟声在沙滩上响起来。

浮士德 （暴躁地）该死的钟声！伤人伤得太无耻，就像一支恶毒的暗箭！眼前只见我的国土无边无际，可背后却有烦恼戏弄我，用嫉妒的声音将我提醒：我的大好河山并不空想，菩提树地带，褐色的小屋，朽坏的小教堂就不是我的。我想到那里去休憩一下，但陌生的人影使我害怕，是我的眼中钉，脚底刺——哦，我得远远离开这里才好！

守塔人 （同上）彩色的驳船，乘着凉爽晚风划过来，高高兴兴把岸靠！它一路顺风，所有箱箱笼笼，囊囊包包，堆得很高很高！

〔华丽的驳船，丰富多彩地装满了世界各地的新奇产品。

〔梅菲斯特、三勇士上。

合 唱 我们上了岸，
 我们也到了家。
 恭喜呀货老板，
 恭喜呀船老大！

〔他们下船，把货卸到岸上。

梅菲斯特 我们总算显了一番身手，得到东家夸奖倒也心中高兴。出航只有两条船，现在进港有了二十条。我们干了什么大事，瞧瞧我们的装载就知道。自由的海洋解救了才智；谁还会懂得多思考问题！那儿管用的就是顺手牵羊：抓到了鱼，就抓到了船，做了三条船的主人，不愁第四条钩不上；接着第五条也就倒了楣，有力就有权。我们只追求目的，而不在乎手段！战争，贸易和海盗行径本是三位一体，要把它们分开，肯定不懂得航海的奥秘。

三勇士 既没有道谢，
 也没有再问候！
 好象给主人
 带来了粪土。
 他摆出了脸色
 实在很难看：
 帝王的产业

他竟然不喜欢。

梅菲斯特

别再等待

有什么报酬！

你们一份

都已经领走。

三勇士

那不过是

小菜一碟；

我们只要求

能平分秋色。

梅菲斯特

先把这些

贵重的物品

一一摆进

各个大厅！

当他走进来

满目琳琅，

核算一切时

丝毫不爽，

他肯定会

显示慷慨，

并且对船队

设宴招待。

明朝将会有彩禽飞来，

我得费神妥善地安排。

〔货物被搬走。

梅菲斯特 （对浮士德）听说你高贵的幸运，你竟然面色严峻，目光阴沉。超群的智慧实在卓有成效，海岸和大海已经和好，大海从海岸接受船只出航，准备让它们乘风破浪；可以说，你从宫里把手臂伸开，就可以拥抱整个世界！正是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建筑，在这里建起了第一座木板屋；从前挖出的一道浅沟，现在已经可以荡桨摇橹。你那高尚的意志，你的臣民的尽力，赢得了海洋和大地的奖励。从这里——

浮士德 该死的“这里”！正是它把我压得窒息。对你这个世故老手，我不得不说道：它把一根又一根刺扎在我心头，我简直受不了！怎么说我都觉得丢丑。那上边的老人应当搬走，我想在菩提树下安家，可那几株树不归我所有，竟破坏了我的一统天下。我原来希望，在树枝中间搭起鹰架，好让我登高望远，把我所完成的大业看个饱，一眼就浏览人类心灵的伟大创建，以聪明才智为人民建造广厦千万间。

想不到我经受最大的痛苦，竟是自觉富有而又美中不足！小钟的声响，菩提树的清香，似乎把我围困在墓地和教堂。无往不利的意志自由，不料竟毁在这块沙丘之上。怎样才能摆脱这些胡思乱想？小钟一响，我就要发疯。

梅菲斯特 当然，这重大的烦恼，总会使你活得不愉快！谁能否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什么高尚的耳朵都不爱听。那该死的钟声，把晴朗的暮空搞得乌烟瘴气，从婴

儿受洗一直到老人下葬，事事有它搀和在一起，仿佛人生在叮当声中，不过是一场春梦。

浮士德 最辉煌的胜利，遇到了抵抗和固执，也会相应地贬值，因为深切、可怕的苦闷，世人往往倦于做正人君子。

梅菲斯特 那你还在这里讲什么客气？早就应该开拓殖民地！

浮士德 那么快去把他们搬掉！——我为老人们挑选的那块好田庄，想必你明白。

梅菲斯特 就去把他们带开，把他们安顿下来，很快，他们就会得其所哉。虽然经受一点暴力，但有美好的居处聊以宽怀。（吹起刺耳的口哨）

〔三勇士上。〕

梅菲斯特 来吧，照东家的吩咐干！明天就将举行船队的盛宴。

三勇士 老东家待我们太刻薄，一顿欢快的宴会倒也是没话说。

梅菲斯特 （面向观众）旧调又重弹：以前有个拿伯的葡萄园。（《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

深 夜

守塔人林叩斯 （在宫阙的望台上放歌）

天生的千里眼，
奉命来观测，
守塔得有誓愿，
世界真可乐。
纵目眺望远方，
转睛瞧着近处，
星星伴月亮，
树林藏着小鹿。
万象的确美观，
永远一华饰，
华饰令我欢，
我亦愉悦自己。
双眸殊多福，
所欲无不准备，
无论见何物，
无往而不美。

（稍停）

我被安排得高高在上，
不单单是为了娱乐自己：
多么可怕的悲惨景象
从阴暗世界向我袭击！
我看见火星四下飞溅，
从菩提树的双倍偏夜色穿过；
一阵阵气流不断地拂扇，
扇起了越来越旺的烈火。
唉，生苔而潮湿的林间的小屋，
刹那间只看见火焰蔓延！
赶快救火，不能迟误，
偏偏救火工具还不在手边。
唉，那厚道的老夫妻俩，
平素是多么小心火烛，
竟然遭殃于浓烟之下，
多么可怖的一幕惨剧！
黑色的生苔屋架
在烈火中被烧得通红；
唯愿那善良的老人家
能逃脱地狱的孽火熊熊！
发亮的火舌径直往上舔，
舔到了树叶和树枝中间；

干燥的枝桠它燃烧猛烈，
很快烧红就坠落在了地上。
亲眼看到了这所有一切！
我竟然有望得这么远的眼力！
接着倒下了无比沉重的树干，
小教堂不幸一下子就塌掉。
尖尖的火焰像蛇一般
已经高高地窜到了树梢。
中空的树身连同着根叶
全落入紫红烈焰的大口。——
（停顿很久，再唱）
以前令人悦目的种种切切，
已随百年一齐化为乌有！

浮士德 （在阳台上，面对沙滩）上面传来的一阵歌声多么辛酸？词曲传到这儿未免晚了一些。是我的守塔人在悲叹；那急躁行动也使我内心深为不安。虽然菩提树烧成了可怕的半焦树干，一座了望台即将建成，可以望到无涯的天边。我还仿佛看见了新居，那对老夫妻就住在里面，他们会感激我慷慨关怀，从而安心地欢度晚年。

梅菲斯特和三勇士 （在下面）我们大步流星转回程；请原谅，事情办得欠和顺。我们敲，我们叩，一直给我们吃的闭门羹；我们叩，我们推，朽门终于倒下了；我们大声地叫喊，狠狠威胁，他们就是充耳不闻。跟类似情况

一个样，他们不听，他们不肯！可是我们也毫不犹豫，立刻把他们赶了出去。那老两口倒没受到多少苦，一下子就给吓掉了魂。那儿还隐藏着一个陌生人，想来交手，也给打得两腿伸。在短短恶斗时分，炭火被打翻，四下飞散，把稻草都点燃。于是，大火冲天，三人便在火葬堆里死掉了。

浮士德 你们可是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我是要交换，没叫你们去抢！你们如此卤莽地蛮干，真是混帐！我的诅咒要落在你们每人头上！

合 唱 一句古话挺管用：
 见了强权就服从！
 要是胆敢去硬顶，
 当心身家和——性命！（下）

浮士德 （在阳台上） 星辰掩藏了光辉，火势已经减弱。有一阵阴风习习，把烟雾吹到我这里。命令下得快，执行得也太快！——是什么东西在影影绰绰飘过来？

午 夜

〔四个白发老妇上。〕

第一个 我名叫匮乏。

第二个 我名叫债务。

第三个 我名叫忧愁。

第四个 我名叫困厄。

三 人 门关住了，我们进不去；里面住着一个富翁，我们也不愿进去。

匮 乏 那我就变成影子了。

债 务 那我就会销声匿迹。

困 厄 他会对我转过那养尊处优的脸。

忧 愁 姐妹们，你们进不去，也不敢进去。但我忧愁，却能从钥匙孔里钻进去。（隐没）

匮 乏 老姐妹们，快离开这儿吧！

债 务 我跟你在一起，紧紧地跟在你身边。

困 厄 困厄接踵相随。

三 人 云朵在移动，星星在消失！瞧后面，后面！远处，远处，兄弟他来了，死亡——他终于来了。（下）

浮士德 （在宫中）我看见来了四个，可只走了仨；我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余声袅袅，仿佛在说：困厄；接着押了一个阴惨的韵脚——死亡。它响得如此重浊，沉闷，鬼气森然。我还没有奋斗到自由的天地。唯愿我从此同魔术断了来往，把所有咒语统统忘掉；自然啊，快让我站在你面前只是一个男子，才不枉辛辛苦苦做人一场。

当年，我在冥晦朦胧之中求索，用渎神妄语诅咒自己和世界之前，也曾经是个男子汉。而今，空中充满了这样的妖孽，要想避开它，谁也不知怎么办。即便白昼向我们合理地粲然一笑，黑夜也会把我们缠进了梦网；我们愉快地从新绿的郊野回来：有一只鸟在怪叫！它叫什么？灾殃！早晚会被迷信笼住不放：它现形，它自陈，它示警。我们就这样战战兢兢，孤独地站在那儿。——门嘎嘎作响，可没有人进来。（哆嗦）还有人吗？

忧 愁 只好回答一声——有！

浮士德 那你，你到底是谁？

忧 愁 我本来就是在这儿。

浮士德 走开！

忧 愁 我在这儿很好。

浮士德 （先愤怒，后镇定，独白）当心，快别念什么咒语！

忧 愁 我的话即使耳朵听不进，
也必定嗡嗡响在人心；
我将化成各种形象
发挥出可怕的力量。

无论是陆路还是水程，
一直是忧心忡忡的同路人，
从没人来找，却总碰到她，
既有人捧，也会有人骂。——
难不成你不认识忧愁？

浮士德 我已跑遍了全世界；每一种欲望，我都紧紧抓住，不能满足，我就撒手，从我的手里溜掉，我就认输。我只渴求，我只实行，又重新希望，这样使劲儿地冲过了我的一生；开头还大模大样，蛮有把握，而今渐趋明智，不得不瞻前顾后，小心从事。世态人情我已经看透，彼岸风光再也不作指望；只有傻子幻想云端有自己的同类，才会向那边眨眼端详；让他站稳脚根，环顾一番！这世界对于能人干将不会沉默小心从事。他又何须逍遥于永恒？他们所认识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抓紧。他不妨这样顺着寿命漫步；幽灵出现时照样行走不误，前进途中他会遇见痛苦和幸福，他！任何时候他也不会满足。

忧 愁 谁人一旦入了我彀中，
世界对他百无一用，
永恒的黑暗把他包裹，
光明太阳不升不落，
外部感官也完整不缺，
内心装满了一片漆黑，
虽然面对金银财宝，
不知该怎样伸手拿到。
幸与不幸想入非非，

丰足之中感到了饥馁，
无论喜悦还是厌烦，
日复一日何妨推延，
要把未来加以指望，
只怕会永远指望不上。

浮士德 闭嘴！你休想抓住我！我不想听这些胡说八道。滚
吧，你的鬼话连篇，最聪明的人也都会被它们迷惑。

忧 愁 他是该去？还是该来？
由不得让他来安排；
他在康庄大道的正中央，
试走半步就摇摇晃晃。
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歧途，
把所有事物看得歪歪扭扭，
麻烦自己也拖累别人，
拼命吸气，喉呛咽哽；
尚未闷死，已经无生气，
既不绝望，亦不耽溺。
于是辗转反侧，不可以阻拦，
容忍既痛苦，屈从更加不甘，
时而还解脱，时而还憋闷，
半睡半醒，一直萎靡不振，
把他钉在原地一动不动，
接着准备就往地狱里送。

浮士德 不祥的幽灵！你们不下千百次地这样捉弄人；你们
把平淡无奇的日子都变成恶劣的紊乱，痛苦的纠纷。我

知道，魔鬼难以摆脱，跟恶灵结合更难于分开；可是，忧愁啊，你的力量虽然大得无孔不入，我怎么也不愿承认！

忧 愁 体验一下吧，看我怎能
 带着诅咒匆匆离去！
 人生在世一辈子都盲目失明，
 浮士德，你也将面临这个结局！
 （向他吹了一口气）

浮士德 （变瞎）黑夜似乎步步进逼，可是我内心还闪着光；我所想的，我要赶着完成；只有天主的话才给我以力量。仆役们，你们一个个，赶快起床！好让我的大胆设想能有成功的希望！拿起工具！挥动镐和铲！规定的活儿要尽快干完。严格的秩序，勤劳的速度，都会带来最优厚的报酬；为了完成大业，一颗心足以指挥千只手。

宫中宽广的前厅

〔火炬。

梅菲斯特 （作为监工站在前面）过来，过来！进来，进来！你们这些摇摇欲坠的妖怪，靠筋、骨、韧带拼凑起来的活生生的残骸！

众鬼魂 （合唱）一呼唤马上就到，
到时看似若有所闻，
一片广土正好，
让我们每人平分。

尖尖木桩都摆开，
还有长链量的；
何事呼唤我前来，
全然已经忘记。

梅菲斯特 这里用不着费什么劲；按照自己的尺寸动手就行：高个子直挺挺地躺下去，其他人把四边草皮拔干净！就像对待自己的先人，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土坑！从宫殿走进了这座小窄屋；到头来都是一样煞风景。

众鬼魂 （带着嘲弄的表情挖土）

生活恋爱应趁年少，
日子过得十分开心；
每天作乐真热闹，
双脚移动忙个不停。

不料老年暗中到来，
手执拐杖将我打散；
怪我失足墓门外，
豁然而开为了啥！

浮士德 （走出宫殿，扶着门柱）铎、铲的银铛声使我多愉快！
是那替我服役的民夫们，把新垦地同大陆连接起来，还
为波涛划出了疆界，用坚固的堤围圈起了大海。

梅菲斯特 （旁白）你筑堤，你挖塘，为我们辛苦为我们忙；须
知水魔涅普顿就在旁边，你不过为他备办酒宴伏惟尚
飨。怎样你也难免灭亡；——自然力已和我融为一体，灭
亡也就是你的下场。

浮士德 监工！

梅菲斯特 有！

浮士德 尽可能地把民夫一批批招，用酒菜和严规把干劲提
高，报酬、引诱、强制都用到！天天得向我汇报，他们又挖
了多长的渠道。

梅菲斯特 （低声）就我所晓，只说是挖墓道，没听说什么挖渠
道。

浮士德 一片沼泽在山下向这边漫淌，污染了已经开拓的所

有地皮；还要把臭水坑加以拼命排放，这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功绩。我为几百万人开辟了空地，虽然谈不上安居，倒也行动方便，生活写意。田野葱绿而丰腴！人畜两旺，在这片新地上过得舒舒服服，立刻定居在那山丘之旁，那可是勤劳勇敢的民夫挖的土方！堤内是一片乐土，堤外则是海浪向边缘猛冲，一旦它贪婪成性，猛冲进来，大伙儿会齐心协力，奔赴现场，把决口一一堵住。是的！我完全坚持这个主意，它是智慧的最后演绎：只有每天重新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配有享受二者的权利！那么，即使这里为危险所包围，也请这样度过童年、成年和老年这些有所作为的年岁。我真想看见这样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和自由的人民站成一堆！那时，我才可以对正在逝去的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我的浮生的痕迹才不致在永劫中都消退。——预感到这样崇高的幸运和机会，我现在正把绝妙的瞬间品味。

〔浮士德向后倾倒，鬼怪们扶住他，把他平放在地上。

梅菲斯特 任何喜悦、任何幸运都不能使他满足，他把变幻无常的形象一味追求；这最后的、糟糕的、空虚的瞬间，可怜人也想把它抓到手。他如此顽强地同我战斗，时间都变成了主人，老人倒在这里沙滩上。时钟停止了——

合唱队 停止了！像午夜一样沉默了。指针垂下了——

梅菲斯特 垂下了！成了。

合唱队 过去了。

梅菲斯特 过去了！一句废话。为什么说过去了？过去了和纯粹的无：全然是一回事！永久的创造对我们有何意义？

无非把被创造物抢过去，重新化为乌有！“它过去了！”这句话从中又有什么可读？无异于说它从不曾有过，即使有过，也不过是兜圈子聊胜于无。我为此反而喜爱永远的纯粹的无。

埋 葬

鬼 魂 （独唱）是谁用的铲和锹，
把房屋建造得这么糟？

众鬼魂 （合唱）发霉客人裹麻袍，
这样对你已经够好。

鬼 魂 （独唱）客厅布置得真憋气，
哪儿摆得下桌与椅？

众鬼魂 （合唱）借只借个短时期，
债主可有大批。

梅菲斯特 躯体躺下了，魂灵儿却想溜掉，我得赶快给他出示血写的字条；——遗憾现在世人有很多高着儿，能把灵魂从魔鬼手里抢跑。老路子容易得罪人，新路子我们又没门儿；要说我从前是单干，眼下可得找个同谋犯。

事事都跟我们过不去！传统的习俗，古老的权利，样样觉得再也不可靠。以前魂灵儿随着最后一口气飞走，我监视着它，就好象逮最快的老鼠，嗖的一下！我用捏得紧紧的爪子把它抓到手。而今它磨磨蹭蹭，不肯离开阴凄的场所、恶心尸体的凶宅；相互仇恨的元素终于不客气把它赶开。虽然我时时刻刻冥思苦想，何时？何地？和

如何？仍然是些讨厌的问题；古老的死神丧失了敏捷的精力，甚至是否真的死了，已久久令人生疑！我常常贪婪地注视那僵硬的肢体——那只是个假象！它在动弹，它会霍然再起。

（作出怪异的、标兵式的召魔手势）快过来！三步当作两步迈，你们直角先生，曲角先生！既然出自老牌魔鬼的世家名门，就该把地狱之颚随身带！确实，地狱有许许多多的颚！狼吞虎咽起来还要分贵贱高低；不过，对于最后这一着，今后倒不必那么踌躇犹疑。

（可怕的地狱之颚在左方大开）犬齿张开了；咽喉的上腔喷出了猛烈的火流，而在后面蒸腾的烟雾里，我看见火城在永恒的烈焰中升腾。红浪澎湃，一直拍击到了牙齿，永堕地狱的罪人从中游了过来，希望获救；可是鬣狗一大口便把他们咬得粉碎，他们重新恐慌地走上了火热的老路。昏昏晃晃儿还有许多东西好发现，空间狭窄极了，恐怖景象瞧也瞧不完！你们恐吓罪人，倒真有手段；可他们却认为这是虚伪，欺诈和梦幻。

（向长着短直角的胖鬼们）两颊冒火、大腹便便的下流坯，你们给地狱硫磺烧得如此肥！瞧那树桩似的、又短又僵的颈子背！再瞧瞧下身这里，是不是如磷一样熠熠生辉：这就是灵魂，就是普绪刻长了翅膀，要是翅膀给拔掉，跟令人作呕的毛毛虫就是一样了；我要在它身上盖上我的印戳，然后把它扔向旋风似的烈火！

要好好注意下面的部位，这是你们的职责，你们这

些胖鬼。灵魂是不是情意住在那儿，我们还不明白。平日它爱以肚脐为家：留心，它会从那儿溜走！

（向长着长曲角的瘦鬼们）你们这些调皮蛋，标兵似的长杆杆，向空中抓去吧，不停地探索吧，伸直手臂，露出利爪，才好抓住那振翼飞去的逃犯。看来它在老屋里一定呆不惯，既是天才，它就总想远走高飞。

〔灵光从右上方照了下来。〕

天使群 跟着我们，使徒们，
 天国的亲属们，
 从容地不断飞翔：
 宽恕罪人，
 使尘土苏醒！
 列队在徜徉，
 飘飘荡荡，
 为芸芸众生
 留下了慈爱的迹象！

梅菲斯特 我怎么听见了不协和的声音，讨厌的乱弹琴，随着受欢迎的昼光从上面传进来；这可是那些半男半女者拙劣的歌声，只有伪善的趣味才爱听。你们知道，我们在十分癫狂的时刻，曾经图谋陷人类于毁灭的泥沼；我们要出来最可耻的花招，恰好迎合了他们的祈祷。

他们装模作样地来了，这些笨蛋！就这样从我们手里夺去了许多灵魂，还靠我们自己的武器同我们作战；他们也是魔鬼，为了骗人才乔装打扮。要是不小心在这儿

吃了败仗，那可是你们永久的耻辱；快到坟墓那边去，在边上紧紧地把守！

天使们的合唱 （撒玫瑰花）玫瑰花，耀眼的玫瑰花，
分送香膏的玫瑰花！
飘荡吧，飞翔吧，
悄悄地助兴吧，
为嫩枝添翅膀，
为蓓蕾催放，
快快繁盛吧！

春天发了芽
有绿叶红花；
把乐园都带给
安息者去吧！

梅菲斯特 （对恶魔们）一个个为什么低头颤栗？难不成是地狱的风气？你们一定要挺住，让他们撒去。每个答蛋，各就各位！他们倒想得好，以为花里胡哨来一通，就能把灼热的魔鬼埋进了雪堆；其实，你们吹口气，玫瑰花就会溶化，就会枯萎。吹吧，喷火鬼！——够了，够了！挨着你们的热气，一大群飞花全褪了色。别吹得那么猛！赶紧把嘴巴鼻子来堵塞！的确，你们吹得太凶了。难道你们从来不懂得分寸！花儿不仅是蔫了，还发黄了，枯焦了，烧着了！已经带着有毒的明火飘近，迎头抵抗吧，你们要挤得那样紧！——糟糕，精力泄掉了，所有勇气丧失了！魔鬼们感到了异样的无比柔媚的热情。

天使们的合唱 幸福的花朵，
快乐的欲火，
它们传播着爱情，
它们引起了欢欣，
使心如愿以偿。
真实的语言，
好似清明的苍天，
为永生的群仙
普照日光！

梅菲斯特 该死！这些笨蛋真丢脸！魔王竟然脚朝天，蠢货们筋斗接着筋斗翻，一个屁股蹲儿就跌到了地狱边。祝福你们活该洗个热水澡！我可还得留在原地走不了。——

（四下扑打飘过来的玫瑰花）鬼火，滚吧！你虽然再亮，给抓住了，还不是一团令人作呕的稀浆。干吗飘飘荡荡？快点滚蛋吧！——瞧它粘着我的颈项，如同沥青和硫磺。

天使们合唱 凡事不属于你们，
必定要避开，
凡事扰乱你们内心，
决不能忍耐！
假如强行侵入，
肯定要严阵以待。
只有爱才能够
把爱者引进来！

梅菲斯特 我的头，我的心都烧着了，还有我的肝，是一场超魔力的大火！远要比地狱之火烧得更其惨。——因此你们才痛不欲生，不幸的失恋者！你们被抛弃了，还扭转脖子把心爱者顾及。

我也这样不堪！为啥把头转向那一边？须知我在同他们作生死战斗！以前我一见到他们就红了眼。而今可有一股异样的力量向我全身贯穿？我竟然欢喜看他们，那些十分可爱的少年；是什么东西把我阻拦，骂骂咧咧我可再不敢？——假如我让自己疯颠颠，试问今后有谁称得上痴汉？——一向不顺眼的少年，怎么变得那么中看，使我越看越感到爱怜！——

美丽的孩子们，请告诉我：你们可也是卢济弗的家族？你们眉清目秀，——我真想把你们吻个够！我觉得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我感到那么高兴，那么自然，似乎见过你一千回，回回像猫一样馋；每看一眼都觉得越看越漂亮！哦走近些吧，务必请垂青一次！

天使们的合唱 我们来了，你为什么退缩让路？

我们走近了，你就留下吧，假如你能够！

〔天使们飘然四散，占据着整个空间。〕

梅菲斯特 （被逼到舞台前部）你们骂我是恶灵，你们才是真正的巫师；因为你们勾引男人又勾引女人。——多么混帐的怪事！这难道是爱的元素？整个身子站在火里，我简直一点儿都不觉得烧到了脖子后部。——你们飘过

来，荡过去：还是降下来吧！稍微带点人味儿，摆动一下优美的肢体！的确，严肃一点也许使你们显得更美；我真是想看到你们微笑一回；这可是我的一次永远的沉醉。我是说，像情人一样飞眼，嘴角轻轻动一下就挺够味儿。你这高个儿小伙子，我最喜欢你，僧侣面孔对你根本不相宜，还不如瞧我一眼吊吊膀子！或许赤身裸体更写意，长绉衫未免太迂腐气——他们转身了——从背后望去！——这些小淘气真是叫人开胃！

天使们的合唱 爱情的火焰，
更亮地熊熊燃烧！
自我判罪者，
让真理治疗；
他们将欣然
从罪恶中摆脱，
好与被救群
共同享受天乐。

梅菲斯特 （镇定）我是怎么搞的！——像约伯一样，浑身都是脓包，连我自己都害怕自己。可当他看清了自己，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宗系，他同时又觉得胜利；高贵的魔鬼本色挽救住了，爱的妖怪只伤到我一层皮；万恶的火焰已经燃完了，理所当然，我就要诅咒你们全部！

天使们的合唱 神圣的烈火，
环绕他飞舞，
他觉得已复活，
与善同享福。

吾等先且升天，
颂扬声要齐！
空气已经净遍，——
魂灵好呼吸！

〔天使们升天，带走浮士德的不朽的部分。〕

梅菲斯特 （环顾）怎么回事？——他们上哪儿去了？乳臭未干的小家伙，冷不丁地整了一下我！带着战利品逃到天上去了；难怪他们刚才在坟墓旁边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我唯一的大宝贝被扒走了：抵押给我的那个高尚的灵魂，竟然被他们狡猾地从我手中拐跑。

我应当向谁去诉苦出怨气？谁能为我恢复这到手的权利？这一大把年纪你还在受骗，也是自作自受，你的处境才惨兮兮！我倒行逆施真够呛，一大笔开支白白浪费，脸丢光；卑劣的情欲，荒谬的艳史，落到冷酷无情的魔鬼身上。老于世故的精明人竟做出了这么一种幼稚疯狂的傻事，看来最终把他控制住的那股傻劲儿并非一件小事。

山涧 树林，岩石，荒漠

〔圣隐士们散居山上，驻足于沟壑之间。〕

合唱与回声 林木萧条，
山岩峻峭，
树根纠缠，
茎干紧相连。
飞泉溅喷，
深洞可藏身。
狮子默然匍匐，
绕我以示亲睦，
圣土请予我的珍视，
爱之幽居在此。

恍惚入神的神父 （飘上飘下）
永恒的喜悦之火，
炽燃的爱的绳索，
沸腾的胸中感到痛苦，
洋溢的神之欢娱。
箭矢，请将我射透，

戈矛，请将我痛打，
棍棒，请把我快打烂，
电闪，请把我贯穿！
好让空幻的一切，
早早全都消灭，
让恒星来照明，
永恒的爱之核心！

从深渊呼号的神父（身处低界）

像我足下的悬崖绝壁
沉重俯临着万丈深渊，
如同晶莹飞泻的千条清溪
形成泡沫四溅的可怕急湍，
如同树干带着健壮嫩枝
迳直向高空耸身而去，
全能的爱也不过是如此，
它创造万物，它养育万物。

我周围有一阵无比狂乱的喧阗，
好似森林和岩壁澎湃奔腾。
盈满的流水亲切地潺潺，
忽而冲向了裂罅断层，
正好适于把山谷浇灌；
而那燃烧霹雳的雷电，
要把大气澄清并且改换，
只因为它深处饱含着毒烟：

都是爱的使者！它们正在通报
是什么永远创造着把我们包围。
唯愿我的内心也在着火燃烧，
其中精神冰冷而狼狈，
为疲惫感官的局限所累苦，
仿佛紧系着痛楚的锁链。
请缓和混乱的思想，哦天主！
请把我困乏的心迅速点燃！

天使般的神父 （身处中界）

怎样一朵朝云飘然而过，
飘过了枞树的散发？
我可否猜到里面住着什么？
原来一群年轻精灵在戏耍。

升天童子合唱 告诉我们，父亲，我们在哪儿飘泊？
告诉我们，善人，我们又是何人？
我们真幸运：对于我们，我们大家伙儿
生活原来如此温柔。

天使般的神父 孩子们！你们半夜出世，
只打开了一半精神和官能，
对于父母是不幸夭逝，
对于天使却是有一批奖品！
你们想必感到，这里可见
一位爱者，请你们快走近！
的确，幸运儿，世途峻险，
但并未留下你的脚印。

请下凡钻进我的眼中，
这个适应尘世的器官！
愿你们当作自己的来使用，
把这一带风光从容地观看！
（将幼儿摄入自身）
这是树木，这是岩石，
这是俯冲的水流，
它在以奔腾的气势，
缩短了无比险峭的路途。

升天童子 （从体内） 看起来真了不起，
可是这儿未免太幽幽，
吓唬得我们浑身战栗。
高贵的善人，快放我们走！

天使般的神父 请升到更高的境界，
在那儿不受注意地长大，
天主永远纯洁的丰采
将赐予你们以无比力量。
因为这是精灵的粮食，
盛产于最自由的穹苍：
这是永恒之爱的真正启示，
通向那极乐的天堂。

升天童子合唱 （围着最高峰飞翔）
手把手挽着，
跳起圆舞真是高兴，
跳着又唱着，

充满了神圣的感情！
你们要虔信
神明的教导；
你们无比崇敬的神
你们将见到。

众天使 （在更高的大气中飘荡，抬着浮士德的不朽的部分）

灵界高贵肢体
已经从邪恶得救：
凡人不断地努力，
我们才能济度。
有爱来自天堂，
果能为他垂青，
那么升天一群
对他感到衷心欢迎。

年轻的天使们 那些玫瑰撒到了凡尘，
从慈爱而神圣的悔罪女手里，
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
抢夺回了这个宝贝灵魂，
终于把这高尚的事业完成。
我们撒去，恶魔们在逃遁，
我们投中，魔鬼们鼠窜。
不是那些惯受的地狱磨难，
恶灵们感受到了爱的烦恼；
生怕魔王头儿老迈年高，

也会为尖锐痛楚贯穿了全身。

欢呼吧！大功已经告成。

功德圆满的天使们 搬运尘世的骸骨

把我们累得不行，

即使它是不灰木，

它也不干不净。

象有强大精神力

把各种元素

在体内凑到一起，

没有天使

能够拆开

这合二而一的双重体；

只有永恒的爱

才能使二者分开。

年轻的天使们 岩石高处雾，

我方才已经看清

附近正在浮动

一精灵似的生命。

烟云已散尽：

只见移动着一伙

升天童子

摆脱了尘世的苦闷，

围成了圆形，

兴冲冲

欣赏着上界新春

及其美景良辰。

为了登入圆满境界

先且让他交接

这升天的一伙！

升天童子

我们欣然接见

这个蛹一样的人；

我们就此已实现

成为天使的保证。

一层茧壳裹着他，

快快把它剥下！

他将过着神圣生涯

变得美丽而且伟大。

崇拜圣母马利亚的博士 （在最高、最洁净的石窟）

这里眼界多么开阔，

精神多么昂扬。

忽见妇女经过，

正朝上方飘荡。

一位雍容华贵，

头戴着星冠煌煌，

我且透过彩辉，

来瞻仰天国女王。

（为之销魂）

世上最高的女王！

使我在这无所不包

的蓝色天帐
窥望你的玄奥！
允许我以神圣的爱慕
把男子心胸
诚挚温柔的情愫
冲你供奉。

你如果发出崇高命令，
我们的勇气不可阻挡；
只要你抚慰我们，
热情还会突然缓和。
最美意义上的纯洁的处女，
为我们挑选出来的女王，
值得我们崇拜的圣母，
出身与天神相当。
轻飘的浮云
围绕着她袅绕卷舒：
温柔的一群，
都是悔罪女，
围坐在她膝下
啜饮着灵气
祈求慈悲。

你是不可接触者，
但是你并不禁止

那些易受诱惑者
亲切地走近了你。

一旦陷于意志薄弱，
她们就会难以被救援；
谁凭借自己力量打破
这情欲的坚固的锁链？
在倾斜平滑的坡地
谁个不会很快地摔交！
秋波软语柔媚气息
试问谁又不会感到魂销？

〔荣光圣母飘然而至。〕

悔罪女合唱 你朝永恒的灵境
高高地飞升；
请垂听我们的哀恳，
你无与伦比者，
你大慈大悲者！

罪孽深重的悔罪女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六节）
凭借那份爱，它让泪水滔滔
变成了香膏灌浇
你圣子的双脚
而顾不上法利赛人的嘲讽；
凭着那只瓶，它把香精

大量往下滴，
凭借那发丝，它轻轻
抹干神圣的肢体——

撒玛利亚妇人 （《约翰福音》第四章）
凭着那口井，亚伯兰曾有一次
在这儿饮过家畜群，
凭借那只水罐，它凉丝丝
接触过救主的嘴唇；
凭借这洁净、丰富的清泉，
它现今从那儿涌出，
把全世界流遍，
永远明亮，无限的丰富——

埃及的玛利亚 （《圣徒行传》）
凭借那块圣地，
人们在那里把主葬埋，
凭借那只手臂，
它警告着把我拒之于门外；
凭借四十年间
我在沙漠忠实坚持的苦修，
凭借那沙土上面
我死前写下的临别问候——

三 人 那些女罪人苦苦地哀求，
你不拒绝她们向你走近，
并且让她们通过忏悔得救
并被提高到了永恒，

那么也请眷顾这善良的灵魂，
她只是一时失于检束，
才一失足成为千古恨，
务祈予以适当的宽恕！

一名悔罪女（原名格蕾琴） （悄悄挨近）

你无与伦比者，
你光芒四射者，
快将慈颜倾侧
垂顾我喜出望外！
往日的情人，
磨难方才历尽
他已经回来。

升天童子 （转着圆圈走近）

他凭借着强壮肢体
长得比我们还高大，
我们将他忠实护理，
一定会得到重重报答。
我们早已告别
尘世的芸芸众生；
这位已经饱学，
他会教导我们。

那一名悔罪女（原名格蕾琴）

周围是一群多么高贵的精灵，
这位新人好象还不知情，
他好容易感到新鲜生命，

他因此可比神圣的一群。
看吧！他已挣脱旧日躯壳
在尘世的各种各样的桎梏，
并从灵气的微妙罩袍
将最初的青春之力显现出！
请允许我将他指点，
新的白昼还令他目眩。

荣光圣母 来吧，请上升到更高领域来！

他会追随你，假如他感觉你的存在。

崇拜圣母马利亚的博士 （五体投地，朝拜）

一切忏悔的弱者们，
请仰望救主的眼睛，
感激地超脱出凡尘，
去承受升天的命运！
每一个悔改的心灵
都乐于为你效命！
处女，圣母，女神，
女王啊，将永远保佑我们！

神秘的合唱 万象皆俄顷，
无非是映影；
事凡不充分，
至此开始发生；
事凡无可名，
至此始果行；
永恒之女性

引导我们飞升

（全剧完）